

學

学术论丛

文字事工 薪火相傳

20^{世纪}大马基督教
文字事工研讨会

论文集

王力许文崇教授惠存

文字事工 薪火相傳

王力许 敬赠
3.2.2012.

20^{世纪}大马基督教
文字事工研讨会

论文集



出版编号：文桥丛书 107 2004-12

ISBN : 983-3031-06-4

目录

文字事工 薪火相传 (论文集)

发 行人：黄 子

主 编：邓雅荣

美术编辑：何廉明

出版/发行：

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团契

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Kristian Malaysia (2302)

40, LORONG 6E/ 91, TAMAN SHAMELIN PERKASA,

BATU 3 1/2, JALAN CHERAS, 56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

TEL: 03-92864046 FAX: 03-92864063 E-mail: editor@bridge.org.my

承印：

Ban Aik Enterprise

15 & 16, Jalan Petaling Utama 3, Petaling Utama,

Batu 7, Jalan Kelang Lama, 46000 P.J. Selangor

2004年5月初版1,600本

版权所有 © 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团契 2004

每本售价：西马 RM30.00 东马 RM31.00

Malaysian Christian Literary Ministries in Chinese

Language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By Ng Hok Kea ect

1ST EDITION, MAY 2004

COPYRIGHT © 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Kristian Malaysia 2004

书本如有缺页、破损、倒装，请寄回更换。

目录



序 6 / 为后代留史料 黄子

主题信息

- 12 / 不死的文字事工：“后文字时代”的文字使命 梁家麟
34 / 文字侍奉的创造和救赎功能 梁家麟
54 / 我对文字工作的宣信：影响我和我所影响的 梁家麟

“共话百年研讨会”主讲与回应者文章

- 70 / 让真理钟声响彻地极 杨鍾禄
80 / 回应：从A到A+ 陈金狮

88 / 《北马晨光》-- 不只照亮北马 黄向勤
108 / 回应：愿晨光再现 王美鍾

114 / 博爱心旅 沈金央
130 / 回应：被忽略了的福音预工 陈再明

138 / 超越宗派的大马基督教杂志--《文桥》 林文采
152 / 回应：惊叹上帝奇妙的带领 柯哲辉

- 158 / 青春路12年 陈俊明
- 172 / 回应：协助青少年辨是非 萧帝佑
- 178 / 《卫理报》半世纪沿革 黄孟礼
- 210 / 回应：坚守信念与岗位 林金龙
- 千黄
- 214 / 陪伴儿童成长的属灵刊物--《葡萄园地》 鍾翠仪
- 228 / 回应：福音种子撒在童心上 杨百合
- 234 / 20 世纪马来西亚基督教华文书籍出版状况 黄子
- 270 / 回应：旷野的呼声 《新加坡华文书籍出版》 张文光
- 282 / 20 世纪中文宣教的奇迹--福音版 蔡惠群 晨砚
- 298 / 回应：复活的中文宣教事工 杨名万
- 306 / 使命的传达与落实 邱学新
- 312 / 回应--马来西亚学园传道会《大使命》期刊的挑战 王祖祥
- 322 / 回应：更积极以文字侍奉人 王祖祥
- 328 / 赞助者名单

序

为后代留史料

黄子

几乎所有撰写中文报业历史的著作，开宗明义都要提到《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有人主张说，这就是全世界第一份中文报纸；有人认为，严格来说，《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比较像杂志。但不论怎么说，中文报的历史，是从马理逊、米怜牧师所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开始。

中文报纸的开创，就是为了传福音。

我们退一步说，《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严格上不是报纸，是杂志。那《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在主编米怜牧师，过度操劳又营养不良，吐血身亡之后在1821年停刊。麦都思牧师在1828年创办的《天下新闻》，怎么说都是报纸了。不论是报纸或杂志，都是宣教士所创办，为的是传福

音。马理逊牧师和他的一大群同工，米怜、梁发、麦都思、理雅各等等，在19世纪，他们的世代，作了非常了不起的文字工作。而理雅各翻译十三经，对中国对世界汉学的影响，更是非常深远。马六甲，就曾是这一群先贤的重要基地。

马六甲曾经是中国文宣的重镇。许多人都不知道，大多数的马来西亚基督徒，都不知道这事。我们是在26年前，当香港的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庆祝他们的前身广学会90周年，特地来马来西亚办一个马新基督徒写作讲习会，我们听到讲员的分享，才知道。也因为我们有这么一个光荣的传统，这里是一个文宣的出口国，在马理逊和他的同工离开之后，我们就成了一个纯粹的属灵文字人口国。在既感动又惭愧的情况下，我们成立了基督徒写作团契，出版《文桥》季刊，就是要继承这文字工作的传统。虽然这里曾经有过如此重要的文宣事工，第一份华文杂志、第一份华文报纸、第一本中文圣经的出版。除了专家学者，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这些专家学者能够知道，这里曾经有过这么一段历史，因为有文字留传下来。

1995年，为了纪念《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刊行180年，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团契举办了“第三届国际基督教中文文宣研讨会”。而对于19世纪中文文宣的先贤所作的工作，我们请了香港的李志刚牧师写了〈马礼逊、米怜、麦都思、梁发、台约尔、理雅各；在马六甲对文宣贡献之论述〉，记录了先贤们所成就的事工。

马理逊牧师那一代的文字事工先贤之后，大马华人教会，自己又作了些什么工作呢？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太多，没有价值的事，当然是事过境迁，船过水无痕；有价值的事，也不一定就会留传千古，也很可能一江春水向东流，被岁月冲到无影无踪。

《论语》八佾第三孔子说了这么一段话：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以征之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也。

夏朝商朝，用的是甲骨文金文，文字工作非常原始，非常落后。把字刻在龟甲上兽骨上，或者铜铸的金鼎上，那是非常难艰的工程，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大事，是不会那么煞有其事地把事情记录下来；要写要记录，必定是非

常重要的大事。不像我们今天，一天可以写上几千上万字。夏商两代千年之久，相信所写的文字并不多，留下来的更少。到了孔夫子的时代，留下来的文字并不多。研究的人，学术水准足以让孔夫子向他请教谘询的更少。

因此，孔夫子在感叹文献不足，就是文字的资料缺乏，连有学问可以讨教的专家学者也没有。

感谢主，19世纪的马理逊牧师，离开我们不到两百年，他们所作的文字工作，也还流传在世，而且，也有学有专长的学者肯花时间为我们研究，因此，我们在“第三届国际基督教中文文宣研讨会”，能够把史料整理书写。使之流传久远，可以作为我们的典范，不断激励我们。

马理逊牧师之后，有一段时间，大马华人教会的文字，好像是出现了一段长久的空白状况。

20世纪，我们的文字工作，虽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石破天惊的成就，但总算不是一片空白。我们有作了一些，是否有传后的价值，可以留待后人去判断，不过，把过去一个世纪所作的，作一个总结，留下一个记录，留下一点史料，是对我们子孙的一个交代，也可以让后人去作客观

的判断。

现在作文字工作，工具比夏朝商朝，孔夫子的春秋时代，方便百倍，我们连一点史料都不为后代留下来，是有点不可饶恕。我们的工作可能没什么价值，我们的作品可以是非常幼稚，正如五四的白话文学的那些大作家“大”诗人的作品，今日看来也是幼稚可笑。可是，整理史料，照实的书写历史是我们的责任。

免得30年，三几百年，或像孔夫子在八百一千年之后，叹息文字资料不够，而夏朝的后代，杞国的人“唔得”；商朝的后代，宋国的人也不行。孔夫子不能骂夏朝商朝的人写得太少，我们的后代却可以骂我们太过不肖，因为用电脑书写，其方便是刻在甲骨、刻在钟鼎的千倍万倍。

为什么要写历史呢？

以我们的政治环境，书写的迫切性，其实远比其他地区国家教会的迫切性更高。这片土地，最早最具影响力的宗教是兴都教和佛教，华人在这里的贡献、基督教在这里的贡献，在独立之后，学校的历史课本重心转移之后，我

们看到的完全是另一副图像。

前车可鉴，如果我们不写，将来改朝换代，历史又会出现另一番风貌。我们应该为后代，保留历史的原始面目。

马来西亚的文字工作历史，必须是由我们这群文字工作者来书写；马来西亚的教会历史，同样也必须是由马来西亚的基督徒来书写。大马华人教会的历史有140多年，而华人教会历史的书写，还处在蛮荒状态。让我们这些文字工作者，先书写自己的历史，再下一步，希望有人开始撰写大马华人教会的历史。

24.9.2003

不死的文字事工：

“后文字时代” 的文字使命



梁家麟

炒作的西洋课题

首先告诉您一个秘密，我对“后文字时代”（post-literary era）这个名词所知的其实不多；事实上，我是在一些基督徒思想家的笔下，才首先接触这个名词。为了预备这几堂讲座，我花了好些时间到图书馆和上网找资料，发现谈到“后文字时代”的有关书籍文章其实不多；并且有趣的是，特别是在华文世界，大多数有关这个课题的讨论，竟然是在基督徒的圈子里，不信您可上网查查看，基督徒的文章里提到这个名词的，比非基督徒要多，但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在华人口只占很小的比例。这个有趣的现象说明甚么？从正面的角度说，它显示基督徒是比较具有时代先知触角的人，对于社会和文化的潮流掌握得比较前卫，对“时兆”的敏感度较高，先天下之忧而忧。但从负面的角度说，所谓“后文字时代”的课题，与其他“后”学的课题一样，都不过是给一小撮基督徒思想家炒作出来的，这根本不是现阶段华人社会的课题，遑论是教会里的课题了。

我常常批评：有一小撮的神学工作者，不是致力解决当前社会和教会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却是努力为华人教会输入西方最前卫的课题，而这些课题甚至在西方也不是流

行的课题，所以这些学者是为教会增添问题而非解决问题。他们没有能力协助华人教会解决当前的问题，仅懂得以译代著的炒作这些西方的前卫课题，若是华人教会没有出现这些问题，那他们便无用武之地，学而不能致用了。他们迫切证明华人教会或迟或早总会出现这些前卫课题，而他们所列举的证据，亦不是现实世界已出现类似的征兆，而是简单地提出“全球化”的概念：但凡西方某个角落发生的东⻄，在其他地方总会发生，不能幸免；如此“全球化”便等于人类历史和文化有一条必经的轨迹，而西方的故事就是人类的必然命运。

我对“后文字时代”这个名词，大抵亦有差不多的印象和想法。

文字时代方兴未艾

我们从何产生“后文字时代”已来临的印象呢？

在多数的情形下，我们是因为某些书籍和杂志销量下跌，而慨叹“文字时代”的结束，我们推说这反映了年轻一代不再喜欢阅读，他们将以电脑和影音产品，取代油墨和纸张了。当有某份具时代象征意义的刊物停刊，便更容易让我们有文字工作无以为继的感觉。香港《突破杂志》

停办，便曾引起许多的讨论和惋叹。（注1）有人甚至因此断言文字工作已成夕阳工业。有期刊编者这样说：“今天的《中信》读者，以年届25至45岁的居多，倘若现在二、三十岁的一代不再阅读文字，将来的福音文字事工应何去何从？”（注2）

但是，以某份传统刊物的式微，便推论说整个信息载体失效，恐怕是有些进分推衍的。该份报刊不受欢迎，与所有报刊都不受欢迎，是两码子的事；新一代年轻人不再喜欢某份年轻人杂志，并不等于他们都不再阅读杂志。香港的年轻人杂志还是很多的。

80年代初，我在《突破杂志》工作两年，当执行编辑。我见证着整份杂志读者对象的转移。在70年代杂志初办时，它是以中学生为主要的读者对象的；但在我当编辑的年代，读者群已变成大学生为主；80年代中叶以后，最主要的读者就变成是20来30岁的职业青年了。事实上，我们自己首先远离了原来的读者群，才导致读者群远离我们；不是这一代的年轻人不需要阅读杂志，而是我们不再是他们所选择的杂志。

我说我们不能因某份杂志的兴衰，而断言“后文字时代”的来临，不能以偏概全，这个说法绝不是以偏概全

的。一个最清晰的数据是，全世界书刊的印量一直在持续增加，没有出现因电脑普及而相对减少的趋势。譬如在互联网使用率全球最高的美国，在2002年的书籍销售量，便较前一年增加5.5%，远高于人口的增长。（注3）

至于中国大陆的情况又如何呢？抱歉我没有去年的资料。据2001年北京一个调查，中国大陆有3亿多人每年平均花200多元买书。大陆图书市场每年有高达6百亿的营业额，每年出版10万种图书。这个市场仍不断在扩大中，发展潜力无穷无尽。要是我们曾到中国旅游，便知道几乎每个大城市都设立书城，开设占地数万尺至十数万尺的超大型书店，书籍买卖是一门大生意，要是没有足够的读者和销量，这门生意如何维持下去呢？有人甚至说：“图书市场被称为大陆的最后一个暴利产业。”（注4）

书籍和刊物的印刷和出版数字连年上升，全球发行网络的建立，令个别畅销书的销量达到天文数字。譬如《哈利波特》(Harry Potter)第五集，一个月卖2百万册，首版便印行1,300万册，（注5）作者罗琳(J.K. Rowling)的财富竟然超过了英女皇。（注6）

有人说由于年轻一代喜爱影音图像，故长篇文字不再受欢迎。但是，《哈利波特》头三集，都是300页左右，

第四集 Harry Potter and the Goblet of Fire 是 636 页，第五集 Harry Potter and the Order of the Phoenix 是 766 页。这本书的主要读者群是青少年。另一套同样受欢迎的魔法小说：托尔金(J.R.R. Tolkien)的《魔戒三部曲》(The Lord of the Rings)，我女儿读的是台湾联经出版的中文翻译本，三册一共1,500页以上。在成人世界，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如《雍正大帝》等）都是2000页以上一套的；金庸的小说似乎仍在畅销榜上，百载长青，不然查良庸便不会着手再次修订他的15部武侠小说了。（注7）明显地，长篇短篇根本不是问题，再长篇的书籍还是有人阅读，甚至是挤身最受欢迎之列哩；书籍是否迎合读者的趣味，才是问题所在。

早在电视开始流行的时候，便已有人预言书籍将为电视所取代；个人电脑流行以后，我们又听到类似的预言。所有这些预言，都给人一个“狼来了”的印象。无论如何，宣称阅读人口在下降中的人，必须负起列举客观数据的责任，不能空凭印象说话。（注8）

我不相信文字作为主要的传意工具，会给其他工具所取代。事实上，统计数字告诉我们，纸张的消耗量，亦不见得因电脑的普及而减少哩。随着教育的普及，出版和发

行网络的全球化，文字事业只会愈来愈发达，不会有式微的趋势。这我可以跟您打赌一块钱。今天中国大陆只有3亿的阅读人口，10年间肯定可以翻一番到6亿（中国的识字人口远不止3亿。许多人不是不识字，而仅是经济能力薄弱，无法常常购书阅读），可以想像市场潜力之大。

不同形式的文字

还有，今天当我们说“文字”时，所说的不应局限于传统的书籍、报章和杂志，也应该包括利用各种电子媒介传递的资讯。在这个数码化的时代，意念和其表达形式有多种结合的方法，并可不停转换，譬如说，电子书便是既为书籍，又为电子资讯档案（可供简便查索）；它能转换为语音，并附带影像，读者与作者 / 编者还可互动对话哩。所以，一个意念可以同时利用多种媒介传递开去，文字、音乐、图片、影像……，共同协作。在传递时，文字和图像均是以电子数码的形式传送，两者没有甚么分别；但在解读时，文字和图像便有所区别了。

不管是印在纸张之上，抑或是在电脑显示器给解读，只要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文字符号，我们便仍以“文字”视之。文字不再全等于传统盛载文字的书籍、报纸和杂志。

我的其中一个神学图书馆是 eBook 和光碟，两只 DVD 便藏了1000册神学书，而售价只是美金200元，并节省了整整一面墙壁的书架，但你说这些不是文字吗？

我相信文字的部分功能会为图像所取代。譬如一个工具的使用指南，过去是用一堆文字说明的，如今便多数使用图画或流程图了。但是，我不相信文字的多数功能可为图像或影音取代。在网络世界，荧光幕显示的最主要还是文字哩。我们每天上网，除非主要兴趣是那些色情东西，否则还是以阅读文字为主，对不对？

从这个较宽阔的角度定义“文字”，我的问题是：有真正的“后文字”时代吗？

文字数码化所带来的影响

我不是说电子数码时代的来临，没有为传统的文字工作带来影响。事实上，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a. 书写方法

我们多数时间都是利用键盘来书写的，对文字结构的认识，免不了受输码方法的影响。我常常开玩笑说：我是愈来愈不会写字了，不仅是字写得愈来愈丑，由于我用的是速成输入法，只需记着一个字的首尾笔划，逐渐地这个

字的中间是甚么，我都变得模糊了。用仓颉输入法的，较用速成的好一点，起码记得整个字的结构；但是，因着电脑输入的笔划次序与书写的笔划次序是不一样的，故我们对一个字的结构的理解，也甚可能有别于从前用笔写的时候。不要以为只要在学校教好学生写字的笔顺便没问题，我从前读小学、中学的时候，根本没有电脑和仓颉输入法，我学的笔顺是正统的，但如今我已不大写字，潜移默化，积非成是，对一个字如何组成的印象，便无法不受电脑输入法所影响。连我这受传统书写教育的一代亦受影响，可以想像我儿子的一代，怎么能建立免疫能力？

而更糟糕的是，直到今天为止，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已有近百种不同的输入法，不同的输入法有不同的拆解文字的方法，故利用不同输入法书写的人，他们对汉字的认识便有很大的不同。有学者指出：

各种形码利用了汉字的笔画特征和可拆分性进行编码。许多字根式形码方案存在着违背汉字结构原则、与人们在学校所学得的文字和语言知识不合的弊病；笔画式形码方案也存在着任意拆分和笔顺不够规范的问题。有人说这是电脑对汉语言文字的“污染”，或者是一种汉语汉字资讯处理的“病毒”，我想，从加强基础教育、提高全民

族文化素质和快速普及电脑的角度说，这话并不过分。

(注9)

b. 阅读方法

除了汉字结构外，书籍数码化亦使阅读方法产生重大改变。如今我们无须整本书、由头到尾的阅读一遍，可以简单地用搜索器找所需要的资料，单单阅读直接相关的某个段落。我们要的是作者提供的资讯，而不是作者在编排这些资讯时所作的布局、背后的假设，和要传递的整体信息。

我是做历史研究的人，从前老师训练我们，是读大部头的书，《清史稿》、《筹办夷务始末》，逐页读；而在中国教会史方面，《万国公报》、Chinese Recorder，也是逐页读。每个立志做研究的人，都得花上3、5年，专心读大部头的书，一方面做资料卡，另一方面也是建立对研究对象一个整体性的意识。现在search engine这么方便，我很难要求一个学生再花3、5年时间做这样的笨工夫。但我告诉你，用search engine找Chinese Recorder的资料，与全套由头到尾读一次，是很不一样的。

现在确实是资料泛滥的时代，用search engine找，每个课题都有成千上万个条目(entries)，我们做排列比对，也

费劲得很，根本不可能对每个条目，就是每个作者所写的东西，专注地做独立的研究，所以很容易便有将不同观点铲平化的倾向。以基督教的读圣经来打个比喻，现在我们做的主要是串珠，金句大串烧，而非深入的book study。我们的研究以资料数量取胜，但个人智慧和深度理解却不多。我常常开玩笑说，如今学者都变成传媒，严肃研究与新闻报导没有分别，广度不错，但难有深度。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同意，电脑阅读很难不是断章取义的。书籍已变成信息档案（data bank）。

c. 表达方法

文字数码化也对我们的表达方法构成重大影响。到目前为止，最显著的是在应用文方面，电子邮件和ICQ对应用文的用词和文法带来激烈而长远的影响。我个人从未ICQ，但却非常倚赖电邮。每天都得回覆数十封信，并且常常得即时回覆，信来信往，像跟对方面对面说话一样；这样，我自然不能一本正经地按照格式抬头、问候、祝福……了。所有信函都沦为便条。现在用short form不在话下，我甚至接纳写信不问安、不祝福，连对方和自己的名字也不写，直接到题，说完便寄。投寄之前亦不覆核，事后发现错了某处便再寄一次，反正电邮不付邮费，不值

得大惊小怪。

人到情多情转薄，每天收数十封信，并且很可能都是大批发的罐头信（即将同一封信寄给数十人），我已没有兴趣品味寄信者在字里行间的情意（不是特别寄给我的，哪有甚么情意，千万别自作多情），也没有兴趣储足精神来回覆他了。

进一步我在想，要是我如今所写的书主要是以电子书的形式售卖，这会怎样影响我的写作方法呢？抱歉，我还未有一个清晰的答案，但影响肯定是存在的。

读者口味的转变

从形式的转变，我们转而谈内容的转变。毫无疑问，传意的工具改变了，所传的“意”自亦不能不变。

时代递迁，读者阅读的口味在不断变化。上个暑假，我为念初中的女儿张罗阅读刊物，开列一张阅读清单。我问她是否喜欢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有没有兴趣再看，她说这几本书都非常闷，看一次已觉太多。我大致同意她的说法，所以没有强迫她，任由她自行选读一些较有趣的书籍。坦白说，即使我有读消闲书的时间，这四大名著也不是我现在的选择。

或许我们关心的不是文字问题，不是传播媒介的问题，而是读者的质素的问题。许多人都说，由于新一代的青少年大量的观看图像，阅读文字的机会和能力亦相应减低，这容易造成他们的概念思考能力的下降。有人曾用“文化的劣质化，传媒的淫贱化，思想的简单化，价值的功利化”来形容今天的香港社会。（注10）

如今在福音派里，起初那种对认信的兴趣已经大大减低了，取而代之的无疑就是各种的现代潮流。就是因为这样，各种治疗的文化便大行其道，把种种不良行为都当作疾病来医治。也因为这样，消费者主义挟带着与之俱来的购买欲、占有欲和权力感，已经在福音派无远弗届的诸多事工里变得和福音派信仰的实践密不可分。信仰生活如今受到那些管理人的指挥和管制，这些人追求的是能够像在美国大部分世俗公司一样运作顺畅的个人生涯规划。因此，娱乐和敬拜不仅是互相点缀，而且常常分不开。人生本该受到最严谨和持续的剖析，如今却由许许多多毫无内容的书籍和数不尽的电视与电台节目，在这现代化的世界里到处散布空洞的陈腔滥调和安慰。正当现代世界在撕裂它所造福的人，一面用很多东西塞满人心，一面扰乱人心，同时它自己也焦头烂额，笨拙地忙着解决自己所面临

的最烦恼和最具破坏性的问题，就在这时候，福音派竟然为了获得社会的接纳，不惜抛弃严肃的思考、严肃的神学、严肃的敬拜，以及在更大的文化层面实行严肃的做法。而大多数的福音派人士似乎并不意识到这种出卖，或至少不认为这桩买卖是失算。（注11）

个人口味低俗化、社会文化素质低落，是否一个全球性的真实现象，可以再讨论；但它肯定是一个全球性的真实批评，我们在每个地区都看到类似的说法。几年前我在马来西亚买了一本骆静山先生写的《知识分子与社会文化》，翻阅之下，看到作者主要表达的是对知识技术化和市场化的焦虑。他特别提到，受实利主义的影响，教育逐渐失去培育文化素养的功能，变成专注培训技术人员。他认为，“在这些地方，教育失去了神圣的象征，学校不再是文化的摇篮，它变成贩卖知识的场所，不再负起改革社会的任务。”（注12）

英国广播公司(BBC)最近透过电视及网上投票选出一百本好书，结果儿童书籍占了其中1/3，《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全部入选。《泰晤士报》批评选举结果有点荒谬，反映英国人文化口味大不如前，流于低俗。（注13）有人指出，成人阅读“童趣化”“幼稚化”，是个值得关注的

现象。（注14）

在我看来，有关“读者口味低俗化”的批评，反映的是社会潮流和文化品味急剧转变，上一代的喜好和下一代的喜好有显著的不同。在我读书的年代，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和琼瑶的爱情小说是一个禁忌，要是给学校老师发现，记过是免不了的；但如今无论是父母抑或家长，大都不会反对青少年读这样的“闲书”了，我们却是积极鼓励他们以阅读作为消闲活动呢。一个少年人若是还喜爱琼瑶的小说，他的文笔不会差到哪里去。“金庸学”如今成了大学的研究课题，绝对可以登大雅之堂。

文化总是朝着由俗至雅的方向发展。中国古代的神话，原来大都是捕风捉影的东西，如今却成了中华文化的瑰宝。我们引以为傲的四大名著，刚开始时也是供街头卖艺者拿来说书用的素材，而听众亦以无知识的市井百姓为主，后来却纷纷搬进文化的庙堂，成了文学经典。上世纪70年代香港歌星许冠杰所唱的市井歌曲，如今已是大学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昔日的俗，即是今天的雅；我们所看不惯今天的俗，也许不久以后便成为雅呢。所以，我个人对于文化口味的转变，一向是抱处之泰然的态度的。

当然，作为上一代的人，不管态度如何开放，总还是

有个人的喜好，或说是属于我的时代的品味。譬如说，我仍常常鼓励儿子读一些俄国小说，包括托尔斯泰和杜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是我在念中学的阶段，影响最深的书。不过，我深切明白，要我的儿子读《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选》容易，要他挨完《卡拉马助夫兄弟们》，就未免是妄想

了。

还得一提，如今业已是没有“经典”或正統的时代。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覆盖和指导所有人的思想，没有任何路径是人生的必由之路，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喜好和抉择，几乎没有甚么是非看不可、非遵循不可的；所有东西都得公平地摆在售货摊上，供人选择购买。理论如是，价值观亦如是。这样，我们自然再也不能说某些书是必读书了。卫尔斯(David F. Wells)说这反映了现代世界“支点的失落”问题：

现在这世界充满了各种互相竞争的利益、敌对的价值

观，有这么多神、宗教、世界观，这么多活动、责任，还有无数的选择，以致旧有的意义之和谐一致已经被市场无目的的喧嚣所取代。所有意义都受到了永久的伤害。就最严格的意义来说，这就等于从莫扎特转变成摇滚乐，从阿奎那变成资讯广告，从弥尔顿变成帮会的饶舌音乐。如今

我们能够拥有一切，但没有一项有甚么意义。我们所能做的顶多不过是拿个人的日常需要清单，把它与人、产品、机会配合起来。讽刺的是，这种心理上的享乐主义追求的是以个人为生活的中心，但至终却是自我毁灭。（注15）

“支点的失落”的现象在教会里，对信仰的传递和理想基督徒的模造，当然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亦得指出，在社会里，由于基督教在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都不是主流宗教，信主的人占人口的比例不大，过去多年来，我们都是受主流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所欺凌和打压，所以社会和价值观的多元化，经典的失落，对我们而言不一定是个坏事。

迎向新挑战

我们需要面对的是文字数码化所衍生的各种问题，而非由文字时代演变成后文字时代。在可见的将来，光用图片和影音作为传意媒介，不用文字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念旧的人对潮流的转变心怀抗拒，他们强调阅读书籍的独特价值，这是不能为电脑或影音资讯所取代的。有人说：

阅读书籍，可以把我们带入一个录音带、录影带以及

互联网所不能予以的想像空间。我们的创造力便是从想像力的空间发展出来的。持续的阅读习惯，既可培养生命内敛凝聚，又可开拓内在精神空间，使之可以盛载较有深度和较有阔度的东西。一个不阅读的人在心灵上较难有拓展的空间，犹如主耶稣所说，没有好土的人不能盛载种子，他所听的是感官世界的事物，所接受的只属短暂及即时的东西。一个有阅读习惯的人，才能把一些较“硬”（即难度高）的东西听入耳，正如《希伯来书》所说，要离开道理的开端，进入完全的地步。所以我们不要再吃奶了，要熟习仁义的道理，要能吃干粮。除非我们有阅读习惯，我说的是阅读文字书刊的习惯，我们才能进入一个有承托力的世界。（注16）

不过，荧幕阅读与书籍阅读的好些分野，或说书籍阅读对比荧幕阅读的“优势”，业已愈来愈不明显了。例如我们不能说，书籍可以随身携带，无论坐车或上洗手间都可以看，故比荧幕阅读方便；因为如今的掌上电脑，较书籍更为轻巧，而其容量更是任何再薄的纸张印刷的书籍所不能比拟的。我们也不能说，书籍可以让我们随意画线、写眉批及圈点，增加阅读的乐趣；事实上，电脑同样可以供我们写下任何东西，并且转引作其他用途也更为方便。

当然，我们还是可以坚持，拿着一本半卷的书阅读，更具美感和气质，但我怀疑年轻一代是否都能认同这样的感觉。

今天在教会的主日崇拜里，当读经员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时，许多人便从口袋里掏出他们的掌上电脑，他们找经文比我们翻的要快，并且一开启便是数个译本，可以参对着使用；他们还可能开启了一两个具代表性的注释书档案，以核对讲员是否错解圣经呢。这是一个不能逆转的潮流，怀旧与感叹的意义不大。

孙中山先生说：“顺乎历史之潮流，满足人群的需要。”这不仅是革命家的人生态度，也是一个文字工作者应有的使命感。我们不需要追赶某个文化时尚，却必须认清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不要孤芳自赏，自以为义。无论是对作者、编者抑或出版人而言，了解潮流的转化，作出因应，不仅是一个生存之道，更是他们的使命所在。

附注

- 1 美国成人杂志《阁楼》由于负债一亿美元，申请破产保护，也让人惋叹色情影音出版的多元化对传统色情杂志造成的打击。〈美成人杂志《阁楼》申请破产保护〉，〈<http://www.publishing.com.hk/news/newsdetail.asp?textid=A02000020030814001>〉(2003年9月3日下载)。
- 2 参如冯文娜：〈承托力薄弱的一代〉，《中信传书》1999年8月号，〈<http://www.ccmhk.org.hk/9908p20.htm>〉(2003年9月3日下载)。
- 3 “《出版之门》据北京《中华读书报》2003-03-12消息报道：美国《出版家周刊》3月10日引用美国出版商协会(AAP)的初步统计显示，美国图书销售2002年增长了5.5%，达到268.7亿美元，相较2001年0.6%的增幅有显著进展。其中大学读物和大众平装书显然立下头功，两者均有超过一成的增幅。”〈美国图书销售2002年增幅5.5%〉，〈<http://www.publishing.com.hk/news/newsdetail.asp?textid=A02000020030312003>〉(2003年9月3日下载)。
- 4 〈<http://www.publishing.com.hk/news/newsdetail.asp?textid=A01000020010609007>〉(2003年9月3日下载)。
- 5 据报，《哈利波特》头四集在全世界各地的销量已接近二亿本，加上第五集，有潜力超越圣经，而成为全球最畅销的新书。简伟文：〈中台《哈利波特》第五集强袭香港〉，《东周刊》2003年9月23日，页90-91。
- 6 〈哈利波特作者罗琳财富超英女王〉，〈<http://>

www.publishing.com.hk/news/newsdetail.asp?textid=A02000020030428001 (2003年9月5日下载)。

7 <<http://www.publishing.com.hk/news/newsdetail.asp?textid=A01000020020722006>> (2003年9月5日下载)。

8 据2002年法国文化部一份有关法国人文化生活的调查结果，以及《阅读周刊》委托专家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法国人的阅读与买书习惯五年来没有多少改变，法国人每人每年平均购买13本书。(法国人每人每年平均购书13本)，<<http://www.publishing.com.hk/news/newsdetail.asp?textid=A02000020030730002>> (2003年9月3日下载)。

9 许嘉璐：〈中文资讯处理的现状和发展方向〉，<<http://www.china-language.gov.cn/webinfopub/list.asp?id=1067&columnid=143&columnlayer=00860143>> (2003年9月3日下载)。

10 〈社评〉，《时代论坛》第671期，

11 卫尔斯(David F. Wells)著，吕素琴译：《孤独的神——后现代的福音派信仰危机》(God in the Wasteland) (香港：天道书楼，2003)。(在撰述本文时，本书的中译尚未出版，笔者拜读的是电子档案，缺页数。)

12 骆静山：《知识分子与社会文化》(Kuala Lumpur：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出版部，1994)，页55。

13 <<http://www.publishing.com.hk/news/newsdetail.asp?textid=A02000020030519001>> (2003年9月5日下载)。

- 14 姜小玲：〈“错位阅读”引起社会关注〉，〈<http://www.publishing.com.hk/qushi/qsdetail.asp?textid=B00000020020918001>〉(2003年9月13日下载)。
- 15 卫尔斯：《孤独的神——后现代的福音派信仰危机》，缺页数。
- 16 吴宗文：〈阅读真可修我心〉，《中信传书》1999年8月号，〈<http://www.ccmhk.org.hk/9908p20.htm>〉(2003年9月3日下载)。

文字事奉的 创造和救赎功能

梁家麟



这一讲我们会粗略讨论一下基督教的文字事奉的功能和限制。

在谈文字事奉的使命和功能之前，让我们一同认定，基督徒知识分子必须走出“悠然见南山”的心态，立志以笔杆舒卷社会现实的风云，并让社会现实的风云掀动他们的襟怀。我们没有傲岸自高、孤芳自赏的知识分子的傲气，只有道成肉身式的悲悯和关爱。不要光是慨叹这个世界变得如何烂，不要有防卫心态的光是想着如何保留一方净土不受社会大潮的影响，却是勇敢地迎向人群的需要，谦卑地服事他们。现在不是审判世界罪恶的时候，而是服事和拯救在罪恶里不能自拔的人的时候。

基督徒很容易变成法利赛人，基督教的文化人尤其容易有法利赛式的心态，这是我们需要互相提醒的。

基督徒文字与基督教文字

这一讲的题目虽然提到创造性和救赎性，但我不会机械性地区分哪部分的文字功能是属于创造性，哪部分是属于救赎性。事实上，创造和救赎是很难严格区分的，就是在系统神学里亦难区分，不少人视救赎为一个再创造：上帝先创造(creation)，人犯罪是反创造(uncreation)，上帝的

救赎是再创造(recreation)。我之用上创造与救赎两个词汇，目的为涵盖文字事工在教会不同层面的事奉里，所能发挥的不同功能。

有许多人批评基督教的文字工作太功利化，作者急于传递福音信息，很容易变成八股文章，文字“单张化”，忽略文学形式的锻炼和经营，这确实是一个大弊病，必须予以纠正，使形式与内容都受到相同的重视。但是，这却不等于我们便不用关怀文字事工的功能问题。毕竟文字是传意的工具，文字工作是一个传播事业，传甚么，为甚么要传，当然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我不反对个别基督徒写文章自娱，或组织“文社”等小圈子来互相传阅欣赏；但这跟我们今天说的教会的文字事工没有关系。

这里得把基督徒的文字工作与基督教的文字工作作出区分。一个作家是基督徒，他的思想和价值观或多或少受着基督教的影响，却不等于他所写的东西便自动是基督教的作品。正如一个基督徒演员所拍的不都是基督教电影，一个基督徒歌星所唱的不都是基督教歌曲一样。在近代中国，有一些作家曾受基督教的若干影响，他们所写出来的作品，也显示出某种基督教的色彩。这些作家中最为我们

熟悉的是许地山、冰心和老舍，他们曾在某段时间里接受基督信仰；而萧干、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曹禺等，也受基督教若干影响。（注1）不过，我们却不能夸大基督教在他们的作品里的作用，他们的作品亦不能视为基督教作品。

千万不要误会我在贬低这些作家的地位。基督徒的文字工作并不逊色于基督教的文字工作。我非常期望有更多基督徒投身文学创作，他们毋须专注为传递基督信仰而写作；只要他们在自己的界别里缔造出成绩来，便亦是对社会的一个见证。但是，由于今天我在这里不是给个别有志于写作的青少年主讲写作营，而是在“文桥”这个基督教机构所主办的聚会里，谈论基督教文字工作的功能，所以不能不集中讨论教会性的文字工作。

所谓教会性的文字工作，不必是指由教会或机构直接雇用的作者所写的作品，作者可以是自发的、自雇的，与任何组织无关；但是，他必须自觉是基督教会的成员，并且是以教会成员的身分来写作，而他的作品，除了与基督教信仰的真理和价值不相冲突外，更得在某个层面帮助发挥教会的使命和功能，无论这是传福音或福音预工、栽培和训练信徒，抑或是信仰反省和整合。中国传统老话：

“文以载道”，没有基督教的“道”，不是为了载基督教的“道”，怎可说是基督教的“文”？

基督徒的文字工作与基督教的文字事工并不相同。基督教的文字事工，当然离不开教会的福音使命。

文字造就生命

我个人无意在这里提倡教会必须多利用文字，作为实践福音使命的工具。因为自有基督教会以来，即从一世纪的使徒和二世纪以后的教父开始，便已一直利用文字媒介传递信仰，造就信徒，影响社会，从来没有间断过，教会文字事工的历史，与教会本身的历史一样悠长，所以用不着由我来“提倡”。事实上，教会不仅广泛使用了文字，她甚至曾垄断这个工具的使用呢。在欧洲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教会——特别是修道院——是保全和发扬文化的唯一机构。

说一个有趣的历史知识，在中世纪，修道士获得很多的优待，他们获得特权免受世俗政府的约束，只有教廷有权处分他们。当时期，社会流行一种“阅读测试”的方法，让犯罪者免遭刑责。若是一个人犯罪被捕，只要他识字，他便可要求“对修道者的优待”，就是他把《诗篇》

第51篇背诵出来，他所得接受的绞刑便得豁免。当时期宗教人士是唯一能够读写的人，阅读测试是区分修道者和窃贼的理想方法。不过，随着教育的推广，这种制度逐渐变得过时，加上很容易被不识字但记忆力强的犯人滥用，故在1706年这个制度被取消了。由于《诗篇》第51篇是帮助人赦免死罪的诗篇，故又称为“脖颈赞美诗”。（注2）

返回主题，我相信在座当中每一位都是对文字工作有抱负的人。这样的人，肯定也是曾被文字工作造就过的人。

不同类型的作品，发挥了不同的造就功能。

陈宗清牧师在台湾《校园杂志》刊登过一篇文章：〈影响我生命的十类书〉，我觉得他的阅读历程与同时代的许多人相似，值得在此引述。（注3）他提到有十类书籍对他的属灵生命有深刻的影响：第一类是激励委身的书，他称为“点燃年青心灵的热火”的书，包括刘翼凌的《宋尚节传》、王明道的《五十年来》、杨宓贵灵的《寻》、蔡苏娟的《暗室之后》和倪柝声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第二类是激励宣教的书，他称为“激起宣教的绮想”，包括《戴德生传》、《剑桥七杰》等。第三类是信仰与科学

的关系，诸如赖特的《宇宙探密》、何天择的《人从哪里来？》和亨利·莫瑞士的《进化论与现代基督徒》。第四类是宗教比较的书，如林语堂的《信仰之旅》。第五类是历史神学和系统神学类，他提到苏恩佩的《基督教神学思想简介》、巴刻的《基要主义与神的道》。第六类是属灵神学的作品，他特别提到陶恕的作品。第七类是基督教思想和文化类的书，主要是薛福和鲁益师的作品，包括前者的《前车之鉴》(How Should We Then Live)，后者的《返璞归真》(Mere Christianity)等。第八类是护教学的书，诸如 Vern S. Poythress、Cornelius van Til 和 Norman Geisler 的书。第九类是教会增长的书，包括高力富的《美境重寻》、赵墉基的《第四度空间》、Ralph Neighbor 所写有关小组教会的书籍、芝加哥 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 的海波斯牧师、师母 (Lynne and Bill Hybels) 合写的 Rediscovering Church、南加州 Saddleback Church 的 Rick Warren 牧师写的《直奔标杆》(Purpose-Driven Church)。第十类是布道者传记，他特别提到葛理翰 (Billy Graham) 的自传 Just As I Am。

从陈宗清牧师的阅读历程，我们大致捕捉到他的属灵成长历程。他由感性、故事性的书籍入手，逐渐转向理

性、知识性的书籍；他由个人内向关怀入手，逐渐转向对教会性的课题，以至普世福音事工的关怀。所以，阅读一方面帮助个人属灵成长，另一方面亦标志和反映个人的属灵成长。

我不知道你们曾受哪些作家的影响。除了当代的流行作家外，你们曾否读过教会历史里的思想巨人的作品，诸如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亚他那修(Athanasius)、安瑟伦(Anselm)、阿奎那(Thomas Aquinas)、路德(Martin Luther)、加尔文(John Calvin)、卫斯理约翰(John Wesley)、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要是我们将自己的阅读历程记录下来，便亦看到个人属灵成长的历程。

基督教有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学遗产，可说是取之不竭。

怎样的属灵成长？

阅读增加我们的知识，帮助我们属灵生命成长，这是文字工作的第一个效用，也是最主要的效用。读书的最主要功用就是增加知识吧，而信仰知识总是跟灵命培育和道德实践分不开的。

保罗教导我们要在心志上作大人（林前13：11；14：

20)，并劝勉我们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要不断增多（腓一9，10），这样做才不至受这世界的诡计及异端邪说所影响，摇摆不定，或把不住自己信仰应有的立场（弗4：13~16）。立场摇摆不定的信徒很容易这个世界影响，随世俗流失。所以，保罗叫我们在知识上成长，就是要我们认识自己的信仰。知识本身是好的，真有知识的人不会自高自大；基督徒需要长大，知识的增长正是属灵生命成长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由于阅读与属灵生命成长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应该阅读甚么书，便与我们对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的理解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了。举例言，强调与世界分别为圣的人，自然要求信徒“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了，他们不仅不应读非基督教的书，甚至连天主教的书也不好读。80年代末期，香港教会曾爆发一场应否读天主教作家梅顿（Thomas Merton）和卢云（Henri Nouven）的著作的争论，有些书室甚至拒绝出售这些书，以免荼毒信徒。

至于主张不单要造就成熟的基督徒，更要培育有文化赏析能力的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人，便会建议一张广泛的阅读清单了。例如吴宗文建议：

作为基督徒的我们，阅读的范围应包括三大类：(1)要

为信仰生命而读。阅读圣经、阅读好的属灵书籍以及与事奉有关的书。这一类书必须要放在你的阅读计划里，成为必读的书。(2)要为生活应用而读。如身为母亲在教养孩子时有困难，便应看一些教导子女的书；在婚姻生活上有困难，也该阅读一些相关书籍。(3)为文化情趣而读。基督徒阅读一些非与信仰或生活有关系的书籍，其意义有二：其一是任何人都不能抽离文化而生活，向别人传福音也必须有文化的载体，如读罗素写的《我为何不是基督徒》一书后，我们就可知道他反对基督教的论据，然后才能反驳。其二，我们的生活也应有消闲遣兴的时刻，文化情趣方面的阅读，便可增加我们的生活情趣，例如喜欢喝茶的，不妨买本有关茶叶知识的书来看。

我个人非常同意吴宗文牧师的看法，基本上，除了明显地邪淫或怪力乱神的书籍外，我是主张无书不可读的。书籍有好坏之分，读坏书浪费了时间，但只要多读兼读，便不怕个别坏书对人产生过大的负面影响。见多识广的人，不易受人误导；常常害怕别人受误导的人，最难避免让自己的一言堂误导别人。好书的好，不是外添的，不是某个权威说它好便好，而是有一些内在的好 (intrinsic good) 在其中的，多读的人，自然会提高了品味和赏析能

力，追求好书，而不读烂书。所以，最重要的是让人尽快进入文字的世界，这样，文字便能在他们的生命里发挥功用，而好书的正面功用必然盖过坏书的负面功用的。

我的儿女都建立了自己的图书馆，其中有很大的藏库是漫画，我从不禁止他们读漫画，打打杀杀的都无所谓。我注意到他们如今都不大买漫画书了，因为太快看完，不值得购置，宁可问同学借来看。当年轻一代进入文字世界，发现文字世界的丰富多姿后，他们自然会喜欢读文字。譬如说，我的儿女一致同意金庸的小说比改编了的电视剧集好看，绝不会光看电视不看原著。

至于文字的效用有多大，便真的是因人而异，很难一概而论。不同的人对文字符号的反应都不相同，有人以此作为主要的求知媒介，有些则宁愿上课直接听讲，或观赏影音。

以自己为例，我是个典型的“文字人”，我最感舒服和有效率的求知方法是读书，对听课和影音不大感兴趣。

我对听讲座和上课的兴趣不大。从读大学时期开始，便喜欢逃课，自己跑图书馆，自己读书。念神学的时候变本加厉。基本上，除了语言和研讨会之外，其余的课我都是不上的。我记得有一次修一门《罗马书》，大发热心上

第一课，事前我买了几本圣经注释，一并带到课堂上。孰知我发觉老师所说这段的这个解释是从这本注释来的，那段的那个解释是从那本注释书来的，一怒之下，在小休时便跑掉了。要是依书直说，那我为何不直接读书呢？

我对影音的兴趣不大。除了新闻和球赛，我几乎不看电视；若非太太命令相陪，我也不会上电影院或看影碟。读书既是我的工作，又是我的娱乐。读这本书是工作，累了换一本书，便是娱乐了。

我觉得读书更为主动、快捷，想像空间更大，吸收也更好。不过，我知道有人不这样想，他们宁愿有人跟其面对面讲述。我教会有位弟兄，他非常喜欢读乐谱，对他而言，这跟欣赏音乐所产生的快感不遑多让。由于我是音乐盲，无法领略他的境界。

无论如何，文字是一个传意的工具，除个人接触（human touch）是文字无法替代外，文字几乎可以发挥一切的功能：从布道到栽培，从训练到培灵。

文字的限制

作为传意工具，文字有它一定的限制。事实上，它的特长正亦是它的限制所在。

与其他传意工具比较，文字在传递抽象概念方面的功能是最有效的，所以，严肃的学术作品，特别是理论性的内容，几乎都只能以文字传递。但是，在传递感情方面，文字却没有影像那般直接和具震撼性。也许有人不同意我的说话，他们认为文字传递的情意的能力，与其他工具不遑多让。但一个人的语言能力若是不够强，所掌握的词汇和意象不够丰富，则借文字来表达或捕捉内心的感情，对他而言肯定是较为困难的。

阅读是个人性的，除非是极畅销书（如《哈利波特》）而能制造全球的连锁效应，否则一般不会让读者群产生集体情绪反应。阅读要求人运用自己的思考能力，非理性的因素较少；阅读需要个人的空间，读者鲜会感到来自作者与其他读者的压迫，独立自主性较强。

刚读了一篇文章，是香港中文大学心理系教授陈天祥博士所写的，关乎他的信仰历程，以及他所理解信仰和心理学的关系。他这样说：

62年有一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布道会，我很想全心全意相信神，但是在呼召的时候我没有举手，因为我认为布道者没有提供一个方法给我这个半信半疑的人去全心全意接受主。回家途中，门外有人派小册子，这小册子名

为《成为一个基督徒》(Becoming a Christian)。小册子一开始就指出了很多信耶稣的理由，最后说：如果你是清楚神是创造这个世界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拯救你，死在十字架上，你便这样祈祷……。但我的情况并非完全清楚，所以我略过这个祈祷。幸好它接着说：如果你是半信半疑的话，你便这样祈祷吧！说……。这段祷告最适合我当时的心境，就在半信半疑的情况下，我照着这个祷告来祈祷。……就在我祈祷的时候，奇妙的事便发生了。……（注4）

这是一个借阅读文字而信主的个案。我认识许多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他们都不喜欢在公开场合听了一篇信息，便立即举手决志，他们对产生羊群心理(herd instinct)的场合和行为都感抗拒；反而借着阅读谈道和护教性的作品，他们更容易自行思考和做决定。所以，对于喜爱独立思考的人，文字是有效的传福音和栽培工具。

不过，对于不太爱独立思考，宁愿在群众中间随众作决定的人而言，文字的效用便显然是打了折扣，这样的人肯定是占多数的。因此，借影音与布道会而信主的，远教借文字的为多。相比于影音媒介，文字工作不易制造集体性的效应，对人的情绪牵动力较低，较难即时看到福音果效。

华人文字工作的问题

最后，我们就唐崇怀教授在一篇文章里，对华人教会文字工作的四方面批评，检讨一下现存的问题和未来的挑战。

其实，在教会圈子里讲道的人可说不少；著书、出版的人也不能说没有。但深入了解一下，真能竭尽天职的书卷真是鲜如麟角。追根究底，原因最少有四：一为真理基础脆弱，对真道不求甚解，无所畅言，无读者共鸣之向，又无领导群思之能，即现即失；二为惧怕文责，苟且求生，不敢言所欲言，畏首畏尾，例行公事，隔靴搔痒，无的放矢，消遣娱人；三谓没有市场，无利可图，前景黯淡，血本难归；四为奇兵独战，孤掌难鸣，没有夥伴，后援无着，难以继续。四者之中，尤以奇兵独战，没有夥伴，令人悲痛。其实吾辈既是同蒙天召，共尝主恩，何怕文责，何图名利。查华人信众国内外总共已逾亿万，神学造诣者有之，经商丰利者有之，权位在政者有之，高学之士亦不少见。教会既承真神赋予圣道宝藏，当有异象、存愿景，负重荷，尽天职，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注5）

唐教授的四个批评，都是言必有据，针对时弊，有感

而发的。当然，其中总有若干的例外，而与过去比较，我们亦有相当程度的进步。

第一，华人文字工作者在真理层面扎根未深，华人教会缺乏思想深邃、学有专精的知识分子，这些都是深刻的睿见，我们还有许多进步的空间。不过，我们已有若干在其专业领域臻达国际水准的学者，也有为数更多是具备潜质有待培植的后起之秀，所以亦不用妄自菲薄。在文字工作方面，我听过一些出版社的老编埋怨华人新晋的作者不多，稿源缺乏，只好翻译洋书；但我也看到有许多年轻一代的华人学者与牧者跃跃欲试，希望在文字工作上贡献一己所长，只是出版社不敢冒险替没有名气的人出书，他们找不到参与的门径。在抱怨缺乏人才的同时，我们得更积极地肩负培植人才的责任。

第二，华人基督徒作家是否都胆小如鼠，怯于权威，不敢说真话？这样的人当然是不少的，毕竟华人是讲究人情和面子的民族。但是，今天的社会和教会业已是没有权威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说话，都可另树一帜，无须随众。以香港为例，香港教会早已没有“大佬”，而我们亦千万不要充“大佬”，“大佬”是给人打死的。不少年轻学者为求尽快成名，不致力建立自己的观点，却专门找既

有观点的漏洞，以批判权威为己任。台湾也有类似的情况，马来西亚我则不大了解。

我不确定“惧怕文责，苟且求生，不敢言所欲言，畏首畏尾，例行公事，隔靴搔痒，无的放矢，消遣娱人”等现象，是否仍太普遍。我是一个勇于说话的人，若是早30年，我肯定已被开除出教，但如今我还是活得好端端的，可见华人教会的宽容度是增加了。

第三，华人教会的出版业市场不大，这是非常真实的问题。我们常以中国大陆有数千万信徒，而憧憬市场广大，但远水不能救近火，要待大陆的基督教书籍市场成熟，恐怕最少还待10年以上。而在今天，我们面对市场狭窄的问题。

香港只是一个弹丸之地，过去出版社不多，每年出版的数量有限，故市场还能有效吸纳；但如今数十个出版社出版书籍，每年的书种达200种之谱，区区30万的信徒，实在难以消化。所以除了少数例外，多数书籍都是能卖上二、三千，便很不错了。在经济兴旺的时候，出版社还可以有较大作为；在荒年的日子，便只好紧缩出版的数量。有一个规模不太小的出版社，今年上半年宣布停产，不出新书，以减轻财政压力，而受财政困扰的亦不在少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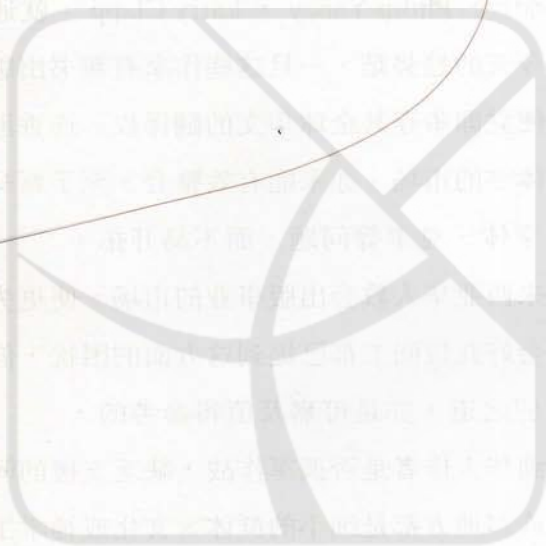
若本地市场有限，那开拓海外市场又如何呢？一个奇怪的现象是，香港出版的原著书籍在台湾卖得不好，台湾出版的原著书在香港市场亦不大，反而翻译书籍（特别是具知名度的英美作家，如 Eugene Peterson，John Stott，Alister McGrath，Philip Yancy，Larry Clapp，就通行无阻，于是乎今天的趋势是，一旦这些作家有新书出版，港台的出版社便立即争夺其全球华文的翻译权。连香港与台湾这两个繁体字的市场，亦未能有效整合。至于新马的市场，便更因字体、兑率等问题，而不易开拓。

至于马来西亚华人教会出版事业的市场，便更为狭小了，这次大会好几位同工都已提到这方面的困扰，但他们具创意的因应之道，亦是可嘉及值得参考的。

最后说到华人作者是否孤军作战，缺乏支援的问题。华人教会在许多地方都是细小的群体，文化或神学工作者便更是一个小圈子。同一地区的小圈子内的交流和合作还算不少，譬如好些圣经注释系列与研究工具书的撰写计划，都是不同学者互相合作的结果；但突破地域界限的交流和支援，便不容易了。至于传统文人相轻和崇洋的心理，在教会里仍是存在的；我们宁可推介和征引一个洋人的观点，也不愿称许华人的同行。就我所知，某甲神学院

的教师鲜会采用某乙神学院的讲师所撰写的书作为教科书，但翻译书籍便没有这样的禁忌。

我们在进步中，但我们可以有更大的进步。革命尚未成功。



附注

- 1 已有好些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的研究成果问世，最新的是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
- 2 凯伦·法林顿(Karen Farrington)著，陈丽红等译：《刑罚的历史》(History of Punishment and Torture)(广州：希望出版社，2003)，页24~25。
- 3 陈宗清：〈影响我生命的十类书〉，原载于《校园杂志》1998年1月号，〈<http://www.ccf.org.tw:50004/>〉(2003年9月13日下载)。
- 4 陈天祥：〈信仰可从心理学学到甚么？〉，《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通讯》第10期(2003年9月)，页2。
- 5 唐崇怀：〈福音的无声夥伴——基督教文字事工的再思〉，〈http://www.21sz.org/Common/Admin/showFP_auto.jsp?Pid=4&CharsetType=alt〉(2003年9月14日下载)。

老樹

我对文字工作的宣信：

影响我 和我所影响的

梁家麟



我已过的半生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文字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想这与在座中许多弟兄姊妹的经历都相同。不过，文字如何影响我们，每个人的故事便不一样。

文字对我的影响

这里跟您们分享一下我的阅读历程。

对我而言，文字首先是帮助我逃离现实的工具。自幼家贫，没有甚么娱乐活动，没有电视，没有钱上电影院；离家不远有个图书馆，所以常去借书，那是一个社区的图书馆，面积不大，藏书量不多，大概只有千本上下。我隔两天便去借一次，书籍的消耗量甚大，不夸张地说，几年下来，我几乎把里面所有的书都读过了。由于没有很多选择，所以我也养成不挑书读的习惯，文学的、哲学的、历史的、理工的、商贸的，总之凡是书便都能捧读。我记得读完《红楼梦》后，便借那些红学研究来看，第一本借的是潘重规教授的《红楼梦新解》，他是用隐喻的方法来解释红学，视《红楼梦》为一本鼓吹反清复明的作品。我是甚么书都读的，连姊姊买回来的妇女杂志，也看得津津有味。噢，我记得当时一本很受欢迎的妇女杂志叫《姊妹》，里面有征友栏，我曾根据地址与一位住在马来西亚

的年轻人结成一阵子的笔友呢。文字的世界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天地，借着作者的笔杆，我可以暂时逃离眼前不理想的现实。

对于穷小子如我，除回乡探亲外，大学以前从未离开家门，若是没有书本的开拓，我的视野便只能局限在生活世界里了。所以，逃避现实的另一面，便是突破和超越现实。古语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但我相信亲身经历不能取代阅读求知，读万卷书的人，肯定较行万里路的有学识和见地。我最近在做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基督教信仰的研究，跑了不少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但除非是住在某个地区一段长时间，否则根本看不到很多东西，我多数的资料还是借文献档案而得。

除了帮助我逃避现实外，文字对我的第二重意义，乃为我提供一个便宜的娱乐。念中学以后，打短工赚取生活费，自定吃饭加车资每星期开销20元，当时书价小本的一般在3至5元左右，只要吃得省一点，或干脆不吃，一星期便可买一本书。我在那个时候开始建立自己的书库。

我不敢自称书本陶冶了我的性情，但爱书的习惯，却对我的价值观构成很大的影响。若我仅有10块钱，只能在吃顿丰富的、买件像样衣服，和买一本书中间作抉择，

我很自然便会选择后者。精神世界的盛宴，较物质享受更具吸引力。我发现，一个爱书的人的物质欲望相对地是较低的，在年轻一代尤为如此。

我在中学阶段有两类书读得比较多。第一类是翻译的文学和哲学书籍，当时读了许多卡缪、卡夫卡、佛朗姆、尼采……等人的著作，台湾的“新潮文库”是我的至爱。第二类则是有关台湾学界对中西文化的论争，年轻时期非常崇拜李敖、柏杨、殷海光等知识分子，几乎读遍他们所有著作，连带读了不少他们的对手，如胡秋原、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等的作品。香港有家“文艺书屋”，专门印行台湾“文星”所出版的书，我隔星期便光顾一次，财力所限，每次都只能挑一本。我对文化和哲学的兴趣和浅薄的知识，便是在读书过程中培养出来的；这也间接诱导我从原本在中学念理科，在预科阶段转入文科，并且在大学时主修历史、副修哲学。读书形塑了我的兴趣，影响我日后的人生路向。

说回书的价钱。书当然是愈读愈贵，特别是外文神学书籍，单行本动辄五、六十美元。但读书还算是个相对便宜的娱乐活动，一本百(港)元上下的中文书，便可带来两三天的享受，这比上电影院或从事其他活动要化算。但

我的儿子不同意我的话，他说从容量、生产方法和成本而言，CD较书籍便宜多了，网络世界有更多可供免费下载的东西。

昨天早上一些弟兄姊妹告诉我，在马来西亚书价并不便宜，从台湾和香港进口的动辄数十元马币，只有爱书的人才常买书。香港的情况有点不同，我们买书的问题不是很大，放书的问题才更严重一点，因为我们居住的地方非常狭小呢。无论如何，我为你们愿意维持买书和读书这个不菲的消费而表钦佩。

“文字人”的影响

这里我想提几位对我有重大影响的“文字人”，他们是我在成长过程中的模仿的对象；下面谈到我们需要怎样的作者时，我也是以这些人为典范的。

在文字工作方面，对我产生直接而重要影响的，首先是苏恩佩姊妹。由于我是在《突破杂志》所主办的第一届读者营决志的，她视我为她们结出的第一批果子，所以便对我额外重视。她知道我喜欢读书写字，便常找我谈心，又邀请我出席她在别的大专院校所主讲的文字聚会。记得有次我把两篇劣作寄给她评阅，她当然没有采用我的稿

件，却专诚约我出来吃饭，细谈我的文章的优劣，然后送了我一本小书：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的《祇有祝福》，她有一篇文章收入其中。

苏恩佩姊妹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在柔弱的外表背后，藏有一颗热诚而坚韧的心，对真理和理想执着，既不向现实卖账，又不狂傲躁进，以实际行动而非空言批判现实的不理想。尤其难得的是，她很乐意将有限的时间精力，投资在后进者身上，燃烧自己而使别人走得轻快一点；她认定所有宏愿，都难以靠一己之力完成，却是得以代计算，合力和接力才能竣工，故必须将培育接棒者作为实践使命关键的部分。我在她的安息礼拜里，明确地将一生奉献给上帝。

文字工作和其他属灵事工一样，都需要培植继起的接班人。这里我必须夸奖“文桥”的众同工，您们每年主办“写作营”，从未懈怠地传递文字异象，锻炼年轻人的阅读品味和写作技巧，这是使马来西亚华人教会的文字事工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一个必要的播种工作。

第二位对我产生影响的是陈天祥先生，他是香港工业福音团契（简称“工福”）的总干事（后来陈先生离开“工福”，进大学念心理学，获博士学位后，于大学任教）。

“工福”在70年代中期始建，肩负向工厂工人传福音的使命。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思想较为激越，常常批评教会的中产化，缺少关怀穷人。由于光骂不做不甚道德，于是便毅然投身“工福”，做其积极的义工，既参与一份工友刊物的编辑工作，又协助每年四、五个的福音晚会或营会。当时“工福”开办不久，仅有一个狭小的办公室，陈天祥先生与三数位同工胼手胝足，勉强应付庞大的福音需要。

我自忖贴近基层群众，准能写出牵动他们心弦的文字，孰知常给陈先生勒令修改或重写；连番挫败后，我深切体会到道成肉身不仅是外表上的衣衫不整，更是改换思想深处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后者才是真个困难的。文字工作若是为了履践大使命，便得捉摸到读者的心理和需求，以他们的语言说我们的话。于此，造词遣句的浅白尚是次要的，能否顺着读者的理路和趣味表达才是关键性的。除非我们欲做另一个约拿，否则不能自说自话，要求读者俯就我们的信息；我们不能不问传递的技巧、不理传意的效果。陈先生带引我成为一个传意者。

抱歉，我常感到教会里好些福音文字，不是为了使人信主，而仅是用来证明我们曾尽过传福音的责任；可惜世代邪恶、人心刚硬，故才没有效果而已。

值得一提，我在“工福”的文字小组里，认识了现在的太太，她与我在同一所大学念书，但在校园里没有碰上，却因同为“工福”的义工而邂逅了。这既证明“书中自有颜如玉”，也证明“事奉耶稣蒙福”。

第三位对我产生影响的是文兰芳姊妹，她是“突破出版社”的编辑主任，是她引介我进入《突破杂志》的。我在研究院的最后一年，积极探索事奉的路向，当时有几个同样吸引的选择。后来跟文兰芳姊妹谈，她建议我考虑参加《突破》的编辑行列，并致力向中学生介绍有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知识；她补充，这个介绍必须是有趣味，能吸引中学生阅读的。我觉得这个任务极富挑战性，考虑不多久便答允了。

这里略说一些历史背景。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一直以来，学校并不注重中国知识的传递，在高中阶段，中国历史只是文科学生才需要修读的科目，并且还可以不选近代史部分，光念古代，多数学生对20世纪中国的经历都不甚了了。此外，历史科目的编排奇劣，绝大部分篇幅用来叙述政治的发展，即帝王将相的兴替，资料极其琐细，老师强迫学生记诵一大堆无用的东西；既乏文化与社会的关怀，又鲜为学生作纵观全局式的鸟瞰。所以，香港的青

少年并不认识中国，遑论对民族和文化的关爱了。80年代初年，中英两国开始商讨结束香港殖民地的地位的有关问题，香港人面对即将回归中国的事实，预备年轻一代从认识中国到认同中国，是《突破》在当时订定的一个重要使命。我是念历史出身的人，粗可派上用场。除了撰写“泥土黎民”专栏外，我也协助各种认识中国的事工和活动。

我在《突破》两年，这是我第一份全职参与文字事奉的工作。文兰芳姊妹和吴思源弟兄、许立中弟兄等，对我有很多扶助和启迪。那两年是我一生其中一段最快乐的时光。

还有好些从事文字工作的前辈曾造就过我，如香港的余也鲁教授、杨牧谷牧师，台湾的林治平教授等，抱歉我不能在这里一一述说他们对我的具体影响。

正如我多次提过的，文字毕竟是一个媒介而已，它本身不具备影响能力；能够对人产生影响的，是使用这个工具的人，和他借文字所要传递的内容。所以，前面提到的人物，主要不是因为他们从事文字工作，所以便影响了我；而是因为他们都是生命闪亮的人，他们借文字媒介照亮了我。

我们需要的作者

有怎样的基督徒，便有怎样的读者和文字工作者，便亦对这个时代产生怎样的影响。

所以，当谈到我们需要甚么作者时，我想到的不是文字工作的编、采、写等技巧，而是文字工作者所需要具备的生命质素。字句是叫人死的，唯有里面的精神才使人活过来。

第一，我们需要更多有生命力的基督徒。

所谓生命力，我想最重要的是一份对理想的执着，对生命的热诚，对人群的悲悯，以及一个单纯、朴素、专注的性格。“做一样事情，便可以做出不一样的事情。”

我最抗拒的是婆婆妈妈、瞻前顾后、有讲无做的基督徒。我最害怕的是思想激进、行动保守的基督徒，香港谚语说“讲便所向无敌，做便有心无力”。我对激进前卫的年轻人也常说这话：“教会不理想，教会没做这个那个，这些批评都是对的，但你又如何？在痛快地批评一番，借着揭露别人的不义来显示自己的正义之后，你还会有甚么进一步的行动？”正如昨天黄子兄跟我们的互勉：“我们不要悲观。”这个世界的烂是有目共睹的，理想实现的不容易是我们早已预计的，用不着由我们去发现这个已知的

真相，更用不着我们提供多一个失败的证明。我们要做的是为这个够烂的世界，提供一个另类的可能性（viable alternative）。

我最讨厌的一种信仰功能，是提供事后孔明的神学解释。永远往后看，不断解释事情为何这样发生，为何有不理想的情况，却对现在及未来，缺乏形塑的能力。信仰主要不是用来解释现实世界的，不是要为这个不合理的世界提供一个合理的解说，从而使不合理的变得合理了，却是要指导我们突破困境，改造不合理的现实，为我们的改革行动注入信心、勇气和盼望。多说无谓，行动最实际；没有行动伴随的说话，都不过是无知的言语。

若是要找一位我所心仪的、具生命力的文字工作者，我立即想到的是香港一位基督徒诗人胡燕青女士。她是浸会大学的老师，非常热爱新诗和散文的创作，也热爱培育年轻一代成为创作者。无论是她的为人抑或作品，我们都可在其中发现一股涌流不息的生命力。

第二，我们需要更多知识渊博、思想深沉的基督徒。

我不否认个人有强烈的精英主义（elitism）倾向。我接纳每个人都有限制，绝不会以知识凌人，在弱势群体中间卖弄小聪明；却对那些愚昧而不自知，以愚为智，且以愚弄人为乐者，感到极不耐烦。只有有知识的人，才有资

格说知识不重要，否则便是以“反知”来合理化自己的“无知”。我由衷盼望华人教会里不复有太多这样的夜郎人。对于一些知识渊博、慎思明辨的人，我是从心底里流露对他们的敬佩景仰的。

以香港的非基督徒作家为例，我很喜欢读董桥、林行止的作品；台湾作家方面，我爱读刘墉、翟海源和南方朔。这几位都是知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出入经史百家，上下古今谈。读他们的作品，我总会有所收获。至于华人基督徒中间，香港我想到余达心、江丕盛、罗秉祥、关启文、余创豪等；在台湾我则喜欢康来昌、周学信和蔡丽贞，叶仁昌也很不错。我期望他们中间有人变成华人的路益师(C.S. Lewis)和薛华(Francis Schaeffer)。

我不反对常识，对多数人而言，常识已足以应付日常的需要。但是，如今市场里已不缺乏常识的供应，又何须我们把别人已说的话改头换面重说一遍呢？我们所说的，除作者署名外，还有甚么是与前人不同的？

第三，我们需要更多有不同阅历的基督徒。

前面提到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都很重要。在作者方面，我们需要有各式各样生活经历的人。

在80年代，三毛对台湾和香港的年轻人产生很大的影响，很多人都很羡慕她在撒哈拉沙漠生活的经验，这是

他们造梦也没有想过能去的地方。这几年则有李乐诗和邱一新等，他们到世界各地许多冷门的地方游历，包括北极、南极、喜马拉雅山、柬埔寨、缅甸、伊朗、伊拉克……，写了不少受欢迎的书。

我想到身边一个具体例子：建道神学院位于长洲，在长洲码头前往东湾泳滩的路上，有一家卖日式红豆饼和手卷的小店，食物非常道地，因为开店的是一对日本夫妇，丈夫本来是高级技术人员，偶然经过香港长洲，喜欢了这个地方，于是定居下来，丈夫间中到大陆承接顾问工程，多数时间则陪太太在长洲卖红豆饼。他们有一个儿子，在长洲的本地乡村学校念书，儿女对他们的生活抉择并不构成问题。

当然，不同的阅历，不等于我们都得放弃工作，拿着背囊到撒哈拉沙漠去，或去长洲卖红豆饼，这一来不需要，二来人人都去同一个地方，便亦没有甚么特别了。我深信，只要我们在不同的时刻努力不懈，在不同的行业努力不懈，便都可以活得有所不同。生活本身已够丰富，问题只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敏锐和盛载能力而已。无论如何，基督徒千万不要混日子，不要浪费青春，不要等待下一个时间（开工等收工），不要总是以 default 模式来生活。

我们知道，个人传记和见证永远是最受欢迎的，我们都喜欢听故事；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独特的经历，抑或多数人都甘于平庸，做标准样板的基督徒。台湾的王贞文在德国留学的思想随笔，便很吸引我。

需要有个个人性格的作者

第四，我们需要有个个人性格的作者。

我喜欢的几个基督徒作家，如罗菁、文兰芳、胡燕青等，都是极有性格的人。他们的脾气并不怪异，对人随和友善，但都有清晰的个人抉择取向，不会马马虎虎，无所适从，随波逐流。他们说“是”也说“不”。我可以在心底里为他们每个人绘画出一个线条分明的塑像。

教会也许喜欢为基督徒拟订一个具体的行为标准，但千万不要制造出大量标准的基督徒。所有共同标准，都只能是为行为设下限，而非为指向最高的理想。正如耶稣基督对那位少年的官，首先要求他遵守十诫所订的诫命，这是为善的最低要求，人人都得遵守；但接着耶稣便要求他变卖一切来跟随祂，而这便超出了人人相同要求的地步了。每个基督徒独自面对耶稣“来跟从我”的呼召，也个别地践行跟从耶稣的呼召。教会不要老是提“要做甚么、不要做甚么”(dos and don'ts)，这些都是极低层次的；却得

鼓励每个信徒回应上帝的呼召，主动积极(proactive)地跟随上帝，活出与众不同的生命。相同的下限是次要的，不同的最高理想才是主要的。

我们自己不要人人一样的扑克面孔，我们不要对人人说一样的信仰八股。

第五，我们需要不愿意下海、安守本分的基督徒知识分子。

我们已说过专注的重要性，这一点仍与专注相关。

我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避世精神不予苟同，但对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度却非常欣赏。知识分子必须划分“此岸”和“彼岸”，并且守住“彼岸”的位置。“此岸”是指现实的政治和世俗，“彼岸”则是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和超越的精神。知识分子若要有批判精神和高尚的人文境界，便得守住心中的“彼岸”，不要陷堕进现实世界的名利网里，无法自拔。（注1）

作为基督徒的文字人，我们必须慎防炒文化快餐，不要让自己太爱当电视文人，不要做仅次于上帝般无所不在、处处都在的学术明星。我们不要老想着热闹，不要想着制造轰动效应，不要热衷于名利的追求。

学术世界愈来愈讲究分工，不同的学者专注于不同的专业，每个人各有自己可领风骚的专业，而专业范围以外

便只能以凡夫(layman)自居。我们不应期望作通才(generalist)，通晓古今，参透万事，在不同专业领域之间往来穿梭，碰到任何课题都能说上一堆废话。随着社会的进步，今天社会里“识货”的人甚多，教会若仅以一个通才来跟无数个非基督徒专才对话，很容易便暴露咱们通才的无知，为识者所讥笑，不仅无法达到护教的效果，反而落得一个教会无人、信仰浅薄的评断。

当然有些时候是有未信者骂阵，却没有基督徒敢出迎接战，蜀中无大将，只好硬着头皮应付。但是，更多情况却是有人不甘寂寞，喜欢在水银灯下搔首弄姿，故自告奋勇，拈花惹草，担任教会“名嘴”，不该说话时也说，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教会是一个名利场，试探极多，很容易让人陷溺其中，我们必须小心提防。

唯有有所不为的人，才能略有所为。

华人教会若有上述所说的作者，便肯定有出色的作品，服侍这个世代，证明上帝不曾撇弃我们，因为祂仍旧向我们说话。

注释

- 1 王京生：《真理是朴素的》(深圳：海天出版社，2001)，页79~81。

让真理钟声 响彻地极！

—马来西亚华人卫理公会机关报《南钟报》简介



杨鍾祿

（《南钟报》现任主编、

卫理公会牧师、巴生牧

区主理）

《南钟报》是马来西亚华人卫理公会的喉舌期

刊。为何称为“南钟”？在此谨先略解。

“南钟”二字显然重点在于“钟”字。

“钟”是一种古代乐器；悬挂于架上，以锤叩击发音。“钟”常作为祭祀或筵宴时的奏乐器物。

“钟”在古代也作为在战场上指挥军队进退作战的军号。

在通讯系统仍不发达的时代里，“钟”也是常用于警报或召集的信号。有些大家庭，庭院深广，人口众多，连聚餐都须鸣钟击鼓来召集，被称为“鸣钟之家”。

然而，“钟”更普遍的用途还是用来计时与报时。今天人们看到“钟”一字，基本上只想到时钟。

报号南“钟”，包含着时间意识。创报先贤想到这是一份期刊，就应如一座准确的时钟，按时报导教会消息。如钟报时，《南钟》也按时报事。

“钟”字，也让人联想起“暮鼓晨钟”，如诗云：“戍楼鸣夕鼓，山寺响晨钟。”

这才是“南钟”更主要的用意。我们期望这份期刊不但能按时供应灵粮，并能唤醒灵性沉睡者；或提醒信徒、催促信徒努力追求灵命长进并加速执行基督大使命的任务。

至于加上一个“南”字，这与一般下南洋的华侨心态相同，不忘祖先原都在北方。然而，既已南下，就当在所在之处脚踏实地的尽本份努力。海外华人办报加上一个“南”字是自然的，如本国的《南洋商报》、香港的《南华早报》便是。

《南钟报》创立迄今，转眼间不觉已度过75个春秋。能持续75年的出版，无论在华文刊物或教会刊物而言，皆是一个奇迹。

以下略述“南钟报简史”，取材自历年简报。

南钟报简史

创刊岁月

《南钟报》创刊于1928年。当时马来亚新加坡卫理公会先贤，为使各肢体沟通声气，彼此关怀，互相观摩，乃有出版定期刊物之议。1928年间，卫理宗教牧在实兆远甘文阁参加安和伯教士（1961年被选立为新马卫理公会会督）主持的教牧短期学校（即Pastor's School），通过提案决定出版《南钟报》，由公会拨出300元为试刊3期之费用，首任总编辑为陈观斗牧师，并以甘文阁开元堂为编

辑处。创刊初期，稿件编后，寄往新加坡印刷。初期版位为18开本，长10英寸宽7英寸，直行排版，原订每年拟出版10期，但实际上1929年只出7期吧了！至于1930年至1935年每年出版6期，1936年出12期，1937年至1941年每年10期（1、2月合刊，6、7月或8、9月合刊），自1941年至1947年因受战争影响停刊。

战后复刊

《南钟报》于1948年复刊，初期由叶恩汉牧师任主编，蔡信德牧师及梁伟亚牧师任经理。程子琦牧师于1951年担任主编，但由于体弱多病，将此重任交由殷文宗牧师。殷牧师对文字事工极有负担，任期由1952至1970年月蒙主恩召止，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51年在怡保出版5期。1952年至1962年每年出6期。1963年至1976年在槟城出版，每年出6期，改用24开本。1977年出版式改为12开本，封面用彩色，醒目动人。1985年首期南钟以崭新形式与读者见面，则版位改为横式，这样，华文版可与英文版及诗歌栏配合，方便阅读。自1967年第34卷第1期起，《南钟报》增加了平均每期15页的英文文章；并于1968年第35卷第3期起，经

常在封面内页刊登殷牧师及文坛健将杨百合的书法。

这时期，《南钟报》以槟城油较路卫理公会为编辑部。殷牧师于任内（即1963年起）将《南钟报》改为24开本（长8英寸、宽6寸），这一重大改变，一直到1977年才又改1963年以前的16开本。这时候，《南钟报》的封面大多“穿金又戴银”，以金及银这两种特别色印刷，并且以“人”为主题（陈牧师时代只有刊名及目录，后期始有手绘图画）。同时，内页图片／画页也随时代之脚步而多了起来。

70至90年代

1970年6月29日，殷牧师遽然辞世，安息主怀。这年，由陈翼经先生代《南钟报》主编，仍以槟城油较路卫理公会为编辑部。翌年，陈先生受委为《南钟报》主编，这一委任，就委任了5年（1971—1976）。

已故李前军牧师任副主编，成为陈翼经先生在文字事工上的搭档。陈先生上任后，将“会督公函”或“编者之声”固定于封面内，其他大多遵循殷牧之编法。

1977年，前会友领袖叶鸿恩先生任《南钟报》出版部主席，与同年担任经理的叶恩波先生携手合作（这时期的主编由编辑委员会集体担任），带领《南钟报》横跨三个

年代(70年代、80年代及90年代)，前后共16年。

南钟经理

为推广行销，《南钟报》除主编一职外，犹有一重要职位，就是南钟经理。

最前任经理及发行者可能是黄懋庭牧师，但从第2卷第1期起，这个责任就放在林开臻先生(1952年1月按立为牧师)肩上。但林先生因事务繁忙，只负责3期，由第2卷第4期即将责任交给范新福牧师。范牧师任经理之职最为长久，由1929年至1933年6月，又1940年至1950年。1933年7月15日方汉京牧师任经理至1939年12月。

1951年，殷牧师兼任经理，而以黄应春为副，直至殷牧师于1962年12月1日调任槟城，南钟报在槟城出版，经理之职就完全由殷牧师负担，直至他离世归天家为止。此后经理的工作改请周炳禧先生和李前军牧师娘负责。1977年经理一职则由叶恩波先生担任，同时兼任编辑工作，甚著劳绩。

封面题字

封面“南钟报”三字，即为陈观斗牧师(字岐农)宝墨；第3卷(1930年2月)起封面变换，仍由陈牧师题

“南钟”两字，别字星村。接下来的3年（1931-1933），封面每年更换一次。1934年至1935年，封面再改，还是陈牧师笔迹，但没署名。1936年至1939年，除部份配合特别节日而出版的《南钟报》采用陈牧师宝墨外，其他期数均以张之江将军题署之“南钟”为刊名。由于年代久远，编辑部已无法找齐1940年至1961年之间的《南钟报》，但根据文献记录，1939年11月至1950年12月也都是陈牧师笔迹。自1952年至今，“南钟”两字为殷牧师所题，如今已成为《南钟报》之标准字。

内容与广告

内容方面计有图画、经训、祈祷、颂赞、社论、译着、经筵、文苑、专载、会闻、讨论、通讯等等(第2卷第1期)。第2期缩为插图、诗歌、论坛、经筵、专载、会闻、杂录、时事等；以后各期大同小异。1940年起，编法大异，于经筵、会闻、见证、时事、杂组之外，另加主日学课、家庭问题、问题解答、特别主日崇拜秩序等。1948年(战后)以后，加添福音讲台、读者之声、讲台信息等栏目，并刊登各肢体消息。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献曾在这期间的《南钟报》发表，可见《南钟报》为时人所敬重。

1929年至1937年，英瑞炼乳公司产品“勒吐精”(Lactogen)是《南钟报》最大的广告客户，其他常客为新加坡美会书局、大东影相馆(The Eastern Studio)、美国友邦人寿保险公司、大中局汇兑收信储蓄部、企公红字牛奶及中国成药“白毛猴”。

1952以后的广告“大户”为“何人可救星药行”，相信与现今闻名全马的“何人可茶”渊源匪浅。1985年，在《南钟报》刊登广告长达廿年的“东方表”(Orient)开始了它的第一篇广告。近年来，《南钟报》已不再刊登商业广告。

迁址与革新

1977年，《南钟报》编辑部迁到现址(吉隆坡卫理大厦九楼)至今，并用回1963年以前的版式(16开本)，贺词挽词也有了固定规格；另外，《南钟报》于第44卷第1期(1977年)第一次推出彩色的封面。

1979年，王松恒牧师受委任主编。同时在这一年起《南钟报》遵循政府法令，刊登国语文章，首次成为集三语于一身的福音性刊物。

到了1985年，《南钟报》在排版方面开始采用横排，

这是为了与国／英文文章配合。为求更好的印刷品质，《南钟报》于1992年终改用书纸。

1993年，何约翰夫人扛下主编重担，《南钟报》的封面设计与过去有极大的转变；她也于第60卷第2期开始为《南钟报》增添彩色内页。

笔者于1996年受委为第八任《南钟报》主编至今。《南钟报》改以双色印刷。《南钟报》在迈入“不惑之年”时全面电脑化，并将长期延用的繁体字改为简体字，也在内容方面求变求新，以期吸纳更多年轻读者，递补逐渐凋零的老读者。

南钟报价

报价方面，创刊时原定全年出10期，报费叻银1元2角，邮费另加。五本以上同寄者，每本2分，全年2角。单本每次邮费4分，全年4角。1930年全年六册南洋英属叻银1元，邮费在内，单一本18分。英属以外全年叻银1元12分，单本20分。但那年第4期起非英属与英属同价。

1934年全年6期，只收报费5角，单本9分。忽然降价，可能是因欧美不景气，胶价江河日下，百业凋零，不得不如此。1936年出11期全年6角，单一册6分。1938

涨至全年7角，单本7分，直至战时停刊。

战后全年4期，报费1元，零售每本3角。1951年出5期收1元5角。1952年全年6期报费2元，零售每本4角，直至1969年才因邮费、印刷费加增，而将报费改为2元5角，零售每本5角。

1974年再改报费为全年3元，每本6角，至1977年底止。目前《南钟报》全年6期订费为马币18元，每本零售价为3元5角。

结语

《南钟报》走过的沧桑岁月，可作为本地教会历史的忠实见证。世事虽多变易，《南钟报》的宗旨仍不变，力求以文字撞击真理宏钟，让福音真理之声响彻天际，唤醒起亿万沈睡灵魂；催动起教会的宣教大军，走向地极。

从A到A+

回应:《让真理钟声响彻地极》

陈金狮 (马圣神学院院长)



《南钟报》对笔者并不陌生，因为从少年时期在家乡吧生港口班达马兰新村卫理公会成长，不时都可接触到《南钟报》，特别在60年代，更是不时阅读《南钟报》，但过后就少接触了。

从杨鍾禄牧师对《南钟报》的简介使笔者对《南钟报》有个较全面的认识。诚然，《南钟报》能站稳“西马”华人卫理公会机关报的立场，持续75年的出版，无论在华文刊物或教会立场而言，不说神迹也是一个异数。

《南钟报》在不同年代的历程，包括编辑人选的更迭、形象的美化、内容的提升等课题，杨鍾禄牧师在专文中已有所分享；1998年9月—10月号的70周年特辑也刊登多篇相关文章，笔者不赘述。

按杨牧师所说，1997年《南钟报》推出了彩色封面，使它增光不少。笔者印象中，1993年以降，《南钟报》的封面和内容设计内外都进一步提升，给人有图文并茂、神采飞扬之感。过去10年来在各方面都越做越好，使它成了我国中文基督教界骄人的宗会喉舌报。

《南钟报》有今日之成就，肯定的，编辑部作出了巨大贡献。有关同仁尝试在各方面跟上时代。相信是基于这个缘故，在2001年的版面设计，规划了不同“视窗”，具

有“会长视窗”、“主题视窗”、“教会视窗”、“特稿视窗”、“生命视窗”等；这许多的“视窗”引发了“时代感”，但愿它们在内容上也更上层楼。为发挥卫斯理的精神，同时为落实“耶稣基督的首要任务”（2002年主题），是否可以加以整合而规划出固定的“宣教使命”与“社会见证”视窗？

以上所提述的进步偏重在形式层面。内容方面如何？《南钟报》是否发挥了所拟定的功能，达到所预期的效绩？笔者并非《南钟报》长期读者，因此不够资格给予评论。然而既然承蒙邀请针对杨牧师的专文作些回应，有“家课”要交，只得勉强抒发些个人观感，冒昧失误之处，尚希见谅赐教。

请容许笔者根据《南钟报》在这两年来刊登在封底的描述与宣言为衡量作点回应：

***《南钟报》是一份历史悠久，与时代并进的双月刊。**它毫无疑问是历史悠久，但是否与时代并进？在外貌与形式上的确与时代并进；内容方面押后再说。

***卫理公会喉舌。**它显然是西马基督教华人卫理公会的喉舌。从会长、教牧到各层面信徒都可通过它沟通发言；相信《南钟报》不单欢迎发表“诺诺”之言，也容许

发表“谔谔”之语。

***见证基督的管道**。直到目前似乎框限于教会内部即信徒间的见证。不知是否方便每期或每两期一次附加一两版对外之福音见证，以供阅者抽出与非信徒分享？这将直接鼓励信徒分享福音领人归主，是十分“卫斯里”的精神与作风吧。

***教会动态的视窗**。对西马卫理公会来说，这方面的打分应可得到A。是否方便每期也都简要的报导一些东马甚至其他华人地区卫理宗的重要动态？

***信徒连系的桥梁**。它在这方面的表现应也是A等的。每期都刊登的贺词挽词多少都带有这功能，但若有关之篇幅太多，如何？缩小版位？增加广告收费？偶然发现在2001年11-12月号的《南钟报》，单单笔者家乡就刊登了5大版的贺词；若多几间教会如此刊登是否照单全收？笔者注意到2003年1-2月号扉页中之有关的“简章”，相信需要编辑部进一步加以规划。

***笔兵耕耘的园地**。《南钟报》在这方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许多机会，卫理宗笔兵当珍惜能在其间耕耘。难得看到许多青壮年在《南钟报》的参与，给它注入青春气息。

***回应时事的广场**。这层面显然有须加强。例如2001年之911事件后，除了会长在2001年之〈会长的话〉稍微一提，过后都看不到有什么的回应。2001年国内929有关回教国的议题抛出后，也完全看不到任何文章反应。有关基因工程，笔者只注意到2002年11-12月号一篇李健安博士的文章，不知是否有其他相关论述？

不知从那个时期开始，《南钟报》为接下来的一年定下了年度主题，例如2000年11-12月号为2001定下〈新世纪〉的什么主题，笔者认为若每期都能按着特定適切主题并聚焦的有效发挥，《南钟报》的内容肯定会随着年日更加强化和提升。2002年11-12月号又为下一年定了全年主题，甚好；再接再厉。

内容方面，参考杨牧师专文引言所阐释有关“钟”的函义，谓它具有“按时报事”与“震睡醒梦”或“暮鼓晨钟”的用意。在“按时报事”层面，《南钟报》多年来不单尽本份，并且成绩斐然，但“震睡醒梦”方面，如何？

翻阅杨牧师的“结语”，《南钟报》的确为西马华人卫理公会作了忠实的历史见证，然而若要透过它“以文字撞击真理宏钟，让福音真理之声响彻天际，唤醒起亿万沉睡灵魂；催动起教会的宣教大军，走向地极”，肯定的有

须加倍努力。然而，既然《南钟报》在有关方面已经定下志向，笔者相信，在此事上《南钟报》BOLEH! 主编杨鍾禄牧师和他的同工们BOLEH!

笔者说杨鍾禄牧师和同工们BOLEH是有根据的。翻阅1998年的70周年特辑，杨牧师就曾作了下列省思并发表了相关宏愿谓：“然而在起着‘暮鼓晨钟’的作用上，我们仍深感有愧。70年来，有多少篇《南钟报》佳作能敲击读者的灵魂深处呢？有多少个心灵因读《南钟报》而被唤醒、被复兴？有多少个因读《南钟报》而相信主呢？又有多少信徒受《南钟报》文章的感召而献上自己呢？但愿有许多，然而只有神知道。我们的责任是尽力去强化内涵、提高素质，使《南钟报》的整体面貌与内容更优质化，更能达到广传福音、造益信徒、促进教会增长的目的。

“《南钟报》的未来要更加追求洁身自爱，保守优良品质。欢迎主内同工同道多多惠赐属灵大块鸿文，以精辟文字表扬精深真理、以壮丽文章宣扬宏伟圣道。让我们际此世纪末，主再来前夕，以文字来撞击真理的宏钟，让福音真理之声响彻天际，唤醒起亿万沉睡的灵魂；催动起教会的宣教大军，走向地极。”(页60)

笔者所认识的现任主编杨鍾禄牧师与现任会长(发行人)高传隆牧师都是扎根本土，心怀普世的忠心神仆，在推动本土布道及海外差传事工上皆不遗余力。福音使命的心跳鲜明的从他们个别的报告分享、和文章中展现，相信读者都可以从中体会。配合卫理公会诸教牧同工在宣教上的同心，显然近年来的《南钟报》在大使命上不单“载道”也越发扮演其“暮鼓晨钟”之角色。有关社会见证(或称之为文化使命)之报导与论述也频频见报；但愿《南钟报》再接再厉，在新世纪与千年发挥更大功能且能带出更大效绩。

总结来说，《南钟报》目前的整体表现应该是可得到A的成绩。若在内容方面更上层楼，将可从A进到A+!

SOUTHERN BELL

南鐘



从当代看首要任务

69

从当代看首要任务

69

《北马晨光》

—不只照亮北马

黄向勤（文桥记者）



楔子

《北马晨光》是一份创办于1952年12月的基督徒福音培灵杂志，停刊于1989年4月，前后37年。它的“足迹”远至加拿大、北美、巴西、法国、缅甸、柬埔寨、泰国、香港、台湾、汶莱、印尼、新加坡、澳洲等地，刊量由1000本增至7500本；曾一度爬升至8000本。

为了这篇专题，我必须搜集资料，为了搜集资料，必须到亚罗士打《北马晨光》创办人黄立明的家乡。但难倒我的是，就算到了北马，也无法从黄立明的家属那里得到完整的资料——一套90本的《北马晨光》旧杂志。另，打电话问了数间本国神学院，均不得要领，一直到后来有个弟兄回家翻他爸爸的旧书堆，才找到少过三分之一的“历史遗物”；再透过另一姐妹意外发现其他九本。

令人感慨的是，在我们还没开始努力搜集与整理，比较完整的大马历代基督徒史料和文物时，大马华社已推出了多本华人在大马的历史记录，如张木钦的《荷兰街口夕阳斜》，陈亚才的《留根与遗恨》；而最近期的则有张少宽的《槟榔屿华人史话》、李永球的《移国》和周泽南、陈漱石合作的《追根》与《探源》等。这说明大马华人基督徒对历史的认识，和对保存历史文物的醒觉，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北马晨光》虽是一份相当老旧的杂志，但至少它仍是大马基督徒文字事工的一个点；没有上几个点与这个点，和它们所连接成的线，又怎能在后来展开今天马来西亚文字事工的一小片局面？可惜我还没找到影响《北马晨光》创刊的前辈人物，和他所从事的文字事工资料。

内文

1950年3月，槟城福音堂会友黄立明（注1）与卫理公会的陈凤洲、李文周弟兄三人发起组织“吉打华侨基督徒布道团”，更蒙卫理公会林瑞明牧师，与浸信会陈子刚牧师带领二堂会友参加。他们每周出发到老人院、中央医院及附近各村镇甚至远至玻璃市加央等地传福音。

两年后，布道团因要加紧推广救灵工作，除施济棺木予老人院信主老人外，更蒙吴春生弟兄购赠扩音器一套，美国教会寄赠福音诗歌唱片40片，以设立图书室，配备属灵刊物，书籍、诗歌800余种，供二堂会友借阅。同时，由黄立明创办文化刊物，定名为《北马晨光》。

参阅1956年春，笔者手上最早期的《北马晨光》，读者会看到编者在杂志末页阐明：“本报（杂志）以宣扬基

督福音真理、栽培信徒灵命、复兴教会、报导各地布道消息为宗旨。”因此它征求“见证、讲台（信息）、诗歌、短篇小说、故事等。”随后他说，“本报属不定期刊物，经济充裕即行出版。”

1952年，《北马晨光》创刊号由第1期起，名义上虽属“吉打华侨基督徒布道团”，实际上经济与发行都属于独立机构（注2），因此“吉打华侨基督徒布道团”虽在1960年解散，但《北马晨光》仍继续出版至1989年。从第1期起出版1000份（半年刊）增至7500份，并在较后应读者要求改为季刊，一共出版了37年。（注3）

黄立明在〈北马晨光与我〉一文中说：“本刊创刊号由笔者负责。1953年陈凤洲弟兄从台湾回返马来亚（注4），主编一职由陈弟兄担任（笔者任发行）。1964年《北马晨光》已出版至第26期，陈弟兄因罹患眼疾兼身体虚弱回台湾休养。主编一职交由萧文科牧师担任，从27期至35期止。1967年，陈弟兄因眼疾已愈，萧牧师也因教会事工繁忙，将主编一职退还与陈弟兄与苏宗文长老共同负担。1977年（已出版到57期）苏长老因除本身管理商业职务外，兼负责中、英文教会诸多繁重任务，终日奔走于星、马之间，参加各项会议，兼任中华基督教会马来西

亚大会《公报》主编，日无暇晷。因而主编一职又归于笔者（黄立明）担任。”

1985年吉隆坡锦宝石服务有限公司郑保罗弟兄，来函说他们一帮主内兄姐（李天带、黄开福弟兄、黄金花、黄莲英姐妹等）愿意共同负起主编《北马晨光》事工，因此从78期起至82期（1986）止由他们负责。（注5）从83期起他们又将主编一职退回给黄立明。

这一份小刊物，没有差会帮助，也没隶属于教会或团体，名义上由黄立明发行（有时兼主编）。但黄立明表示，“（它）实际上应该属于主内兄姐的，要本刊办得好，端赖亲爱的读者鼎力支持，并勿忘为本刊代祷、投稿、介绍、奉献。”他甚至还说“……若有主内名牧愿意负起《北马晨光》主编，笔者甚表欢迎”。他愿意承担“发行与经济的责任”。（注6）他自承认：“因我是一个平信徒，没有受过传道训练，更没有什么神学荣衔，不过稍识有无，只凭着一股傻气，与爱主热诚，抱着学习的心情，大胆的负起编刊与发行的重任，错误简陋之处，在所难免，希读者见谅。”（注7）

另外，也因黄立明本身有固定医务，所以只能“暇时奉献一点时间”（注8），因他认为文字布道也是信徒应尽

的本份。他说，自己常向主恳求，因他觉得“软弱无能，不能做什么……”（注9）

虽然《北马晨光》属于不定期刊物，后来再由半年刊改为季刊，但有时黄立明“也感觉灰心，不知我们所花费的精力、财力、是否有所收获……不过每期出版后从各国读者来信中，告之他们因阅读《北马晨光》后灵性更长进，信心更坚强，也有读者因从《北马晨光》得益，而参加教会聚会”。这些来信都给他很大的鼓励与勉慰。

1989年，他说：“如驶的时光，转瞬间本刊创刊号至今已进入37年，我可以告诉亲爱的读者，我今已73岁了，主若是肯留存我的生命在世界，我会继续的主持下去，直到我回归天家之日……”

以上大部份内容摘自《北马晨光》第90期〈北马晨光与我〉一文中黄立明的自述，接下来我们要看《北马晨光》这37年来大致编辑方向和内容，最后才评述《北马晨光》在马来西亚基督教文字事工上，曾扮演什么角色，并如何扮演这角色。

按手上资料解读、分析

由于笔者手上只搜寻到33本《北马晨光》，即1956

年春、1956年夏、秋冬合刊，1957年春的第10期，1970年的第44期，1971年的第46期，1974年的第51期，1976年的第55期，1976年的第56期，1977年的第57期，1978年的第59期，1978年的第60期，1979年的第61期，1979年8月的第62期，1980年的第63期，1980年12月的第65期，1981年6月的第66期，1982年的第68期，1982年的第69期，1984年的第73期，1984年的第74期，1984年的第76期，1985年夏的第78期，1985年秋的第79期，1987年3月的第83期，1987年6月的84期，1987年9月的第85期，1988年1月的第86期，1988年4月的第87期，1988年8月的第88期，1988年12月的第89期，1989年4月的第90期，1989年6月的第91期，和1989年9月的第92期（最终期）（注10），所以只能就有限的资料作分析、解读和评论。

虽然黄立明在自述中告诉我们，《北马晨光》在这37年里编了92期，换了好几任编辑，但我们仍无法完全知道，这当中《北马晨光》的编辑方向是否调整或偏重一些特色，因所有的编者都不在了（远在外国的则联络不上），所以我们只能透过解读手上的杂志进行分析。

《北马晨光》杂志体积长19.25cm，阔13.5cm，每期

约34或36页。1956年春至1956年冬，杂志封面除了颜色，其他设计都一样，封面是一个大长方格，再分三个小长方格，左边写“一九五六年春”，中间题“北马晨光”四个楷书，右下角写“吉打华侨基督徒布道团出版”。这设计至少延续了好几期，直到1957年才换上横幅的“北马晨光”和“吉打华侨基督徒布道团成立6周年纪念留影”作封面，然后这风格又持续了好几期。

翻开1956年春《北马晨光》第一页，编者透露他们已在香港、暹罗（泰国）、菲律宾和台湾，拥有教会领袖和平信徒的代理处。当时供稿给杂志的有林佩义、苏佐扬、王约翰、古尚勤等当代名牧。这说明《北马晨光》一开始就有了不小的服务网络和人脉联系；当然另外也是当时马来亚的经济状况比其他华人群居地，如香港、台湾、暹罗好。

那时这杂志的大部份文章似讲章，可能是由讲章改写或“来稿照登”，很口语化，解经也较忽略圣经脉络和背景认识（这不能见怪，因当时华人教会普遍缺少神学研究），所以经训自然倾向灵意。其他文章，有的很说教，有的很灵修式；一般比较属于“单程道”布道文字（注11）。

若从今天的神学角度理解，这杂志的作者群比较倾向基要派神学(当时的作者为了不滑入新派神学陷阱，也只能吸收这方面的神学)，因此他们不谈社会关怀(有也只是几句话轻轻带过)也常不知不觉滑入灵魂、肉体二元论的论述。有时也会看到一些错解经文的培灵小说(把自己的理解读进圣经没有说明的地方，并延伸出自己所要谈的教训)。另外，杂志作者多以圣经所记载的人物为模范榜样，以“榜样论”的理解诠释圣经，而缺乏“人只是上帝的器皿论”的教导(没有同时引述圣经作者的软弱和上帝能力的介入，以让人透过上帝的言行，反思自己人性的光明面与阴暗面，自己的软弱和坚强)。

当时供稿的，包括小群教会的信徒，他们反对庆祝圣诞节，强调教会不应分宗派，姐妹要蒙头等。有些作者会极化主基督在不同时空透过不同作者的教导。不过有时这也反映初期杂志的编辑方针较开放，因为除了小群教会作者的稿件，编者也会在同一期放入其他宗派牧师的培灵布道讲章，以让杂志读者学习独立思考，自行判断。

不过值得一谈的是，初期杂志编者，会主动联系教会，以协助跟进栽培那些因阅读杂志而信主的人，它也送圣经和属灵书籍给因阅读杂志而信主的人；这都是耗时费

力但极有需要的工作。

1956年春，杂志透露有15个男女信主；这些非信徒来自星洲、印尼、台湾、香港等地。

1956年夏，有另15男女信主；这次以台湾居多。

1956年秋冬合刊，有11男女信主，这次男性居多，也大部份来自台湾。

1957年春，有九个男女信主。这些人，后来也有写见证或投稿给《北马晨光》。

之后，杂志编辑好像就不再有跟进初信者了；当然也可能是编者私下给读者回信。

在这33本《北马晨光》中，我们不时会读到一些感人的散文，和简短的短诗并译作。初期杂志，有刊登自我批评和具有批判性的文章，后来批判色彩慢慢淡化；当苏宗文长老负责编辑，这批判性空间好像又回来了。

《北马晨光》起初有刊登各类通讯，介绍亚洲先进教会和事工，如台湾中华基督教行道会的近况，后来则比较少刊载。

无论如何，《北马晨光》的财务数字很清楚。那一笔钱归向文字组、布道组或福利组(给主内老弟兄姐妹的零用、买礼物、药品、棺木、葬礼、照顾失业者)与杂费，

编者一一清楚眷录。

当时杂志也辟有读者园地（直到最终期），欢迎读者投书，所以读者有时会看见远自广州主工人的批评，编者来函照登。

《北马晨光》1952年12月发刊。1956年接受读者要求，改为季刊，编者在该期杂志说：“欢迎来信批评、指导，告诉本刊自己的需要，我们会尽可能接受意见，加以改革。”

有时黄立明也会在《北马晨光》打广告，介绍本身医务，疗法和收费，并特别提出“贫穷主内兄姐，任送治病（痔疮）良药”。他在附注中说：“患病者可以剪此广告，并将款项寄来，收入款项（包括药费和邮费）将充作《北马晨光》印刷费。”他说：“君既得到身体健康，又可以帮助文字布道，良机勿失。”由此可见，为了文字布道，他如何绞尽脑汁，费尽心思和物力。（注12）

此外，为了建立杂志的发行效率与公信力，他也在“本刊启事”一栏说过：“不合本报的文稿将在一个星期内退还。”稿挤的时候，这肯定会加重他的负担，以至他的女儿淑芝说：“有时爸爸也会请孩子们帮忙抄录文章或重新缮写来稿。”

北马晨光部份内容引述

1956年夏，《北马晨光》呼吁读者寄来个人得救见证，因它下一期要编辑见证专号，同时为了鼓励人写稿，它答应送作者稿纸。这一年，他们也回应读者要求，开始介绍其他地区 and 国家的刊物、书报。如果稿源短缺，编者只好自己动手，增添文字篇幅，有次陈凤洲就写了一篇八页的稿，而黄立明的游记也不遑多让，共占六、七页篇幅；但根据读者回信，他们都很爱看。（注13）

1956年秋、冬合刊号，史祈生、薛玉光也供稿了。当时西方教会的葛培理很有名，结果也有不同的人引用葛培理的话来写文章。可惜后来就比较少这类与时并进的整理式文稿。

1957年春，（第10期）有四篇解经讲道，所以无法符合杂志既传福音又做栽培的宗旨。

1970年，第44期，出现法文书刊名字，编者用了三版刊登黄立明孩子的婚讯。不过该期的编后话说“……因文字布道，不是局于一隅，而是无远弗届，可以传到普天下每一个角落……”这次的新代理处包括：越南、柬埔寨、印尼、加拿大、美国、法国、巴西、缅甸。

1971年，第46期，杨百合的名字出现了，以后他也

一直努力供稿。

1974年，第51期，刊登了刘杰桓弟兄的讲道，不知道这刘杰桓是否就是后来写《织帐篷的日子》一书的刘博士？这一年，黄立明在他的中国游记透露，他曾带圣经去中国，并问当地官员能否在那里设立教会。这期有一个非信徒透过《北马晨光》，思考基督教信仰的动力。

1976年，第55期，杂志介绍了世界华人福音会议，也报导了北美基督教会成立“基督徒海外联合差会”。可惜接下来没跟进华福会发展，也没介绍华福的《今日华人教会》杂志。

1976年12月，第56期，刊登了一个牧师的悔改见证，并七页长的黄立明泰国游记；在文稿中，他呼吁基督徒积极为泰国福音事工祷告。

第57期，是于1984年8月出版的（8000册），不知是杂志曾停刊，还是日期印错了（有时陈凤洲会以台湾日期代入大马日期），杂志期号竟突然跳了好几年。这年，涤然也来投稿了，黄扬立和李大卫则写了一篇检举“神的儿女”的文章。蓝保育弟兄应《北马晨光》要求，编写三篇圣诞歌剧。这一期，编者特别注明：欢迎转载。

另一个57期是在1977年出版的，透过来函照登，可

以发现早期的台北学生福音团契，也与《北马晨光》有了交集，可惜不能很好的跟进，以至当他们办《校园》杂志时，《北马晨光》还停留在原地。这一期转载了陈润棠牧师的稿件、翻译稿及一些神学文字。

第59期，苏宗文长老开始投稿（可能也任编辑），而杨百合弟兄则在当中介绍《文桥》。可见《北马晨光》编辑包容后进的胸怀。

第60期，后来在《文桥》投稿的白鸽也供稿给《北马晨光》。苏宗文长老则谈“圣歌与教会增长的关系”；他的文章论点新颖，资料丰富。这一期，编者引进了一篇〈保罗神学救恩论——在基督里的新生命〉。

1979年4月，第61期，苏宗文写了一篇〈星马教会文字事工应走的方向〉。另外，也刊登了介绍马圣创立的文章。书末，编者放入基督教天人社的新书介绍，当中包括《原文解经》、《圣经难题》、《旧约精研》和《犹太古史》。

1979年8月，第62期，有一个感人的启事：“因印尼政府禁止中文报刊入口……”所以“……由本期起，凡属印尼读者，均由航邮（密封）寄发……”。

63、65、66期没什么特别，但第66期开始，《北马

《晨光》已由字粒改为打字，再改为植字。

第73期，伍福林已从翻译保罗神学到可以写“保罗神学的研究”了。这一期杂志也登了一篇很有挑战性的文章——〈教宗每天工作18小时——牧师你呢？〉。

1985夏，第78期，《北马晨光》好像突然脱胎换骨，从设计到排版都不一样了。多了见证，也开始了一些灵恩的影响。另外，是开始鼓励人自由奉献和开辟医药专栏。

1987年，第83期《北马晨光》的封面又改了，去了法文，加了美丽的风景和中英对照圣经节。

1987年，第84期，看到杨鍾禄牧师投稿了，他一写就是一系列“基督徒与旧约”的专题。这是从前到现在，华人教会信徒最需要加强的一面。然后，久违的医药专栏再次出现，并且一口气刊出七个学中医的兄弟姐妹提供的药方。

1987年9月，第85期，惊喜遇见鲍会园博士的文章，言简意赅，深入有力。另外，郑复兴博士谈的〈科学与信仰〉，今天看来仍不过时。

1988年8月，第88期，徐源发写了一篇切中时弊的〈基督教的人世与出世〉。

1989年6月，第91期，黄立明在编后话中说：“主

若愿意给我身体健康，使《北马晨光》能出版至100期，才召我回返天家，世界无夸……”随后他说：“我为《北马晨光》未出版的事牵挂80巴仙，为诊疗所业务牵挂15巴仙……”

如何让一份从第1期至第6期，只有九个人奉献的刊物，发展成后来每期七、八千份？笔者强调的不仅是因为它纯属免费，而更是因为各任编者，尽其所能付出了局外人难以想像的努力。

评述：

无可否认，《北马晨光》编辑方针很受供稿者和编辑人影响。它的神学也受当代思潮左右，以至常常倾向保守，缺乏“创生性”，结构性发展。文学性质则相对参差。有时大篇幅报导游记，有时只有灵修时读经分享。当然，这也极可能是由于稿源不足。

大致上这杂志是开放的，只要信仰纯正，从牧师到一般信徒，都欢迎投稿；它的内容兼容并蓄，而且有心栽培后进，只是碍于编辑人的条件（是个人而非团队），和教会思潮的客观限制，它后来变得只能站在守成，而不是转型转化的地位。

笔者很感激黄立明家人在整个采访中，给予尽心竭力的帮助。笔者获悉《北马晨光》创办人黄立明晚年曾很努力找人继承这份杂志，可惜有条件的人没有经费，有经费的人没有条件。最后，他只好黯然带着这文字侍奉的遗憾离开人间。可能有人问，为什么他不把这侍奉传给孩子，但其女淑芝说：“一来孩子多念英校，二来爸爸不认为他那些念华校的孩子的文字功力足以承担这工作……当然，经费本身就是很大的问题……”由此可见办一份基督教杂志的难度和要求。单单为了这一点，笔者就不忍再对这杂志作更高的要求，因为上帝也看见他们已经尽心尽力；而它的积极影响也仍然在流动。

展望：

虽然《北马晨光》杂志已停刊，黄立明的后人也不会复办杂志，但我们还是可以透过思考这份曾为多人祝福的杂志，展望当前的文字事工。

第一、我们要继续为区域性教会的需要，办有水准的基督教文字读物，让更多基督徒笔兵有学习、成长与奉献的空间。

第二、已办杂志的机构要看见自己的刊物，如何受当

代神学思潮影响，不要仅跟着神学思潮走，要尝试透过引进好的神学文章和书籍来刺激读者，促使读者学习在上帝面前（在场），不断的与教会一起进深思考个体与群体的前路。

第三、珍惜已快要走到穷途末路的基督教杂志，一边给予支持，一边指出某些可能已僵化了的思维方法，让他们能成功转化、转型，继续领受祝福，也继续祝福他们原来要服侍的群体。

第四、学习透过原有的杂志，带起切合当代教会的关怀运动与复兴运动；如台湾《宇宙光》的真爱运动，和香港《突破》的社区运动。但不要只注重量，也不要全无自我改进的要求新一代提高质素。

第五、以感恩的心检视历代基督教文物和史料，勇敢面对教会曾发生过的亏欠与缺失，勇敢摒弃已行不通的老路，再勇敢建构未来应有的信仰（神学）认识。

这应该是我们参考了《北马晨光》这“一生”后，可以走出的新路向。

附注

1. 他迁往吉打后，改在该地浸信教会崇拜。
2. 由黄立明奉献绝大部份经费，外加读者自由奉献。
3. 至1989年9月，当时黄立明已卧病在床。
4. 当时马来亚还没有完全独立。
5. 可惜没搜寻到这几份风格可能有所变化的杂志。
6. 参最终期（90期）之《北马晨光与我》一文。
7. 同上。
8. 他女儿淑芝说，他的“一点时间”包括阅稿、校对、缮写、包装、邮寄，整个过程。
9. 他的软弱比很多人都刚强。
10. 是期黄立明在杂志中夹了宣布停刊的通告。
11. 参该期杂志。
12. 注重单方面灌输思想而不是引导人从不同角度深入思考福音。
13. 见1956年春之《北马晨光》。

北馬晨光

北馬晨光

北馬晨光



North Malaya Morning Light

LAURE DU NORD DE LA
MALAISE

創刊於一九五二年十二月

North Malaya Morning Light

LAURE DU NORD DE LA
MALAISE

創刊於一九五二年十二月

当我们谈到《北马晨光》的时候，我想谈谈它跟其他在本地的基督教刊物的不同之处，乃是这份刊物已经画上了句号，已经成为了历史。我在阅读这份杂志以及阅读黄向勤弟兄用很多的精神作考察分析然后写出的报告时，我内心很尊敬编著者黄立明弟兄。黄立明弟兄以最初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坚持开拓和推展文字事工的艰巨使命，一共持续了37年，而一期可印出了七至八千份，这毅力何等让人钦佩。它的光辉照耀何止北马，也照耀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地方。我内心里面真的很钦佩很尊敬作者。我常常觉得自己在文字事工上是有心无力，对于《文桥》、《卫理报》、《南钟报》等，这些杂志、刊物的编辑和作者，我都是很钦佩的。而黄立明弟兄以个人的力量能够持续那么久的时间，更激励了我们。

我们现在用感恩的心来检视本国历代基督教文物和史料时，当然也不忽略它。那毕竟是在我们国家曾经有过的。透过这么一份小小的力量却做出了那么样伟大的工作。今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谈《北马晨光》，也从过去看到他的努力，以及到现在画上句号，作一些的反省和学习。我也盼望北马区能够再兴起类似《北马晨光》的文字事奉，或许有那些有心人能够使到《北马晨光》再现？或

许不一定要用这个名称，不一定要用同样的名词。正好像黄弟兄在展望的第一点所说的：“我们要不要在区域性同样能够有这些刊物？”区域性的刊物能够为着更多的基督徒笔兵提供学习成长与奉献的空间。即使《文桥》的空间也有限，对吗？有些人投稿会变成投篮。但是如果区域性的话，我想更多的基督徒笔兵能够操练，他操练了1年、3年、5年。10年以后，大概就会投稿《文桥》或《南钟报》了。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思想的。

《希伯来书》里面列举出很多信心的伟人，他们虽然死了，因信仍然说话。我在想我们基督徒有一天也会过去，也会画上句号。我们讲道，我们做很多很多的工作，但是都会过去。其中一样可使我们死了仍然说话的，我想是文字工作。好像现在我们阅读杨牧谷的著作一样，他虽然死了，但是因靠着信心写出来的文字、书信，仍旧说话。我在这里想跟所有的牧师彼此鼓励，也同时鼓励我自己，为文字工作作一些事。我一直以为我虽然有一颗心，心是不错的，但头脑却是比较差。不过，我觉得即使是差，也要尝试作一点的努力，盼望能够影响学生，影响我神学院的同工、老师和各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文字事工上献出我们一分的力量。

新约圣经路加写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在两卷书里面提到提阿非罗大人。有人说提阿非罗可能是慕道者，也可能是福音工作的赞助者。有很多从事文字事工的很喜欢看提阿非罗是对文字圣工提供财力和各方面支持的一个人。路加要写《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需要材料，最少羊皮就要几百张，经费从哪里来呢？当时他作医生没有今天那么好赚，提阿非罗肯定在这方面给予很大的支持。所以我想《北马晨光》后继无人，可能也是支援的问题，不只是写作的人缺乏的问题。一个人做得再怎么的好，有一天他离开这个世界，很可能他的工作也就因此而停了。所以，我相信机构的角色和贡献，因为人可以不在，但有使命的机构与教会可一同的来承担托付和将最初那个人的异象落实和发扬光大。我们在那一个时代贡献了我们自己，接下来还有很多人接着我们以前所作的努力，能够继续去发展。文字事工需要由机构来承担推动、延续和发展。

黄弟兄提出展望中的第三点说，我们也要珍惜已快要走入末路的基督教杂志。黄弟兄提出了我们要去关心其他同工，不要只看门前雪，也要看一看别人屋顶上有没有霜。《南钟报》现在是挺响亮的，不知道会不会敲丧钟

呢？应该不会的。但是我们知道《北马晨光》敲了丧钟。文字工作需要多人支持。文字工作常常吃力不讨好，因为你稍为收一点钱，卖一些书，教会的一些人就说你是赚钱的，是属于生意，不需要我们的奉献。我们对所写的书，很多时候也是在两难之间，要卖呢？还是要送呢？都是很不简单。

黄弟兄在第四点也提到，我们可学习透过原有的杂志带起切合当代教会的关怀运动和复兴的运动。这里是一个挑战，就是文字事工是否能够也带起实际的服务与事工。此外，我想透过文字事工的帮助，我们可以把教会作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的这个使命，传达进入民间。因为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并不只是教堂的光，我们的光要照出去。基督徒肉身可去的地方有限，但文字可去的地方几乎是无限的，它有更大、更广的空间。

愿“晨光再现”，愿我们坚持文字事工的神圣使命，愿我们以毅力持续文字事工的奋斗。

敬小愛群

（新主編會員委董群）吳金賢

博爱心旅

沈金央（博爱委员会副主席）



缘起

为了服侍这时代，我们开始了“博爱”的工作，也是“博爱”开始的梦。

“博爱辅导中心”事工的开始，乃是受香港突破运动的影响。创办人黄晋亮80年初在香港中神进修，有机会参与香港突破中心的事工。当时蔡元云、吴思源、苏恩佩（已故）、林孟平等人对文字与辅导事工的积极委身及参与，对香港同胞、城市青年的关怀，委实让黄晋亮打开了心灵的另一扇窗。

黄晋亮返马后，在1985与一班基督徒分享设立辅导中心的异象。当时有十位弟兄姐妹一起祷告、策划，相信神的呼召，以具体的服务来彰显神的爱，作全人的关怀，服务教会与社会。1986年，博爱正式注册成为第一间基督徒创立的心理辅导中心，是非营利的民办社团。

标志：

是从一颗种子的萌芽，到一朵盛开的花，象征着完整的人格与心理的发展。

宗旨：

为我国人民提供专业的辅导与培训。

博爱辅导中心创立的宗旨是效法基督舍己的博爱精神为理念；服务社会与教会，为国家培训辅导人才。

回首“博爱中心”创立初期的刊物《时代的挑战》，提及你编我织的梦，以文字、出版、影音、艺术等多元辅导组合的服务和培训为目标。

第一个梦—成立一个服侍我国人民的辅导中心。

经过多元媒体把博爱精神、辅导服务传递出去，一直是“博爱”多年来的梦想。

我们坚持开始的信念，以文字、艺术等多元化形式传递辅导概念。希望读者不单更认识自己与别人，且更关心社会。

这18年来我们的信念从未改变。

如今这个梦仍然在延续，只是形式和表达方式因时代的改变而有所调整。

犹记得“博爱”开始事工的时候，仅有黄晋亮及黄奕莲两位同工。从单元的心理辅导，进入多元化的服务领域。

当中心的辅导事工在逐步开展的时候，备受华社及传

媒的认同及肯定。因此在各大报章开辟辅导信箱，开始提供辅导稿件及专栏。

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交友、恋爱，在父母的婚姻及家庭里所带来的内心挣扎和苦恼，博爱都可从青少年的来函中看见他们心底的呼喊与创伤。博爱信箱主持人就从心理辅导的角度来帮助他们解决切身的问题。

在1991年，为了更广泛地传递辅导知识，中心把辅导信箱的内容编辑成书，于是出版了第一本博爱心语丛书《失去光芒的珍珠》。这本书极受青少年、在籍学生的欢迎。1995年，博爱心语丛书系列之《破蛹》亦是以辅导性质内容为出版前提。

文字的影响力委实不可小觑。创办博爱的理念，亦是肩负福音预工的使命。透过文字，传递基督徒的价值观、道德观等。

当辅导文字让多人得帮助时，博爱委员会的梦进一步延续，即是出版杂志。

创办这刊物的信念，是启发青年人不断寻求突破，追求真善美。当他们在生活中面对挫折，生命面临困境时，可以从文字上得到适时的指引与安慰。

《博爱》的异象和创刊哲学

以关怀及辅导作个人、家庭及社会层面的心理、人格与灵性的建设。

1. 传递辅导概念、分享辅导心得

通过每期主题中的专栏及专访文章传递。

2. 促进生命交流

通过人物生命历程的分享及对社会现象的反映或剖析或回应、共同探索生命的内涵。

3. 城市宣教预工

间接带出福音的全人关怀，圣经中的教导、基督徒的道德观、价值观及生命的积极意义。

1994年10月18日，《博爱》双月刊编辑政策如下：

宗旨：以关怀及辅导催化一个爱心社会，朝向个人、家庭及社会层面的心理建设。

对象：20岁至35岁的基督徒大专青年及社会青年。

性质：生活化与实践性的文章，以期取得共鸣。

言论立场：以基督信仰表达立场。

口号：迈向心灵成长，迎接优质人生。

开本：7 1/4 寸 x 10 1/4 寸。

刊期：双月刊。

封面设计：配合每期主题的构思，以人物为主。

博爱同时亦达致内部合作精神，文字部与辅导部互相配搭。内容具有：

(一) 信箱体裁：向构思中的人物谈心，寄情。

(二) 小品文章：生活随笔，特别是辅导感言。

(三) 专文 / 生活随笔：有深度的学术性文章 / 时事感言。

(四) 辅导与信仰生活：统合神学与辅导。

文字的威力，既深且广。文字的影响，渊远流长。虽然潮流文化，一波过来，一波又去，我们依然坚持，生命中一些基本的需要与原则立场。

经过整两年的策划，终于在委员与顾问的祝福下，于1995年7月15日，创办了大马第一本由基督教机构出版的《博爱》双月刊。文字工作是“博爱”在成立时肩负抗衡文化的责任与使命的一部分，并成功地进入大马的青年群众当中。

第一任主编曾少娥在创刊号编辑手札这么写着：

很久以来，这是我们的一个梦！

因为有梦，一个新的工作开始。

“有梦”是一种美丽，将梦落实却是艰苦之旅。我们献上有限的智慧能力，将它化为实体。

1995年7月30日，香港突破机构出版总监吴思源在《博爱》双月刊的推介礼上如是指出：每本杂志的诞生，都是一个新生命，带着令人欣喜的心情；虽然没有人能预知她将来的发展会如何，但是有一点非常肯定的是，她需要培育。

刊物的前景，不是在于她的内容，而是刊物的出版人，因为出版人要在以后的日子，不断提升刊物的素质；面对重重的市场问题，希望双月刊除了成为青少年健康的读物，也能成为大马基督徒表达心声的最佳渠道。期盼她能与社会结合，将上帝的爱与人们分享，让所有人都领受上帝的爱、关怀与支持。

正当全球纸价暴涨之际，出版双月刊，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条崎岖道路。

一些弱点：

1995年开始文字事工时，发现要出版杂志有下述的弱点：

A) 市场的竞争

开始时，建议由星洲日报发行，广告联络或营业代表可有固定专人负责，但需说明版权仍归中心。

市场促销产品的手法：

为推广双月刊，当时是鼓励多人以买断方式促销，并以赠送小礼物吸引读者；鼓励读者成为长期订户；吁请分会落力推动宣传。

为了促销，市场部给予书局折扣 30% 至 40%，个人则予 15%，同工 15%。

市场部广告招徕、促销及宣传不够。

由于书局及个人代为售卖双月刊的欠账率挺高，因而影响中心的经济；至于基督徒开办的书局，则以退书居多。

市场部曾作抽样调查，综合读者对博爱的意见：

字体大小合宜；纸张无须用得太好，以减低成本；版面无须太花心思及花俏；人物的照片有需放大，不重覆使用。

B) 编委人数 / 人员，有重组之必要。

追赶死线：因稿件不易收齐而延误，偶而电脑出现故障。

C)经费、人力之缺乏；应号召更多义工。双月刊制作费用过于庞大。

D)为了赶时限而造成主题内容不够严谨和生活化，社会化；由于需要专业的采访、物色/发掘合适的采访对象，都得花费许多时间以反映实况。

E)在产品促销方面，分会在处理存货或退货的账目有困难。

F)哲学思想(信念)之不清晰：

博爱本身焦点的转移。研究/统计的调查需要时间、人力及专业知识。

双月刊上网亦欠缺专业人士的协助。

资料的整理、剪报等亦需义工的协助。

编辑/美工配搭协调/资料系统。

博爱探索、建立、开拓。

《博爱》创刊3年后，换上新装，“回归真爱、启动生机”是这次的改革的口号。

心理辅导乃是以爱为出发点，愿以读者一起，回转心灵的原点，重获启动生命及人生希望的原动力。

辅导的真正定义，在当时尚未被普罗大众接纳及清楚

认识。因此，双月刊扮演的角色，即是透过文字向读者广传辅导的概念，进行双向的交流。

中心在出版工作上的推销及存货各方面皆有需改善，故在1997年，特别在行政作业上进行检讨与改善。

出版部之操作系统、设备、活动、同工等方面有需作出计划，以期在1998年进行改革。

改革重点如下：

a)封面及内页设计。

b)主题及专栏内容。

c)增加页数。

d)搜集反映生活的照片，以期渐渐树立特有的图像风格。

e)开发资源：

网罗更多撰稿员；留意各机构的动向以利采访各领域讲员；利用网络寻找资源；增加编委。定期询问撰稿员、受访者、辅导员、文字工作者对双月刊的意见。

建立出版部作业系统，包括：

a)完整的通讯录。

b)文件分类存档。

c)资料收集分类存档。

d) 电脑磁碟分类存档。

e) 双月刊赠阅对象之纪录。

f) 与海内外各相关机构保持联络，扩展联络交流网路。

g) 增设电脑设备，更新原有的电脑，避免出现故障影响运作。

h) 定期策划活动，办退修会

在人力缺乏、稿源不足的情况下，唯有集中作业，追求质的提升，维护出版形象。而同工处于摸索阶段，也需要给予一个定位。

市场部委员亦同时作出努力，每个月召开检讨会议以求把双月刊更有效地促销。由于书商代理“中央”退书率逐渐提高，而且退书当中颇多损坏。再加上书局的价钱表、整理费用等因素，市场部唯有考虑加强各方面调整：

a) 买断。

促请教会/个人买断，以减低账目上的赤字，确保有效促销。

b) 增加长期订户。

修正长期订户表格，受邀主持讲座，到各教会/学校/社团等联办讲座，以利推介及促销双月刊。

在部分缺乏书局的小城市/乡镇，透过人脉推介双月刊及鼓励成为长期订户。

c)参与大型书展摆设书摊，推介双月刊及丛书。

d)包装的改良，以纸盒的包装方式。

e)广招广告客户，拟定价格、规定内容等。

f)印制精美小卡作为小礼物，鼓励读者成为新订户。

1997年及1998年期间，出版部及市场部进行改革及改善，基本上在系统方面已步上正轨。

部分读者回应

《博爱》编辑部为了解一般读者对双月刊的看法，因而设计问卷收集读者的一些回应与意见。基于篇幅局限，仅列下部分读者的回应：

柔佛昔加末 吴川权

是现今社会中的一股清流，因为贵刊在这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中，向我们展示了应有的方向和价值观，也间接显明了上帝的爱：爱世人、爱社会！

沙巴哥打京那巴鲁 袁玉美

让我的心灵和内心世界更开通，明白和领悟许多类似

的事情和问题的所在，其原因和解决的办法。

槟城 郭佩娟

我个人认为，《博爱》是一本成熟的杂志，阅读后再省思，可让我的思想及心理趋向成熟。许多文章的作者都以成熟的思想看待事情，让我学习更多。设计更是不得了，太美了！美得令我担心你们会不会花太多钱而亏本。

雪兰莪沙登 黄天玉

内容充实，适合我所要寻找的答案，读后受益良多。思想空间也接着丰富起来。希望《博爱》双月刊再接再厉，使她更美好！

1999年至2000年期间，博爱与南洋商报开始合作。透过《新激荡》版之《新焦点》，由《博爱》双月刊编辑部配合每一期的主题，再与该版之主持人、社会知名人士，以座谈会的形式一齐探讨专题内容。

《博爱》双月刊为了配合中心15周年的“新焦点、新动力”改革，决定在她庆祝5岁生日革新，将其内容重整上网与世界各地读者朋友见面，让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获益受惠。

《博爱心旅》经过了三次的“整容”，从8年前出版约

10千本，减至今日约3千份。过去是有市场部同工协助开拓市场，透过书局代理等；今日则以邮寄方式寄给订户。这一切乃是基于无法支付庞大的出版经费、各种需求及博爱新焦点所作的应变。

《博爱》革新一方面是应资讯时代的需要，将原有的出版转移阵地，服侍更广大的读者群，与此同时也将博爱中心的资讯传递得更广更远更快。另一方面，沉重的印刷费、销路停滞、人才短缺是我们挣扎已久的原因。

我们的焦点将提供网站的多元资讯与服务，增加博爱丛书的出版，拓展大众传媒事工，以及推广游戏治疗(PlayTherapy)的儿童工作。

16页的《博爱心旅》自转型后，不定期地出版，现有的内容计：“游憩绿洲”、“我们的放大镜”、“时下情报站”、“听你细诉”、“谁来关心”、“博爱动态”等。订户约2千名，多为《博爱》双月刊的旧订户，其中包括教会、学校辅导老师。

8年的心路历程

《博爱心旅》从95年创刊，至今已有8年。笔者在撰写这篇稿时，适逢博爱辅导中心在进行18周年的感恩庆典。

华人教会的文字工作先驱苏恩佩姐妹曾经说过，文字具备“救赎”的作用，意思是文字具有洗涤、提升、更新心灵的效用。8年来《博爱心旅》走过的路，也是尝试借着优美而具鼓励性的文字，将救赎和更新的信息带给读者。

有人认为《博爱心旅》没有太多直接传福音的文章，但我们仍坚持“文字救赎”、“文化救赎”也是福音工作的一部分。将人带到基督面前，让他知道基督已经接纳了他。从而自我接纳，并学会接纳别人，重建合谐的人际关系，建立喜乐的人生。“辅导”与“福音”因而微妙地揉合起来。我们期望《博爱心旅》这条文字工作的路，仍继续发展下去，并且越走越有冲劲！

在此，特别感谢《突破》杂志创办人苏恩佩姐妹(已故)及突破同工给予的谘询与鼓励；多谢出版顾问吴思源、罗乃萱；博爱创办人黄晋亮从香港带回一个多元化的“梦”，落实在大马本土上；顾问团：黄润岳校长、丹斯里张晓卿、丹斯里拿督郑福成局绅、刘锡通律师、李健安博士、陈友信院长、黄汀湘先生、张和风医师、彭怀真博士、梁燕城博士以及经济委员会主席黄明治先生征求不少赞助人。

众人在精神与经济上的支持及祷告，让博爱同仁不致

在文字路上走得孤单。博爱委员会及同工们的全力支持，尤其是曾少娥与张友凤两位主编所付出的心力，还有长期协助印刷并不吝提供宝贵意见的李瑞益，分色公司的陈五卿女士，一班忠心的编委的支持，这一切，都是令人铭记在心，愿上帝加倍祝福每一个人。



被忽略了的福音义工

回应：《博爱心旅》

陈再明

(长老会新山 Bukit

Indah 生命教会传道)



以下将根据“博爱辅导中心”同工沈金央姐妹〈博爱心旅〉的文字事工所撰写的报告，条列出该中心在文字世界所走过的心路历程，以便做进一步的分析与回应。

1985年 - “博爱”创立人黄晋亮弟兄与一群基督徒筹划成立“博爱辅导中心”。

1986年 - “博爱”正式注册为大马第一个基督教心理辅导中心，全职同工有黄晋亮弟兄与黄奕莲姐妹。

- 出版刊物《时代的挑战》，提及以文字、出版、影音、艺术等多元辅导组合的服务与培训为目标。

- 受邀在报章开设辅导信箱，借文字向社会大众提供辅导服务。

1991年 - 把报章中的辅导信箱文章编辑成册，出版“博爱心语丛书”第一册：《失去光芒的珍珠》。

1994年10月18日 - 计划出版《博爱》双月刊杂志，创刊理念如下：

1. 传递辅导概念，分享辅导心得。
2. 促进生命交流。
3. 城市宣教预工。

编辑的主要政策如下：

宗旨：以关怀及辅导，催化一个爱心社会，朝向个人、家庭与社会的心理建设。

对象：20岁至35岁的基督徒大专青年与社青。

性质：文章生活化与实践化，以取得共鸣。

立场：言论符合基督信仰。

口号：迈向心灵成长，迎接优质人生。

1995年 - 出版“博爱心语丛书”第二册：《破蛹》。

7月15日 - 出版第1期的《博爱》双月刊，此为大马第一本由基督教机构出版的辅导性杂志，第一任主编为曾少娥姐妹（负责主编第1至12期），第二任主编为张友凤姐妹（负责主编第13至32期）。

1998年7月-8月 - 在面对广告招徕的困难、宣传与促销的不足、分销商欠账率居高等困境，在第19期《博爱》推出改革号，新口号：回归真爱，启动生机。改革号之

《博爱》不论排版、美工设计、色彩运用、主题安排、专栏内容，乃至文章素质，有新的突破和提升。页数从过去的约70页增加至约100页。价格：（西马）RM3.50增至RM6.00（东马），RM4.50增至RM7.00。

1998年9月-10月 - 第20期《博爱》双月刊更名为《博爱心旅》。

2000年 - 把《博爱心旅》的内容重整后放上电脑网络，让它与世界各地的读者见面。

11月-12月 - 第32期《博爱心旅》为最后一期出售杂志。

2001年1月 - 以机构通讯形式不定期出版约16页的《博爱心旅》，供读者免费索取。

为了实际了解《博爱心旅》从创刊发行，到革新应变，到停止出售，到免费赠阅的整个出版经验，笔者走访了“博爱辅导中心”新山分会，大量翻阅该分会所收藏的刊物，从《博爱》至《博爱心旅》（从出售版至增阅版），再访问该分会两位同工，笔者的观察与回应如下：

一、辅导工作做为一种针对个人处境提供咨询与支援的服务，它自然注重求助者（辅导案主）与辅导员的对

谈，运用沟通工具以语言为主，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也以文字为辅导（例如提供相关书籍或文章）。然而，辅导工作要取得更大的社会效应，帮助更多人得到关怀与支援，那么，辅导性的文字就成为最重要的工具了。事实上，从博爱辅导中心成立一年，即被邀请在报章上开设辅导信箱的情况来看，一方面显示报馆看出大马社会有此市场的需求（否则报馆不会免费提供宝贵的版位刊登没人看的内容），另一方面，辅导中心要扩大其服务对象和范围，就必须走向文字事工。在报章开设辅导信箱，再把这些辅导文章结集成册，使原本只有一两天生命的文字，汇集成可供长期售卖、阅读与持续发挥辅导功效的书册，这些都是很稳扎的文字事工发展步骤。或许正是因为看到这方面的需求，以及从初期的出版成绩得到鼓舞，“博爱辅导中心”才会鼓起勇气，筹划出版与出售双月刊的杂志《博爱》（后来更名为《博爱心旅》）。

二、若长期接触《博爱心旅》，我们不难发现编辑同工们的用心，特别是在1998年第19期的改革号开始，它的整体素质绝不逊于港台的同类型杂志，放在大马任何一间书店与书摊上，从外观到内涵，都可称得上为我国中文杂志类的佼佼者。从这个意义来说，它堪称是大马基督教

界的骄傲。可是，就在这么出色的革新的背后，“博爱辅导中心”所面对的财务困境是越来越沉重的。事实上，如果我们把1997年的金融风暴袭击亚洲的背景放回整个事件中了解，我们会发现，就在风暴后的创伤于第二年开始渐入高潮的时候，《博爱心旅》在此危难时刻，力求革新以应变，企图突破市场困境，这种努力不可避免地增加制作成本与市场售价。《博爱心旅》把读者群定于20岁至35岁，这当中有多少是正在求学的学生，有多少是刚踏入社会找工作的青年，在整个恶劣的大环境下，学生的零用钱减少了，没什么工作经验的青年，要不屈就于薪水少环境差的工作，或根本就找不到固定的职业，那么，以这个年龄层为对象的出版事业，肯定要受创很深了。

三、作为一份对外发行出售的双月刊，广告商的招徕工作往往是杂志能否持续出版的另一项关键因素，翻阅《博爱心旅》，我们发现，定期购买版位刊登广告的商家，似乎就是那几家，而且商品类别并不很切合《博爱心旅》的读者群，或者反过来说，《博爱心旅》没有说服那些欲争取20岁至35岁为顾客的商家，愿意花钱在这里刊登广告，这是件很令人遗憾的事，这方面的缺憾直接让“博爱辅导中心”的财务压力呈现百上加斤的局面。

四、我们要问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像“博爱辅导中心”这样的基督教机构，办一份对外销售的刊物杂志，在面对长期亏损的情况下，教会能否把它视为福音预工而给予支持和赞助？（很多福音机构的刊物，宁可赠阅而不敢收费，因为有一点点收费就可能完全没有捐献）以《博爱心旅》为例做深入反省，这关涉大马教会界对福音预工与宣教观念的了解。如果我们认为文字的福音预工一定要提到耶稣基督，一定要提到完整的福音内容，一定要呼吁人悔改信主，那么，《博爱心旅》肯定不符合这样的福音预工定位，但是，如果我们想想《博爱心旅》的编辑立场，他们坚持自己以及作者群必须在文章内容中展现基督信仰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他们坚持走一条不媚俗的出版道路，而且，读者群中竟然有一半以上的其他宗教信仰者，愿意花钱购买这份明显具有基督教信仰立场的杂志，并且从中吸取了积极正面的观念，对基督信仰有一种潜移默化的认识与了解，那么，它做为福音预工的地位与贡献，不应该被忽略与否定。问题是教会界看到这些贡献和价值吗？事实上，我们的宣教工作往往缺乏所谓的“文化策略”，我们习惯于采取僵硬的、带有一点压迫感的、居高临下的宣教手段，基督教与教会让本地人觉得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残

留物，并不是植根于此的文化内涵的一部份。我们没有一套策略，把本地所缺乏的，而又是基督信仰所能提供的，透过像辅导事工这种被大马社会接受的服务，进行思想交流、观念传达、人生经验的分享，甚至是基督教词汇的运用，经过长时间在知识份子青年中的播种与社会中的耕耘，基督教思想与文化才有可能被本地人心甘情愿的视为本地文化的一部份，而且是不可被忽视的重要部份。

超越宗派的 大马基督教杂志

—《文桥》双月刊

文采（文桥辅导室辅导主任）



引言

要把福音传遍中国，文字以外，没有其他捷径。

——广学会李提摩太

在1977年，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为了庆祝其前身，也就是广学会90周年纪念，决定在马来西亚办一个“星马基督徒写作讲习班”。所以会选择马来西亚，是带着一点怀古情的，因为全世界由人民出资所办的中文报纸，第一份是在1815年在马六甲出版，由马礼逊牧师与米怜牧师联合创办，名为《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

众所周知，马礼逊牧师是基督教第一个到中国传福音的宣教士。在1807年，因内有东印度公司的干涉，外有清代朝廷的禁教，马礼逊的宣教工作从广州退守，移植到马六甲。上帝的恩典与历史的选择下，马六甲就成了世界第一座中文文字的宣教站。带着一点回溯历史的感情，文艺出版社邀请了许多当代知名的基督徒文字工作者一起来到马来西亚，开办了第一届写作班。

此会由西马华福会协办，最主要的推动人是吉隆坡长老会的黄一琴牧师。在会中，议决成立“马来西亚基督徒

写作团契”，并且要出版一份刊物，定名为《文桥》，主编是杨百合先生。

团契的定位是延续马六甲的历史，也就是成为中文文字的宣教站，而《文桥》则被定为一份“文艺性”的基督教杂志。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文艺性”呢？这是因为在七、八十年代，基督教徒是国家、华社的弱小边缘群体。大众传媒对基督教甚有偏见，有者视基督教为人民鸦片，帝国主义的汉奸走狗，有者则认为是妨碍科学民主的洪水猛兽。多的是冷嘲热讽，严厉批判；对圣经、基督教正面肯定的文字，真是难以一见。因此，创办《文桥》是为基督徒开创一个论述空间，也希望借此，可以栽培出一些笔兵，进而可以向报纸副刊投稿，去争取及开拓发言权。唯纵观当时教会出版的刊物，多为属灵八股文章，信徒的阅读风气及写作能力都差强人意，只怕所写文章难以进军大众媒体，故此《文桥》特别强调“文艺性”，希望笔兵能以创新的手法来写出好作品。

在1978年3月，《文桥》创刊号诞生，杨百合先生特别在封面写了一首小诗：“谁为你为我造一道桥，让我沿桥走入你心，让你沿桥走入我心。”这是表达了以文为桥，沟通两岸的意思，这两岸是信徒与信徒之间的团契，

也是信徒与非信徒的相遇。

在创刊号里，清楚的说明了写作团契的宗旨：“鼓励基督徒写作，培养阅读风气，联络感情，彼此代祷，达到荣神益人的目标。”而这个宗旨，初期主要就是靠出版《文桥》来达成，一直到1985年文桥出版社成立为止。

在创刊号的稿约里，提出了一个其他基督教刊物没提出过的要求：“你的作品最好是带文艺性质的，表现要创新的。”

可以说，初期的文桥是以清新、亲切的风格走入基督徒的圈子，以文为桥，不问宗派。

初期《文桥》是季刊，创立了以笔谈会的方式作为每期主题，使更多信徒可以提笔抒发己见。正如杨百合先生在1978年12月第4期《文桥》里所说的：《文桥》的使命就是为了鼓励笔兵、培养笔兵、训练笔兵；编辑方针就是要研讨写作方法，提供写作园地，因此每期主题就定为：写作、读书（第2期），写作与投稿（第3期），本邦的文字事工（第4期），笔兵的计划（第5期）……等。其苦心可见一斑。就连1979年5月1日《星洲日报》的〈文艺春秋〉里有一篇文章提到《文桥》时也说：“……通过文艺的方法来传播基督教”，杨百合先生说：

“其实该说《文桥》主要是培养笔兵，同时把福音借文艺沟通出去。”(1979年9月)

从1978年3月至1980年6月，一共出版了10期的《文桥》季刊，数量从1000份升至3200份。我们可以说《文桥》确实在长足进步中，从参与者在〈文笺〉所写的中也可以看出，读者很喜欢这本杂志，参与感很强。《文桥》季刊是名符其实的“家庭手工业”，杨百合先生全家总动员，从编辑到发行，连寄出去的封套都是由家人动剪刀浆糊纸来制作。初期的艰辛，想来半是高兴，半是心酸。

除了《文桥》外，初期写作团契也分成槟城区、怡保区、中马区和南马区，以便召集笔兵讨论写作和阅读。其中以怡保区最为活跃，槟城区次之。

出版了10期的《文桥》季刊，因一直申请不到出版准证，而无奈暂停。这一暂停便停了一年半，几乎不幸夭折。许多读者不断来信询问，到了1982年3月，杨百合先生决定继续以不定期刊物的形式出版《文桥》，这时《文桥》季刊就变成了《文桥》丛刊，名字也不断的改变，有：《文林》、《文风》、《文海》、《文雨》、《文谷》……等。

名字虽一直变，许多笔兵来信说眼花缭乱，但宗旨和编辑方针保持一样，不同的是把出版数量增加到3500

份一期。此外为了进一步鼓励笔兵向报章投稿，不要把自己局限在教会刊物里，从1982年3月也开始刊出〈笔兵作品发表近况〉，这“近况”指的是教会刊物以外的园地，多为在报章发表的作品，希望在栽培了两年半后，一些笔兵可被鼓励开始向报章投稿，把有福音信息的文字融入生活里，透过报章让非信徒知道信徒所思所想所关注的是什么。这是当时最大的盼望。

文桥丛刊编了两年后，杨百合先生决定交棒了，把主编的棒子交给黄子和我两人，原说好是一人编一期，不过后来黄子一口气编了两期，就是1984年5月份的《文雨》及1984年9月份的《文谷》，然后便交给我编了。黄子说这是因为吉隆坡的人材器材都较齐备。

黄子编的这两期，编辑方针基本上和杨百合先生相同，笔谈会的主题是：“文桥的过去、现在、将来”（文雨）及“我国教会刊物的困境”（文谷）。之所以会探讨这两个课题，是因为《文桥》来到了瓶颈，无论人手或经济都碰上了困难。以我和黄子为例，两人都是《文桥》义工，黄子为了工作要到处奔走，我当时已当了管理会计师兼公司经理，编《文桥》的时间是从晚上十一点开始直到深夜，长期以往，力不能支。

在1984年9月《文谷》，针对教会刊物的困境，檳城油较路卫理公会的黄约辉牧师对《文桥》有这样的看法：“……其实谈到文桥丛刊，在教会内只是属于某一阶层的信徒阅读。这些阅读之人是对文学感兴趣者，除了少数之外，其他人根本不知有这刊物存在。有些读者也不明白它所要表达的信息，因水准的提高，过份注重文艺价值文字的修饰，而忽略内容的表达是作者的致命伤。”

我想这段话表达了一个真实的观察，以全马基督徒来说，发行3500份一期，确实只属于教会的某一阶层，大概是比较爱好文学的阶层；不过从当时《文桥》的使命来说，这阶层却正是“目标对象”，因为当时《文桥》的主要目标就是栽培笔兵。此外，《文桥》虽是免费赠送，并非逢信徒就派，而是由欲阅读者自己填表格索取，我们相信当时读者的阅读率是很高的。有3500人认真的读一本杂志，这本杂志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更何况，肯阅读的一群，也许也是教会中较肯思考、较有影响力的一群。

因着黄子主编《文桥》，南马区开始活跃起来，大家都是义工，很有同甘共苦的感觉，因为要出版一本刊物，要动用的人力可多了。

当主编一职传到我时，同样的情形，在中马区也一样

发生了。从1985年2月开始，文桥丛刊便由我主编。这一编便到了1990年10月，我到日本为止。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文桥》的使命也开始改变。

第一个改变是编辑风格的改变，我主编的第一期是《文泉》，《文泉》开始出现专辑，这是为了加强《文桥》的内容，请一些弟兄姊妹来写稿，笔谈会的主题是：“基督徒与社会”。主题下的引言可说是我打算改变的编辑方针。只不过我希望表现的手法一样是创新的、可读性高的，而不是属灵八股，引言中这样写着：

“基督徒不是那种羞于表露自己，常缩在众人中以求保护的人。相反的，除非我们显明并坚定我们的立场，我们难以在众议纷纷中存活。”

意思就是说，《文桥》开始从栽培笔兵转为教会基督徒一份思考性的刊物，共同回应社会的冲击。我在其中一期的编后话说得很清楚：希望《文桥》成为一份超宗派的刊物，当面对国家社会文化的冲击时，能够共同探讨如何回应当代的挑战。看看1985年的专辑和笔谈会题目：奉献的祭坛、咖啡与贿赂、关雎新篇、我看奉献的祭坛、基督徒如何生活（属灵属世？），也就可窥文风。

第二个明显的改变是设计，因着身在首都之便，有许

多专业的美术员和编辑加入义工行列，如黄金花、杜伟文、李天带和黄开富等。

在1985年，中马区也因义工常相聚而决定去各教会办“文桥之夜”，文桥之夜用造型布板，有幻灯片，简史介绍，分享文字使命及造型朗诵，希望透过这方法传递文字的异象，以激励有文字恩赐的笔兵及使教会多注重文字工作，这也多少弥补《文桥》变身后不足的地方。

到了1986年，黄子力邀我成为《文桥》第一个同工，在我答应之时，还未获得报章的福音版，但上帝就是如此奇妙，一切在祂的恩手带领中。我答应成为同工不久后，写作团契便负责主编报章福音版。（详情请参考晨砚的《20世纪中文宣教的奇迹——福音版》）因此，由1985年4月开始，我便成为福音版与《文桥》的主编，不过我正式成为同工则是在1986年5月正式开始，这是《文桥》出版9年后，终于有了第一个同工，办公室则是我的家。一直等到1988年，黄子也加入成为第二个同工后，才有办公室。

报章福音版的诞生，从中文文字宣教史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神迹。从此以后，笔兵再也不怕没有投稿的版位，版位多到常常缺稿，只怕写得不好，或写了非信徒看

不懂而已。因着福音版的缘故，教会对文字工作注重了很多，认识《文桥》的人也日渐增加。配合时势的改变，《文桥》重新被定位为基督徒教育，是对外的，负责回应、提醒以及国家探讨社会文化与基督徒的关系。而福音版则是向外传福音，不管是文学形式或写实派，重要的是触动人心弦。

1986年可说是《文桥》的分水岭，因着福音版奇迹性的诞生，而且同时在《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和《光华日报》刊出，《文桥》的目标就不再是非信徒，也不是笔兵，而是众教会的信徒了。因此，从1985年5月份的《文竹》开始，便以“专栏之页”代替“笔谈会”，不过虽是邀稿，却尽量多邀各行业的兄弟姐妹上阵，希望能碰到基督徒生活的各层面。1986年也开辟了“事事关心”这个形同文桥社论的专栏，用意是带动马来西亚基督教会舆论，开展论述空间。可以说是因为福音版的带动，文桥才更获得不同教会的关注，也才能转型。在编辑方针上，多注重了思想深度的提升，而减少了栽培性。不过，我们依然以不同区会的座谈会和不间断举行的讲习会作栽培笔兵的工作。

到了1987年，《文桥》新的稿约这样写：“我们欢迎

文笔清新、有生活气息、平实深刻的作品。我们也欢迎针对教会、信徒的评论文章，你的作品最好能深刻而扎实。”在1987年的“事事关心”里，主编文采在〈文字工作〉一文里提到：“我渴望有一份刊物，可以获得教会支持，没有任何色彩，各家可抒发己见，探讨我们的问题……，马来西亚教会自有其特色，不能只靠台湾、香港的刊物。”

作为主编而这样写，当然是希望《文桥》能肩负这样的使命和责任。

如果说，从1985年至1987年，主要是以“文桥之夜”来推广和分享文字异象，那么到了1988年黄子加入进来成为第二位同工之后，整个文字事工的推广可说是大大的加快了速度。黄子南下北上的到许多教会分享文桥事工，使《文桥》获得更大的认同。在多方的配合下，索取《文桥》双月刊者越来越多。1988年已达7000份。到了1990年，文采离开时达到了9000份。而在1988年底，第一次在圣诞节在报章刊登“向华社报佳音”的文稿时，更获得不同宗派者热烈支持，所收到的奉献远远超过所需付的广告费。自从1986年开始，奉献给文桥的教会便不断的增加。到了1995年，文桥买下四层楼的店屋时，也只不过

是用了两年的时间便把贷款还清，这大概可证明，文桥的事工已广泛获得马来西亚教会的支持了。

除此之外，1989年《文桥》最大的喜讯是获得了出版准证，从1978年开始便申请的出版准证终于获得，《文桥》也变成双月刊，每年出版6期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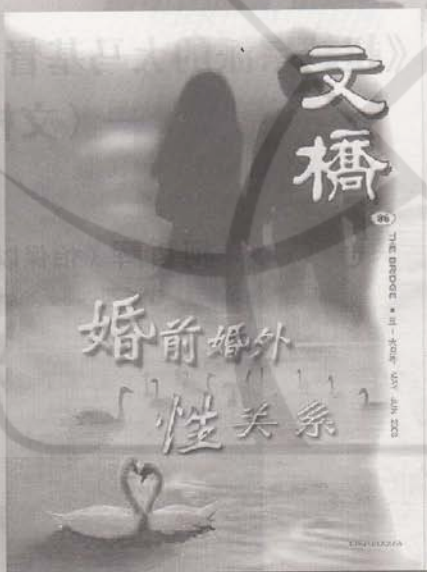
1990年10月文采去了日本，《文桥》双月刊由黄子接编两期后便由1991年加入的华世英接编，《文桥》风格基本相同。不过，开本则变成标准的16开，加大了。为了服侍教会青少年的需要，加入《青春路》，由义工主编。《文桥》在华世英主编的3年8个月里，读者人数也剧增至13000名了。

《文桥》出版25年，从起初肩负栽培训练笔兵至今天成为马来西亚超宗派的基督教杂志，实是回应上帝在历史中的带领。《文桥》的内容与素质当然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甚至常常有文字过于晦涩难读的问题。这其实是文字能力的原因，但无论如何，《文桥》确已是目前马来西亚教会最有影响力的杂志，并且也成功的成为众教会之间的桥梁。举个例子，在1995年8月的《文桥》专辑谈的是：“传道人的薪金”，《文桥》出版后即引起教会众多回响，许多教会因此在1996年调整了新薪金制度。又比如说，

在2002年12月，为了回应首相说“马来西亚已是回教国”这个议题，《文桥》专辑讨论了“回教国的争议”这个主题，许多信徒反映：“他们从专辑中才了解这个议题的重要性”，因为这个课题除了《文桥》以外，马来西亚没有其他杂志以基督徒的角度来作讨论。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大选将近而重提回教国这个议题时，在2003年8月的《东方日报》转载了《文桥》在“回教国的争议”中所发的问卷调查，因为这是国内杂志唯一一份非回教徒针对回教国这个议题所作的问卷调查。

从创刊号的1000份到最高峰的16000份，求上帝保守《文桥》能永远保持不偏不倚，不献媚，有内容，保持超宗派风格。

文橋



96 THE BRIDGE • 91-111111 • MAY 2009

20 世纪大马基督教文字事工研讨会论文集

惊叹上帝 奇妙的带领

回应：《超越宗派的大马基督教杂志》
——〈文桥〉双月刊》

柯哲辉（怡保以琳福音堂传道）



作者文采回顾了《文桥》的缘起及发展过程，见证了上帝是一位使无变有的上帝：《文桥》从一本几乎要夭折的季刊、丛刊，到今天每期送出1万本的双月刊；从一个以“家庭手工业”开始，到目前有几十位的同工义工；从一个小小角落的办公室，到如今已买下四层楼的店屋。《文桥》也犹如生养众多的“母亲”，产下了《青春路》、报章福音版、文桥丛书、辅导信箱、专题、专栏，再从文字辅导扩展至面谈辅导、辅导员训练等等。我们实在不得不惊叹上帝奇妙的带领。

《文桥》带给马来西亚华文教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马来西亚华文教会信徒只知道有《文桥》，却对《文桥》的母体“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团契”深感陌生。黄子兄常常被介绍为《文桥》的总干事。《文桥》在马来西亚华文教会眼里，似乎已经取代了“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团契”。

从文采的文章，我们看到这25年来，《文桥》经历了几次的变动。但是不知何故，文采对《文桥》的论述只停留在1991年。是否91后的《文桥》没有任何的变动，至今仍保持它原来的面貌？不过，透过文采的回顾及参考了90年代以来的《文桥》刊物后，不难发觉《文桥》有以下的变动：

	主编	性质	对象	出版数量
1978年	杨百合	文艺性的基督教杂志 鼓励写作，培养阅读风气	信徒、非信徒	1000
1984年	黄子	同上	同上	3500
1985年	文采	回应社会所带给教会的冲击	同上	-
1985年	文采	同上	信徒 (开始福音版)	-
1991年	华世英	同上	信徒-少年人 (开始《青春路》)	9000
1994年	黄子	同上	同上	15000
1995年	文采	同上	同上	16000
2002年 (近期)	文采	同上 (风格：偏重采访式)	同上	11000

《文桥》25岁了，文采惊叹上帝奇妙的作为，黄子在〈25周年纪念特刊〉(《文桥》87期)说这是上帝在大马的神迹。不错，这的确是个神迹。不过，上帝的神迹不是真空中发生，而是在历史中发生，因此，我们可以透过《文桥》所走过的路去寻找上帝的足迹的。笔者认为，单从以上简单的图表来看，上帝是透过对象的确认和刊物性

质的转变，带领《文桥》走了25年的风雨路。

从《文桥》出版的数量来看，高峰期达到1万6千本，但目前却有滑落的现象。那么，单从图表来看，这个现象是否与读者群体及刊物的性质有关呢？我们发觉到1987年以来，《文桥》的读者群体有两次更动，那是1986年及1991年。明显的，这两次更动使到《文桥》的读者群体越来越具体化了，或许这也是带动了数量增长的其中一个因素吧。若是如此，《文桥》必须常自问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文桥》主要的读者群体是谁？他们的文化修养、教育程度、就业情况是如何的？他们是谁？我想，我们不能单单停留在模糊的“信徒”层面，而需要深一层的去确认《文桥》的对象，甚至将他们个体化。这样《文桥》才不至于年纪老迈，与读者群体划下了代沟，成为了所谓“罗嗦的老太婆”。

另外，在性质方面，《文桥》也起了一次的更动，那就是在1985年，从“栽培性的基督教文艺杂志”转至一本回应国家社会文化对教会的冲击的刊物。我想，这种转变是《文桥》最主要的历史转折点，也影响了《文桥》后来的种种发展。我胆敢的说，如果《文桥》依然停留在文艺的性质，注重文艺价值文字修辞，常常从花草树木得灵感

写写诗歌、散文、小说、忽略了实际的内容，《文桥》在马来西亚现在的处境底下若不夭折也会“终身残废”。无可否定，若与港台比较，马来西亚华人的华文写作能是较低的。虽是如此，在不能两全其美之下，我们仍旧可以陪着读者，在这块野草丛生的土地上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道路。虽然这条道路没有美丽的花草树木，却可以在自己的处境下留下了自己的思考足迹。这毕竟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路！

不过，最近《文桥》的专辑越来越倾向于采访方式，是否缺乏专人写稿，或是《文桥》已渐渐被冷落了？例如最近的85期专辑〈第二代信徒为何流失〉及86期专辑〈婚前婚外性关系〉，可以说前前后后所有的文章皆是采访后整理出来的，而且是单由一位同工整理。换句话说，这位同工在这两期内共写了近十篇文章。而读者也只能乖乖的单单欣赏这位同工的的努力。对某些专家专访某些课题是必要的，但是若只是找一些人访问一些问题，所得到的答案又是共同的，且是普通的答案，这种作法有必要吗？若不加以注意，会带给人这样的感觉：只是为了塞满专辑的篇幅。

如今《文桥》的孩子《青春路》出版数量已达1万本，

文桥辅导事工更是昼夜不分的忙个不停。《文桥》的孩子们已经长大了，可以展翅上腾了，这的确是令人感到欣喜的事。然而，作为“母亲”的《文桥》，会否因而将来的5年、10年内被冷落，甚至被遗弃于“老人院”呢？我想，这也许只是我多余的担心吧。

最后，《文桥》有今天，是因为有杨百合、黄子和文采等人的牺牲、努力与付出的成果。他们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为他们，我们向主献上感恩。

青春路12年

陈俊明（蕉赖马新基督教信义会美达堂传道）



1 ·

蓦然回首，《青青路》竟已走了12年的历史。1991那年，义忠、如鹏、淑莺和我参加了第13届写作营“把握今朝”，当时，我们几人夜里闲谈，记得那时谈的不是什么时代的混乱、人心的离散、教会的问题、民族精神的流弊等……，而是在对文字事奉的热情精神鼓舞下，我们希望可以结盟兴风，创生一份青少年刊物，那是一个感到文字事奉超逾一切以至神圣时代，“今后我们为文字事奉作什么？”是联系我们起来的问题意识。

营会期间，《文桥》记者刘会鹏采访了义忠，如鹏、淑莺，要他们分享在写作营中的得着、感受和立志，义忠说：“这次的写作营加强了我对文字事奉的导向，但愿我真的成为一架收割机。”；做过文字逃兵的如鹏说：“写作营的每堂信息都对我很大的帮助，我知道我心里向神所做的承诺，是再也逃不了了的了。”；淑莺则是立志说：“今后，我会尝试多写、多投稿。”刘会鹏在写完报导后，她向上帝祷告说：“主啊！但愿祢坚定他们向你所立的心志，真的将你加诸在他们身上的恩典、异象、借着文字、借着他们的笔，传递出去——一直到，祢的再来。”（注1）可见当时牵动着我们的是文字事奉，只要可以真诚

的写，就是价值！（注2）

值得一提的是，义忠和如鹏在这次营会办的创作比赛中得了散文佳作奖（义忠、如鹏）和新诗优异奖（如鹏）（注3）。此外，我和如鹏也被邀请整理讲员的讲稿，后来这些整理文字刊登在《文桥》中。（注4）在具体参与文字事奉中，我们几个人受到许多的激励，加上当时《文桥》主编华世英召集我们，分享《文桥》早有意要办一份满足青少年需要的杂志，并邀请我们组一个编辑委员会，在《文桥》内编辑八页满足青年需要的刊物，我们几乎没有疑虑地立刻答应，还认为是上帝特别为我们开路。（注5）

随后，我们马上组成五人工作小组（也邀了桥昌加入），投入种种的编辑和事务性的工作，从决定刊名版名到四处邀稿；从送稿打字到设计校对排版……，我们这一群只凭一股憨勇，不知天高地厚又满脑子不着边际理想的年青人，竟贸然背负起这副重担，在课余时间当起编辑来。

在杂志出版之初，刊名和栏名最费思量，想了许久我们才决定“青春路”为刊名，并以“与你一起走过”为格言，同时以马路为刊标，象征我们愿意与青少年共走人生少年路。第一期《青春路》设了分享成长经历的“少年见

证”；探究信仰议题，建立价值观的“谈一谈”；四位编辑一起谈说一个题目，从不同的角度看人生和世界的“OK一族”；鼓励文艺创作的“文窗”和以联络交流和表达编辑感受的“编辑室”为栏目，八页的篇幅成了我们耕耘的土地。

确实，“青春路——与你一起走过”这句话最能揭橥刊物的宗旨，各个栏目也以此为导引，因为，它对青少年来说拥有足够的亲和力和开放性，亲和是因为少年人更能认同陪伴，一起走过寻索自我；走过迷失、对问题没有答案的困惑；还有走过浮动性格和对一切充满未知数的感觉——开放是因为想包涵更多的可能性，探讨各种议题，凡是与青少年有关的议题都应该与《青春路》相关。

那时，我们并没有编辑室，所有编辑工作；无论是内容讨论，编稿乃至决定标题，制作版面和看菲林等，都在会议室中进行；最为辛苦的是制作排版，由于没有电脑，排版靠人工进行，所有打字稿和图片都要剪贴对位，因此版面相当死板，加上我们都是义工，正业是上课，写稿排版都在追赶时间中进行，还好有华世英作我们的主编，她事事操心，指挥若定，对文字和版面毫不放松，我们才可以一期又一期地出版。

2 ·

这12年来，《青春路》不断改变，而且是变了又变。

首先是出版形式的改变；1991年12月至1993年12月《青春路》依附在《文桥》内页中，当时，阅读《文桥》的读者可以是成年人，也可以是少年人，使到《文桥》的内容、性质和对象难以界定，黄子意识到这点，（注6）力使《青春路》自成一册，就这样，1994年2月《青春路》脱离母胎，作为《文桥》的赠品送给少年人。（注7）

虽说脱离母胎，但《青春路》还是脐带未断，依然随着《文桥》一起发行，为了重整读者名单和避免浪费，1994年8月《青春路》展开了读者登记以便独立发行。（注8）1995年1月《青春路》终于可以寄发给自己明确的对象。到1996年时已发行4000本。但是，那时我们这群编委有各自的人生方向，《青春路》常常脱期，当时《文桥》的总编辑文采当机立断宣布《青春路》暂时停刊，在《青春路》纪念特刊“工作室”义忠说：“《青春路》服事过你，陪你走过一段成长路，即使路途短暂，我们也甘心，打从心里珍惜，因为我们曾经用心过，努力过……”；我则说：“暂时停刊是因为要进行更完善的策划，《青春路》便

可以走更远的路。这几年《青春路》一直没有同工，同时，虽说独立发行，也只是属于《文桥》的一份附属刊物（《青春路》没有自己的出版准证。），因此，暂时停刊，物色全职同工及申请准证便是为着发展《青春路》这份刊物最好的办法了。”（注9）对于停刊，我们是惋惜和感慨不已，虽说期待准证和全职同工以走更远的路，但对《青春路》来说，这实在是一段严寒之路，“没有了《青春路》教会岂不缺少了能给少年人正确指引的刊物？”一位朋友激动地对我说。担心《青春路》从此夭折的我们，也在问：“严寒之中，《青春路》的春暖花开会是何时？”

没想到，这一中断反倒是《青春路》蜕变的指标，1997年9月到现在（2003年）《青春路》可以说是不断进步，相对来看，《青春路》在1991年到1996年仅能算是处于发展的阶段，取得出版准证换了主编以后，《青春路》在各方面都在进步，内容更丰富和更能切合青少年口味；版面设计深刻得多；杂志整体的素质也不断提高；读者数量也不断在增加（目前，《青春路》约有万多名读者），读者只要对比新旧《青春路》就会有这样的印象。

《青春路》新的起点由叶嘉华带领，在重刊第1期的“工作室”中他说：“感谢主！《青春路》申请到出版准

证了。正如当时俊明引据白居易的诗，写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它开始新的起点。这是恩典，值得珍惜。”（注10）嘉华的编辑方针消解了过去编辑对文字事奉的激情和沉重感，但却带来灵动的新气息，使到《青春路》与少年人之间的“隔膜”解除，新的栏目如“Net上追”、“Q文件”、“一同行过”、“少年传奇”和新的栏目如“青春调色盘”都开展出多元领域的格局。由于嘉华对科学和科技的发展有深切的关注，《青春路》有多期都以科学和科技为探究题材，从信仰与科学的关系到科学新知和发现（如复制动物），从网上文化到科学家生平和访谈，这开拓了读者的视野。（注11）

编了10期，嘉华要到台湾华神读神学，《青春路》的编辑职务落在彩燕的身上。彩燕有心理学背景，《青春路》的栏目虽没有多大变革，但是，探索的议题就有了颇大的改变。彩燕的编辑触觉偏重在心理和心灵重建的层面，她一上阵就探究了“一起谈恋爱”、“怨恨VS饶恕”、“心中的活火山”、“生命有重担——压力”等的议题，（注12）努力要使闭塞的心智转向健康的心灵。在彩燕的编辑下，《青春路》的风格更加轻盈——无论是文字、排版设计等，可以说《青春路》这时才真正可以迎合少年人的

难以为继，就由同工嘉华主编。后来再改为彩燕主编，因为比较专心编务，加上彩燕念心理学，在文桥又参与辅导工作，加上她原写电视剧为业，再加累积前人的经验和资源，因此，编起来特别能贴近年轻人的心的需要。在低调、缺乏宣传，但口碑好的一传十、十传百效应之下，教会、团契、学校的个人和团体索阅直线上升，从惨淡经营的三、五千册，一两年间突破1万。而今升劲犹强。读者与编辑之间的互动也日渐频密。彩燕当全职妈妈之后，现由婷婷、廉明、绍远等组成新拍档，必能继续引爆活力，贴近青少年的心灵的需要、指引信仰上的更新。”(注14)

这12年来除了出版形式，内容和编辑的改变，许多为《青春路》写稿作事的义工也在改变，无论是接受访问、写专栏、画漫画、投稿、美术设计、提供意见的朋友，这些来自各方的人力支援和支持使到《青春路》生色不少。(注15)在这些人际互动中，开始了许多友谊，这也可以说明《青春路》不是个人的事业而是集体的事业。

3 ·

述史之后，在本节，我想作几个评论。

从编辑策略来看，《青春路》算是一本综合性的刊

物，逐步开垦，演变及通过独立每月出版来关注和贴近青少年的现实。看“青春调色盘”的论述议题，就可以发现编辑是以帮助少年形成应世又受用的价值为本，这些论题的设计或许不在于建构宏大图景，但却可见到接近青年人处境和需要的努力。在新旧《青春路》之间虽有许多变化或进步，但过去与现在的《青春路》之间还可以发现许多联结，像“青春调色盘”这个栏目开始至今都是《青春路》最主要论域空间，虽说文字和议题的探究和格局有轻盈化的趋向，但是，“青春调色盘”一向以来还是很少探究激烈争辩的议题，如同性恋、信仰与政治、堕胎、婚前性行为等；“青春调色盘”多是在谈论的议题后面提供一个标准的答案，这种作法会否约化了少年人成长问题的严重性？现代的少年人急切需要这种明确的答案吗？对于议题多种意见的长期争鸣，会不会酝酿、深化少年人的思维，增强他们的判断能力？

此外，在编辑内容方面《青春路》鲜少探讨灵性、圣经、神学等的议题，12年来它几乎没有谈论过基督信仰的本质；归信基督，整个生命追随基督，见证上帝的主权；在多元的信仰处境中宣扬上帝对世界绝对主权和作为等的议题，我以为《青春路》或许还有一条十字架上真理

的道路要走。

最后，是关于《青春路》与读者的关系，我盼望《青春路》的读者能成为公众，因读者率涉到的是流行与畅销，而公众则是问题的探讨和共识群体。读者需要的是大量资讯和单元的声音，作者自说自话就可以了。公众则是要参与和投入，渴望多声甚至众声喧哗的《青春路》，这种群体的创生，除了杂志之外，《青春路》或许还须组成少年基督徒学会来办讲堂、组读书小组……。

附注

1. 参华世英编，《文桥》，1991年10月，第16期，页7。
2. 我们对文字事奉的热情也在写作团契15周年的感恩文章中流露出来，参华世英编，《文桥》，1992年10月，第22万，页21-22。
3. 如鹏共有两篇作品得奖，新诗（笔）和散文（忍著眼泪说对不起），参华世英编，《文桥》，1991年10月，第16期，页16；1991年12月，第17期，页44。义忠获奖的则是名为《跑错路》的散文，参1991年12月，第17期，页43。
4. 杨钟禄主讲，陈俊明整理，（生命—文字时机），参华世英编，《文桥》，1991年10月，第16期，页8-11,13；杨百合主讲，黄如鹏整理，（诗的欣赏），参同上页12-16。
5. 华世英在《青春路》开始时在《文桥》编前话这样说：“我们得到一批生力军的配搭，文桥17期将推出新专辑，以八页的篇幅，供给青少年弟兄姐妹的需要。一份青少年杂志，原是我们的目标；如今开辟八页，算是我们偿还部分的账单”，参华世英编，《文桥》，1991年12月，第17期，页3。
6. 黄子在《青春路》自成一册的贺词中可见他对杂志的内容和对象须明确界定的渴望，他说：“求变求新，只是一种与时并进、更能适切时代的需要以服侍造就更多的人的企

图……。文桥内容旨趣已与青少年渐行渐远；为了同时也
能服侍青少年，《青春路》就在两年前加入一批新力军，
于焉而生。《青春路》从文桥内容的部份，到另成一册，
是可喜的突破……”参华世英编，《文桥》，1994年2月，
第39期，页3。

7. 其时，《青春路》并没有出版准证，只有作为《文桥》的
赠品才可发行，可见文字工作除了人力财力以外，还须面
对诸如申请准证等的困难。
8. 与《文桥》同用一出版准证。
9. 陈俊明、黄义忠编，《青春路，纪念特刊》，1996年11/
12月，页2-3。
10. 叶嘉华编，《青春路》，1997年，9/10月，(1)，页2-3。
11. 可参叶嘉华编，《青春路》，1997年，9/10月，(1)至1999
年5/6，(10)里的内容。
12. 可参叶嘉华编，《青春路》，1999年，7/8月，(11)至2003
年，(4)里的内容。
13. 鍾彩燕编，《青春路》，1999年，7/8月，第11期，页2-
3。
14. 文采编，《文桥》2003年5/6月，第86期，页3。
15. 由于人数太多，这里只提不列这些名字。

我少青姐村

非早集

《羊 21 卷 12 卷》

王主暗究研 (利书解总)

利书会公野山

苦闷
靠边站

PP 9787310203

苦闷
靠边站

PP 9787310203

协助青少年 辨是非

回应：《青春路12年》

萧帝佑

(马神讲师、研究部主任、
卫理公会牧师)



能够受邀参与20世纪大马基督教文字事工“共话百年”研讨盛会，成为其中的一位回应员，深感荣幸喜乐。对于文字事工，特别是编辑刊物杂志，我是门外汉。原先黄子弟兄邀请我作回应员时，还未把我所需要回应的题目或课题告诉我，我当时以为是要回应一些较学术性的文章。直到我知道要回应专出版给青少年阅读的《青春路》，并从文桥办事处收到由陈俊明传道所写的《青年路12年》，才恍然知道要对编辑刊物的事工作出回应。那时已经是“洗湿了头”，只能硬着头皮，滥竽充数的上阵交差。

陈传道有关《青春路12年》一文，很显然的分成三个部份。第一部《青春路》创刊的异象与起源。第二部份是《青春路》这12年来所走过的风雨路。最后一部份则是对刊物的一些评估和建议。

对于前面的两个部份，我读后的感受是个人得到很大的冲击。我的内心深深被这么多位愿意领受从上帝而来的异象，为了使青少年人得造益，而编写《青春路》的弟兄姐妹们的“傻劲”（正面的）、“冲劲”、“干劲”和“后劲”所感动。我还记得很久之前所听过的一句话：“你若要害一个人，可以鼓励他去编办刊物。”我衷心为这么

多位，在写作及编辑刊物有关方面的恩赐，愿意为了主的国度及青少年的需要，而肯付代价，甘心往“深坑”里跳的兄弟姐妹感谢主！我深信，这些自愿“下坑”的人所付出及献上的一切，必定能像旧约里的约瑟一样，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要诚心的向他们致敬！

陈传道在《青春路12年》的最后一部份中，提出了他个人对该刊物的省思和建议。其实，这一部份应由《青春路》的编委们来回应更加恰当。既然我被邀请来回应，就只有勉为其难的提出我个人肤浅的看法。

陈传道在最后一部份主要是对《青春路》提及三方面的省思和建议。第一是有关《青春路》在伦理价值观课题方面。陈传道认为《青春路》“很少探究激烈争辩的议题”，而且在讨论某些议题之后，多是提供青少年“标准答案”。针对这方面，他提出该刊的编写者需要思考的一些问题。虽然，他没有给这些问题他个人的看法和意见，字里行间似乎是鼓励朝他所问的问题的方向前进。如果我感受得不错的话，他的意思是《青春路》不应提供标准答案给青少年，标准答案会约化少年的成长：现代的少年人不是这么急切需要明确的答案；议题多种意见的长期争鸣，才会深化少年的思维，增强他们的判断能力。

我赞同陈传道所建议的，为帮助少年人了解许多伦理和信仰的复杂题及不同的看法取向，《青春路》应正面探讨一些争论性的议题，并说明这些议题的不同观点立场。然而，一方面，少年人固然需要被训练去思考、处理及分辨不同的观点和立场。另一方面，成为一份有责任感和基督徒使命感的刊物，它是应提供少年人正确的、合乎圣经信仰立场的观点，这才不致于使到他们混乱，无所适从，甚至引致相对主义的危境中。特别是少年时期为建立基础的时期，他们需把信仰和伦理的根基建立得坚固稳妥，才能有立场的去思考、面对、分辨及回应不同的观点。青少年辅导专家，赖斯派瑞(Les Parrott III)在他所著《伴青少年渡过挣扎期》一书中，提及青少年对道德的想法其中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他们比较会注意什么是对的，而较少注意什么是错的。”(注1)再者，负责任的及适当的“保护主义”，能使少年人不致于经历不需要的痛苦，去学习人生的真理和功课。

陈传道的第二个观察就是，《青春路》鲜少探讨灵性、圣经、神学等的议题，也几乎没有谈论过基督信仰的本质。我的观察是，《青春路》总是尽量把信仰生活化，以基督信仰和圣经真理为基础，去帮助少年人面对在他们

生活中所触及的人、事、物。它的确甚少有系统的深入探讨基督信仰、圣经、神学等的议题。我想这是《青春路》可开拓的一个园地，以明确的，有系统的及适合少年人的方式，培养他们的圣经、神学及信仰的根基，也能借此宣扬基督的真理和福音。

陈传道最后建议朝向建立《青春路》的读者成为共同探索并认同课题的公众群体，并提出一些可行的方法途径。这是《青春路》可开展的事工。然而，却是需要许多人力、财力及各种资源。我在这方面的确是门外汉，因此，不敢在这里高谈阔论，只有留待给编委们去斟酌思考了。

附注

(注1) 赖斯派瑞(Les Parrott III): 《伴青少年渡过挣扎期》, (台北: 橄榄基金会, 2003) 页19。

《野里》 革命与信仰

——
赖斯派瑞基金会
双周双《野里》

林孟黄

(总编辑《野里》双周双)





《卫理报》 半世纪的沿革

—东马基督教刊物
《卫理报》双周刊

黄孟礼

(砂拉越《卫理报》总编辑)



一、50年代：萌芽期

《卫理报》是东马砂拉越基督教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的文字事业部下的一份刊物。

《卫理报》创刊于1951年，至今53年，出版总529期，现为双周刊。

本文的一至六项是《卫理报》大事记，七项是一些省思，八项是展望。

1.1. 前身是《四运特刊》

《卫理报》前身是《四运特刊》，创刊于1948年，曾经出版过7期，不过，没有留下原版或复印的资料。所谓《四运特刊》的全名是《四年运动特刊》，是指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各地光复，人民从废墟中重建家园，生活重新开始，百业待兴。与中国福州移民一同前来婆罗洲的诗巫，设教于1901年的砂拉越基督教卫理公会（下简称年会）（注1）发起为期4年的复兴运动。

年会于1948年正月开始推行十项工作：1）一得一运动、2）谨守圣日运动、3）家庭崇拜运动、4）读经运动、5）文字布道运动、6）游行布道运动、7）施医运动、8）仁爱互相运动、9）改良风俗运动、10）自养自给运动。（注2）当时就把欲推行的各项事工活动与节目以特刊方式

印发，借文字传布给各个基会，以期把福音也传遍砂拉越的每一个角落。这项运动的目的希望在4年能达到信友人数增一倍，经济能够自养自给。

这项运动的目标在第3年（1950年）就已达致，信友人数自6000余名增至1万3千名；经济亦由5000元传道款（现称会友捐或十分一奉献）达到4万5千元。（注3）这项成果相信《四运特刊》的文字扮演了某个程度的影响吧！

当时，《四运特刊》的印刷经费由热心会友与牧者捐献。内容简陋，印制两开篇幅而已。（注4）姚峭崱牧师任主编。

1.2 首本印刷的书籍

其实，若说东马卫理公会的最早出版的文字，能够找到的是1945年出版的礼拜单（A3纸大小），书本方面则首推林开臻牧师于1947年所编印的《基督教要道问答》与《沙罗越基督教卫理公会教区录》（Minutes of the Sarawak Districts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Mission, 1947）两种书。前者是作者以个人名义出版，若是如此，卫理信徒个人名义出版的更早的书本还有林守駟编写的《砂罗越国志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及林开臻编的《福州马来话语

汇编》(1930)。当时，年会的牧者也协助推销及投稿西马出版的《南钟报》。创刊于1928年的《南钟报》在30及40年代，一直是新加坡、马来亚半岛及砂拉越的华人教会唯一的刊物。(注5)

1950年林开臻先生提议把《四运特刊》改为《卫理季刊》。(注6)

1951年4月21日出版第一期的《卫理报》，版面64页，姚峭崐牧师主篇，林开臻为经理。编辑部邀请若干牧者专职写作，并表明借此刊物，作为宣传基督福音之喉舌。一年出版四册，全年报费2元。(注7)

据手头上的1951年所出版的4期《卫理报》，分别于4月21日、7月21日、10月11日及12月20日出版，内容分为图片、福音、讲台、零碎、会闻、剪锦等几个专辑。所谓剪锦即是转载各地时事或喻道故事，如诗巫筹组议会、联合国的组成消息及英汉地名表等。此外，也刊有数面的广告。

当时主编除了负责《卫理报》，也负责编辑年会录。

1952年，年会成立了文字事业部，何受良改为主席，其他部员有陆颂圣、姚峭崐、卢梭、嘉秀英、邱文光、林志士、陈修斋、林思卿。

1953年，文字部在年会报告指出，成立文字事工部的目标有二：一是创办教会书局；一为出版《卫理报》。这一年《卫理报》共出版2期，各印刷1000本，虽得年会妇女服务会总会捐助120元，尚短款500元。（注8）

1954年，林思卿博士为主编，收支得以平衡，并把各位牧者所推销的《卫理报》数量名单例下。（注9）

1955年11月的年会中，姚峭嵒牧师在文字事业部报告中提及《福音书局》于6月间开张，但《卫理报》，年来因稿件缺乏，年年短款400元，推销困难，所以建议停刊。（注10）

1956年，年会劝信徒共同投资《福音书局》，计有52股，每股100元。文字事业部参加两股计200元，以促进文字事业之发展。这一年因为林恩卿博士前往新加坡南大任教授，所以只出版1期《卫理报》，印刷800本。另外，也出版布道单张4000张。（注11）

1957年，是时经济困难，只出1期，份量是1000份。在刊前的公函中何受良以主席身份提及《卫理报》对内培灵、对外布道，沟通消息，促进会务的重要刊物，不应让停顿，应积极进行。（注12）不知是否林恩卿博士前往新加坡后的介绍下，《卫理报》于1957及58年都在新加坡

印刷。

1.3 设文字布道主日

1958年，出版《卫理报》1期，共200面，印刷费每本1元3角，但只售6角。此外还出版《教友问答》一书，共100面，供给12岁以上的学习友及会友明白真理，印刷2000本。同时也印刷两种布道单张，各2000张。文字事业部决定吁请各堂会每年举行一次文字布道主日，把所收之主日捐，充作该部经费。（注13）

二、60年代：发展期

2.1 以特刊方式出版

1959年，以特刊方式出版，比如《圣诞节特刊》、《义工部特刊》、《卫理报》年刊、《卫理报》季刊、《文字布道特刊》，各印4000本。此外，印刷《教友问答》4000本，单张五种，每种4000张。这一年的文字布道主日于10月间才在各基会实行，所收主日捐充做文字布道用途，《卫理报》收支也取得平衡。

1960年，这一年的文字事业主日收入为391元，总务部津贴500元，主持年会的会督表示以后《卫理报》当由会友出资订阅。（注14）

2.2 推展伊班文字工作

与此同时，年会属下的伊班(Iban)教会推动的识字运动于1960年出版一本成人识字课本《伊班初阶》，是由宝辅民编著。同时，还出版了二册的读本及扶助教师的教员本。此外，也出版了卫生小册，好撒马利亚人的故事小册子与《Sempun》月刊——专为识字班的人的刊物。除了以上材料，还编印了四课材料，给新来之教士以及要学习者使用。较早时，由孟模拉宣教士创刊的伊班卫理通讯，今年演变为伊班文的教会杂志月刊。（注15）

1961年，出版8期《卫理报》皆为节期特刊，各印刷4000本，并编印《模范青年》、《圣经摘要》、《六十讲章》三种书，各印2000本。

2.3 首办文字讲习班

1962年，郑忠信博士任文字事业部主席兼《卫理报》主编，《卫理报》共出版8期的特刊，且寄往香港印刷。这一年举办了破天荒的第一届卫理公会文字布道讲习班暨第三届海天报学班。由香港海天书楼的余也鲁教授等前来训练，共有30多人参加。

这两年来伊班文字工作有很大的进展，宣教士在拉让江上下游的44座长屋推动识字班工作，出版了五种材

料，包括《Pemberita Gereja Methodist》（5期）伊班文卫理报。另外出版了五种单张。这一年来自英国圣经翻译部干事前来砂拉越拜访及与各教会商讨要进行翻译伊班文圣经。

1963年《卫理报》改为16开本，寄往香港海天书楼印刷，为双月报。主编郑忠信博士在改版序中吁请每一位卫理公会会友，订阅《卫理报》一份，或至少每一会友的家庭，应订阅一份。（注16）这一年，文字事业部10月间派邓登年先生前往台湾攻读新闻系4年及刘友雄先生前往香港见习并考察书局经理工作。

2.4 报刊投稿福音篇

除此之外，《卫理报》杂志及单张型专号共出版11期，并举行征文比赛与笔谈会。这一年的3月份起，该部在《婆罗洲日报》刊登每日一题的文字布道文章，计约180篇，也邀请数位青年撰写宗教文艺、科学与宗教的文章，刊登于报端。与此同时，该部邀请各成人团契，制作福音单张箱子，安放在礼拜堂或医院及其他公共地点，并由该部供给福音单张。

这一年，该部选部员八名，帮助香港东南亚主日学课程委会，编写主日学课程。又选三人协助影音部，撰写有关

基督徒新生活的文章，刊登报端。

该部也计划第二年出版一套砂拉越卫理公会丛书，并把《卫理报》单张专号改以月报出刊，《卫理报》杂志每两个月一次。

该部也组织写作友通讯社，担任各区通讯员，共有12人参加。凡向《卫理报》投稿者，年底结数一次，并备礼赠送。

1964年，郑忠信主编在报告中提及砂文字事业部主席被选为代表赴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在5月所举行之东南亚区文字事工会议。同时向该社达议在砂拉越或其他地区设立分社，并在香港及东南亚出版基督教日报。

该部也鼓励同工加入香港辅侨社所设的读书会，并得到该社所出版的杂志新书。另外，也鼓励信徒订阅《灵修日程》华文译本。

1965年，出版：

- 1)《卫理报》月刊，16开4面，印刷5000份，内容为专号特刊及教会消息。
- 2)《卫理报》季刊，16开36面，香港印刷1500份，内容为综合性和学术性文章。
- 3)《卫理报》年刊，32开104面，诗巫印刷4000本，

内容为区教令和征信录。

4)《卫理报》特刊，32开50面，诗巫印刷1700份，内容为布道团奖学金征信录，及晋福堂与晋光堂建堂征信录。

5)《马伊华英对照》书，刘乃培与何受良编著，在诗巫印700本。

1966年，出版：

1)《卫理报》月刊，16开4面，印刷5000份。

2)《卫理报》季刊，16开36面，印刷1500份。

3)《卫理报》年刊，32开104面，印刷3000份。

这一年鼓励了50名牧者参加香港辅侨的读书会，150名会友买《灵修日程》。此外，还印刷7000份礼拜单，福音单张5000张，协助印年会录500本及会友事工部受托主编特刊3000份等。

2.5 聘全职干事主编

1967年，王继曾牧师任主席，刘友雄任主编。是年8月邓登年自台返砂，接任了文字事业部干事及《卫理报》主编，直至1971年，这是《卫理报》第一次聘请全职工作人员。文字事业部开始在诗巫福音书局后面设一办事处，《卫理报》有了一个固定的“窝”，由干事负责一切出版事宜。

这一年《卫理报》共出版10期，其中两期为特刊。每期印刷5000份，同时出现稿件太多而刊不完的现象。《卫理报》杂志配合专号只出版4期。

1968年，《卫理报》月刊出版11期，多数配合专号出版。《卫理报》季刊出版4期。

1969年，王继曾为主席，部选出四个小组，包括出版组（主要出版《卫理报》月刊12期与季刊两期，每期印刷5000份、年会录、纪念特刊及妇女会常会材料）、年会记录组（马星基督教卫理公会砂拉越年议会第一届议会记录于6月出版，每本售5元）、教会历史组与福音书局。

三、70年代：衰退期

3.1 兼职干事包办一切

自1972年至1974年，部主席为陈联东牧师，干事改为兼任。这是因为砂卫理教会自治后，美国卫理纽约布道部经济资助逐年减少，本地教会未能填补，加以印刷费不断增加之故。邓登年在兼任了2年，1974年就辞职了。

兼职的干事／主编邓登年先生真的凡事都干，负责打字油印，同时也负责包装寄发。此外，邓氏也负责年会录

的打字油印，各教会内牧者或团体的特刊也由他包办。

除了《卫理报》，1972 - 1975年期间，还出版了修订版的《增编教友问答》(1973年)，年会青年团契一本诗歌选及75周年纪念刊(1975年)。

1975年，许世韬先生与黄家光先生两位教师出任兼职主编。他们将《卫理报》16开版改为8开版，共出版11期，报费调整至每份3角正。同时举办了第二届文文字训练班，以本地文化界及新闻界从业员为讲师。

3.2 津贴兼职主编百元

1976年开始津贴两位兼职编辑费每月100元。开始核准年会属下的出版刊物工作。

1977年，《卫理报》开始采用双色印刷，黑字内容，红字标题，给人醒目的感觉。4月间主办文字写作研习班。

1979年因为整个年会不再受到美国纽约外洋布道部的经济津贴，《卫理报》也受影响，这一年的开销突破1万元（\$11,680.85），短款1,609.19元。

四、80年代：重整期

1981年，4月份起，由原有四版增至六版，不过内容

由双色改为单色印刷。短款5000多元。

1983年报费调整至每份1年为2元4角。12月15日主办文道讲习班，讲员为本地十多位报界编采及文教人士。

1984年，主办征文比赛，共有16位参赛者。得到香港《海天日历》的印刷版权。

4.1 属下刊物需审核

1985年，报费调整至每份1年为4元，一直到1993年为止。发公函至各堂会要求各肢体欲出版任何刊物须先经该文字部授权人审查稿件后，方得付梓发行，以策安全，免致因一时之忽略而使该会声誉受玷污。这一年印刷《基督徒的基本认识》一书1000本。

1986年3月份开始，《卫理报》内容文字改为横排，并停止刊登广告。7月19—20日假诗巫锡安堂举行年会性的文字工作营，来自州内60多人参加。

1987年，《卫理报》的纸张改为70克的白书纸印刷，印刷5600百份，并开始发稿费。

除了《卫理报》也出版了林忠海会长的《组织与行政》手册1000本，《诗歌选集》1000本及《海天日历》。今年照例举办征文比赛及阅读心得比赛。

1988年，8月1日假诗巫福源堂举行一天文字工作营，邀请郑果牧师主讲，共有50多人参与。今年印刷本地制作的“良友日历”取代“海天日历”。

1989年，出版池金代著《圣经中的圣灵》一书，印5000本。7月27—29日假诗华大厦举行3天的杂志编写研习班，共有卅多人参与，之后成立写作组。

五、90年代：复苏期

1990年，举办教区性的文字训练会，主题为新闻与采访并举办福音单张创作比赛。

5.1 进入电脑时代

1991年，购置一台电脑方便桌上排版。不过，可能操作及使用不来，编辑在电脑打印出来的文稿仍用剪贴方式排版。今年出版四种本地创作福音单张。年会正式议决年会文字事业部与福音书局的行政上分开。

1993年，黄家源牧师出任主席。2月间发出问卷给砂沙15间堂会有关《卫理报》的意见。这一年印刷《灵程笔录》7000本。

1994年，江昌龙牧师为主席，聘请黄孟礼会友传道为全职干事。这是《卫理报》第二次聘请全时间干事及主编

至今，每一年由年会委派。《卫理报》2月份开始增加至三大张，7月份增至六大张。由于印刷费倍增，7月开始收选择性的商业广告。

为了解、栽培及联谊各地情况，干事与福音书局经理在斯里安曼、古晋、民都鲁、民丹莪及美里等地区举行文字交流会及写作训练班。今年对于各堂会刊物交由教区长或堂会牧者负责，年会性刊物则由本部出版。

为配合卫理在砂设教百周年而拟出版系列百周年丛书计划。同时设立一个小型的资料库。

5.2 搬迁店屋为办公室

1995年，2月搬至年会店屋底楼为办公室。古晋内政部审查刊物的陈蝶女士来电表示，《卫理报》应该申请出版准证。

除了《卫理报》这一年也配合节期另外出版了如复活节特辑，中元节特辑等。百周年丛书出版了《卫理要道》，《卫斯理约翰生平》。

5月28日假诗巫中华总商会联合砂华族文化协会主办《华人文化与宗教》讲座，由台湾林治平教授主讲。

今年也开始推出《卫理报之友》运动，参加者每年支持100元或以上，并得到新书。但在稍后文字部会议中打

回头，不送书，反应欠佳。

六、90年代中：开拓期

6.1 出版双周刊

1996年，9月获得出版准证，需要常年更新的。

1997年，干事续到各地举行文字交流会及写作营。这一年开始协助基督教教育部出版成人主日学课本。年底在年会时，设置在网际网络上的“砂拉越卫理公会”网站由陈泽崇会长推介，《卫理报》先是选择性把部份文章上网，渐渐则以存档方式，全部内容（除了广告）皆上网。

1988年4月份开始，《卫理报》以双周刊方式出版。这一年开始出版卫理报丛书第一种《心迹》一书。6月份开始委任黄靖斌为古晋教区兼职通讯员。3月及6月主办两次讲座会，一次以《华文文字的挑战》，另一次则为《多媒体超级走廊及网际网络》的讲题，由香港苏成溢牧师及吉隆坡林德照牧师主讲。

6.2 经济自力更生

这一年开始没有要求年会津贴拨款，《卫理报》进入自力更生的新里程。

1999年开始推出儿童双月刊物《童真世界》。自1996

年开始推出少年人的刊物《超越》，今年开始与《童真世界》每月轮流出刊。

2001年，双周刊每期出版五大张。《童真》仍是双月刊，《超越》归入成为《卫理报》的一个版面。今年开始拿到美国的《灵修日程》授权下的香港的中英版在诗巫印刷，华文以简体字推出，印刷2000本。11月联合历史文献部举办百周年研讨会：

今年4月间办公室由一个单位扩充两个单位，一部份给历史文献部充文物展览馆，干事协助收集及展示各种文件与文物。

2002年《卫理报》每期印刷六大张（24版）。2月24日，第一次在诗巫怀安堂由陈泽崇会长主持百年来第一次新书推介礼。同时把这项推介礼列为常年活动之一。网站及网页由刚成立的资讯传播部聘有兼职人员负责。诗巫卫理神学院50年来首次委派许丽咏神学生前来《卫理报》实习两个学期。

2003年正月份开始《卫理报》推出革新版，以杂志型态出现，以“护卫真理胸怀普世”为口号，要自卫理宗走向他宗，要与世界接轨；虽然内容仍以报导东马教会为主，不过也加强全国性、区域性甚或全球的教会的报导，

搭建一座全球华人教会桥梁。同时希望有更多文章透过信仰回应时事，内容取向多元性与普世性，沟通教会与社会的资讯平台。

目前《卫理报》选择性寄往部份社团，图书馆及诊所给会众参阅。

《卫理报》是一份宣扬、维护真言、真话、真理的刊物。同时，以宏观角度来写、来看、来读这个世界。目前每期内容约48—52版，印刷数量1万2千份，寄往世界各地21个地区。

截至2003年9月，本土创作的《卫理报丛书》系列共出版了21种，《百周年纪念丛书》系列则出版了12种，合共33种。其中约30种是自1999年之后的4年多所出版的，我们希望今后每年平均会出版8种新书。

七、50年来的省思

一、人力

由《卫理报》半世纪所走的路来看发展的兴衰，往往取决于人材。最初是以爱好文字的牧者如姚峭峩、何受良牧师及林恩卿博士等兼任主编，内容培灵时事并兼，相当多元化，由于他们都是兼职性质的，在持续方面就有困难。

其实拿起第1期《卫理报》的内容来阅读，发现直到如今，《卫理报》的内容仍在那个圈子里转。在下1994年接手时，提出加些时事报导及装置连线上网，都有反意见，终于有了独特创意的增加版面，只是表达及设计的不同吧了！

1967—1972年，新闻系毕业的邓登年是第一位全职主编，也是《卫理报》至今唯一的正科出身者。不过，历年来共有16位编辑，都很有心发展文字事工，但往往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象。

历年来主办过大大小小的写作营无数次，但所能看到的果效不多。参加者不一定有心于文字工作，有心者不一定会参加，或者有心者参加后没有足够的文字空间给他们发挥。《卫理报》在未来人力资源方面会朝向专业化，全职化。

二、财力

1955年及57年，因为稿源缺乏及经济短款，都有要停刊的建议。一路来，《卫理报》都在经济拮据下过日子，要靠年会拨款，所以有碍发展的潜能。

1959及1960年开始，采用特刊方式，就是配合教会要推动的活动及特别节期而编写，各堂会订购；同时也决

定堂会每年一个主日充做文字布道主日，把所收款项充做文字部发展用途，经济有了改善。此外，60年代有美国卫理外洋布道部津贴及历年年会的拨款，除了一两年有盈余十多元至数百元，一直到1998年《卫理报》经济自力更生，摆脱过去入不够支出的困境。

金钱固然不是万能，不过有了金钱却能让文字工作推动更好与更有果效。90年代末，《卫理报》在增加人手后，借推动《卫理报》之友普及阅读风气，在出版本地创作及改善《卫理报》内容，虽然费用每年增加一倍，但每年都仅仅够用吧了。我等发现有了人力、素质及财力才会提高《卫理报》内容及书本的素质，然后参加卫理报之友者也增多，经费有了着落。这三者是彼此相连与互动的。

现有《卫理报》全职同工有八位，还有一位半职英文版编辑。

三、宗派的限制

《卫理报》是宗派型刊物，一直被定位在东马卫理公会的机关报或是通讯。因此其内容也受限于宗派的政策及受一些部员牧者的保守的宗派观念而影响。这是理所当然的。也因为如此，《卫理报》就一直依赖母会的经费上资助，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很快的就出现瓶颈现象，发展

很难突破。宗派有钱，但每年的拨款给各部门都仅比去年稍多几个巴仙，难有远见的异象。何况教会中流传的免费刊物比比皆是，一些堂会或团契会举行文字之夜或做出预算给福音机构的刊物，却对本宗的刊物不看也不支持。福音机构（para-church）或超宗派文字事工没有一个固定宗派的支持费用，但都得到每个宗派的不固定或个人支持；宗派的文字工作则只限于本身宗派内流通，本宗读者不热衷参与，就死路一条。宗派一路走来给人看是很僵化，什么都是义务性质，薪水偏低，有文字负担者都优先考虑去福音机构，宗派机构面对人才与钱财短缺困境。很多教会在差传或宣教的拨款方面，拨给福音机构或超宗派的文字工作都有一定的预算，但绝对不会拨给宗派型的文字刊物。

何况，宗派间的相轻，这宗派出版的刊物，那宗派不一定要阅读，连收藏都不要。

1998年，《卫理报》成为双周刊之后，经费增加一倍，但该年收支取得平衡，我们决定不靠年会的拨款，要自力更生。我们多一些到属下一一些堂会宣传，鼓励会友参与《卫理报》之友，要打破《卫理报》或教会刊物是免费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我们都知道，会友订一份普通日报是

要缴还报费的，而《卫理报》则采用卫理报之友方式，一年收100元或以上，海外200元以上，也要成为很自然的习惯。除了《卫理报》再赠送每年出版的新书与6期的中英版《灵修日程》。这两年还送一份精美的金句日历，严格来说超有所值，只是让我们有一笔现金周转，让书本刊物能出版而已。不过，2002年有5%，今年希望有10%的主日崇拜者能参与，渐渐的让会众知道阅读教会刊物也有付一点钱的，而大家都真的愿出那一点钱，我们就能做更大的事了。

若愿意去推动及宣传，宗派的刊物是所作为的，因为会友都在属下各个堂会，是现成鱼池中的鱼，看你怎么去抓吧了！不只如此，宗派的人才也不少，我们传递文字的异象时，回应的人也会增加。宗派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资源（Resource Pool），若加以整合、发掘与鼓励是可以发挥很强大的力量。

2003年，《卫理报》提出“护卫真理胸怀普世”为定位，我们尝试走出宗派框框，仍然以东马卫理公会的讯息为主，不过另一半是专栏与见证，同时也多加普世教会动态及以信仰反应时事等短评与摘要。另外，我们偶而也报导其他宗派的历史及发展情况，使《卫理报》不只是卫理

公会的报纸，也是各宗派的报纸。在可能的范围下，我们会在东马以外的不同地区设立办事处或代理或通讯员，不只报导各地动态，也可以为《卫理报》进行促销，扩大文字的境界。

八、展望 2020 计划

2002 年《卫理报》推出一份 2020 计划：

一、定位：

- A. 成为人手一份，人人可读的东马卫理公会之公开性报纸。
- B. 扩大报导范围，除了本地各教会也尽可能报导国际性、其他宗派之动态与消息。
- C. 不能与事隔绝，与世分离，当知道凡事是有关联，不能自我封闭。
- D. 对内是卫理公会出版的一份教会刊物，对外是一份超宗派的“护卫真理、胸怀四方”的报纸。

二、出版：

砂拉越卫理出版社（Sarawak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不过保留“马来西亚基督教卫理公会砂拉越华人年议会文字事工部”的字眼。

三、计划：

2001 - 2005年—按现计划进行，以双周刊方式出版。

2006 - 2010年—出版周报（电子报）。

2011 - 2015年—出版三日报

2016 - 2020年—日报（社会新闻 + 教会消息）。

书刊：照常出版，希望每年都有约八本本土创作面世，以卫理报之友方式进行，年会各部之书刊一律逐步由卫理出版社的名义出版。

四、展望：

A. 通行世界华人循道卫理宗与基督教界各宗派之报刊。

B. 与各宗派之电子网路密切联系交流。

五、落实：

A. 2001 — 2005年（双周报）：员工8名。

B. 2006 — 2010年（周报）：员工16位。

C. 2011 — 2015年（三日报）：员工32位，买印报机。

D. 2016 — 2020年（日报）：参考报馆之模式：参考报馆之模式（编、采、会计与营业部50—60位同工 + 印报工人及派报员30—40名）。

E. 扩大办公大楼（资讯传播大楼）。

改组：考虑于2016年并入资讯传播部，建立更大的传播机构方式。

附录 1

《卫理报》历任主席与主编

- 1951 年 主编姚峭崐牧师 经理林开臻牧师。
- 1952 年 主席何受良牧师 主编姚峭崐牧师 经理林开臻牧师成立文字事业部。
- 1953 年 主席何受良牧师 主编姚峭崐牧师 经理陈修斋牧师。
- 1954 年 主席何受良牧师 主编林恩卿博士 经理林志士牧师。
- 1955 年 主席何受良牧师 主编林恩卿博士 经理林志士牧师创办福音书局。
- 1956 年 主席何受良牧师 主编何受良牧师 经理林志士牧师。
- 1958 年 主席刘乃培牧师 主编何受良牧师。
- 1962 年 主席郑忠信博士 主编何受良牧师。
- 1963 年 主席郑忠信博士 主编郑忠信博士。
- 1964 年 主席何受良牧师 主编郑忠信博士 后前往宽柔中学为教员。
- 1965 年 主席何受良牧师 主编何受良牧师 编辑刘友雄、高扬。
- 1966 年 主席王继曾牧师 主编何受良牧师。
- 1967 年 主席王继曾牧师 主编刘友雄先生。
- 1968 年 主席王继曾牧师 干事/主编邓登年先生。
- 1972 年 主席陈联东牧师 兼职干事/主编邓登年先生。
- 1975 年 主席陈联东牧师 兼职主编许世韬与黄家光先生。
- 1977 年 主席王继曾牧师 兼职主编许世韬先生与黄家光先生。

- 1979年 主席陈联东牧师 兼职主编许世韬先生与黄家光先生。
- 1981年 主席卓家祥牧师 兼职主编许世韬先生与黄家光先生。
- 1986年 主席周永生牧师 兼职主编许世韬先生与黄家光先生。
- 1990年 主席叶慈安牧师 兼职主编许世韬先生与黄家光先生。
- 1993年 主席黄家源牧师 兼职主编许世韬先生与黄家光先生。
- 1994年 主席江昌龙牧师 干事/主编黄孟礼(会友传道)。
- 2001年 主席黄家源牧师 干事/主编黄孟礼 执行编辑林履星。
- 2003年 主席黄家源牧师 干事/总编黄孟礼 主编林履星。

附注：

(注1) 美国北方卫理(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North) in America)于1847年及1856年分别前来中国的福州与印度两条宣教线。东马砂拉越卫理公会是中国福州移民开始，新加坡及西马则来自印度的线。1899年在新加坡成立“马来亚年议会”(Malaya Mission，后来成为The Malaya Annual Conference (1902)负责下的婆罗洲华人工作。

1919年美国卫理组织东南亚宣教区，1936年成为东南亚中央差会及1950年成为东南亚中央议会 Southern Asia Central Conference，负责马来亚年会(Malaya Annual Conference)，婆罗洲砂拉越教区及苏门答拉差会等地区的福音事工。

1936年砂拉越教区成立“砂拉越婆罗宣教议会”(Sarawak-

Borneo Mission)，在中文方面则称“诗巫美以美会连环会”（The Sibü District）。

1949年成立“沙罗越卫理公会差议会”（Sarawak Mission），华文则称为“沙罗越基督教卫理公会三教区合议会”。

1952年成立“砂拉越临时年议会”（Sarawak Provisional Annual Conference）。

1959年成立“砂拉越年议会”（Sarawak Annual Conference）。

1962年伊班会友另立“砂拉越伊班临时年议会”（Sarawak Iban Provisional Annual Conference）。

1968年教会走上自治路线，不过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卫理公会”下的一个年会。

1965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分家，“马来西亚卫理公会总议会”（The Methodist Church in Malaysia）成立，属下分布在东西马有5个年议会，包括东马的伊班年议会（Sarawak Iban Annual Conference）与华人年议会（Sarawak Chinese Annual Conference - SCAC）。

（注2）砂拉越卫理在三、四十年代就成立有中央执行委员会，1974年11月26-27日召开的沙罗越卫理公会三教区合议会上林开臻先生提议1948年开始请各牧区主任勉励会友每晚举行家庭祈祷会并劝勉会友，购阅教会书报，并提议刊印三教区会录。因此若以印刷刊物而言，1947年开始印刷的《沙罗越基督教卫理公会教区录》（Minutes of the Sarawak Districts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Mission, 1947）是最早的印刷。王东升教区长提议1948年为运动开始之年。第2年（1948年）报告中提及欲推行4年运动各节目特刊为必须工具云。（详见1947年与1948年《沙罗越基督教卫理公会教区

录》，姚峭嶽、曾焕祖、林开臻、陆颂圣编集)

(注3) 参阅：1950年教区录第32面及程子琦《沙罗越卫理公会观感》一文，《南钟报》第17卷第4期，1950年12月。

(注4) 1948年报告提及蒙徐振南医生、张公彬先生、黄景和牧师与曾焕祖先生，各捐100元。

第7期由丁兴俊捐献100元，第8期停刊，不过还得已认捐的丁明铿交纳100元，后经王东升牧师手，交予《卫理报》经理林开臻牧师收存，以充《卫理报》刊费之用。参阅1948年沙罗越基督教卫理公会教区录，第15—16面王东升教区长的南教报告书及《卫理报》第2卷第4期刊在封面底的鸣谢启事，(1952年12月1日出版)。

(注5) 在合教区报告书中也发现多有提呈有关推销《南钟报》的情况，如林开臻报告推销《南钟报》之经过，林志士牧师在新珠山两牧区志要提及《南钟报》销售130份。同时《南钟报》内容也常有砂拉越的牧者投稿文章或消息。(见1949年沙罗越教区录，第9及23面及《南钟报》)。

(注6) 1950年基督教卫理公会沙罗越教区录，第11面。会议日期是12月4—6日，是第38次三教区会议，林开臻是于6日上午所做的提议。

(注7) 《编者与阅者讲话》中提及“本报权舆于四运特刊……将单张改为订本，名曰《卫理报》，扩大内容，充实材料，聘请王继曾，陈牧修斋，刘师我基，林女士裕先，张女士英琳，林牧守驰，黄牧贞明，刘牧云安专职写作，并请林开臻先生担任本报经，借此刊物，作为宣基督福音之喉舌。一年出版四册，每三月

出刊一册，全年报资二大圆，凡我卫理公会同入，都应爱护本报，或投稿以光篇幅，或欢阅以广推销，此乃编者有所望于阅者在是耳。”详阅《卫理报》第1期，诗巫华英印务公司承印，1951年4月21日出版）。

（注8）1953年12月2-6日在诗巫所召开的第二届年会记录中有关文字事业部部告提及文字事业原有计划是创办圣教书局与主办卫理报二事，为沙罗越临时年议会之要图。两项经费，算在5800元之谱。1955年6月28日，福音书局正式开办，林开臻任经理，虽组有独立董事部，但仍连属文字事部；迄至1960年归于产业部。

（注9）1954年11月24—28日第三届年会录，页42，何受良牧师在文字事业部报告指出，因为“部员之同心合作，主内弟兄姐妹之热忱拥护，卫理报已由摇摇欲坠之状态中，挽回过来，步上康庄大道。”表示林恩卿博士主编才学优良，经验丰富，深得读者的爱护；同时，林牧师理财有方，招收广告三四百元，推销卫理报六七百份，收支得以平衡。在年会财政报告中卫理报支出为420元（见页46）。

（注10）1955年11月23—27日第四届年议会会录，页11及42，11月25日的文字事业部报告中，姚峭嶽牧师代报告提及开办福音书局及建议卫理报停刊事宜：

“溯自年议会成立以还，递次申请总务部拨款5000元，以资开办书局之用。虽经许可，卒不见施行，引为遗憾！同人因鉴文字布道，最有效力者，无出于福音书局，其关键所在，亦等诸宗教教育部、道德部...等之重要，当务之急，不容或缓，所以本部

合经济部，出而招募股金，资为开办费；组织董事部，策划进行，公推林文聪牧师董事长，林开臻牧师为总经理，曾于今年6月间，正式开长，如愿成就，尤为荣幸！至于卫理报务，依旧是林恩卿博士主任主编，林志士牧师任经理，年来因稿件缺乏，只刊行3期，全年印刷费1300元，所收报费600份计有900元，短款400元。因为种种关系，议决来年停刊，以待时机许可，再行复版。”

(注11) 文字事业部报告，沙拉越临时年议会第五届年议会录，1956年11月13-18日，页30。

报告中也提及该部向总务部拨出棍款200元。同时提到《卫理报》开办以来，每次印有800本，现在有摇摇欲坠之势，殊为痛心。

(注12) 1959年文字事业部报告，页69—70，沙拉越年议会第八届年议会录，1959年12月1—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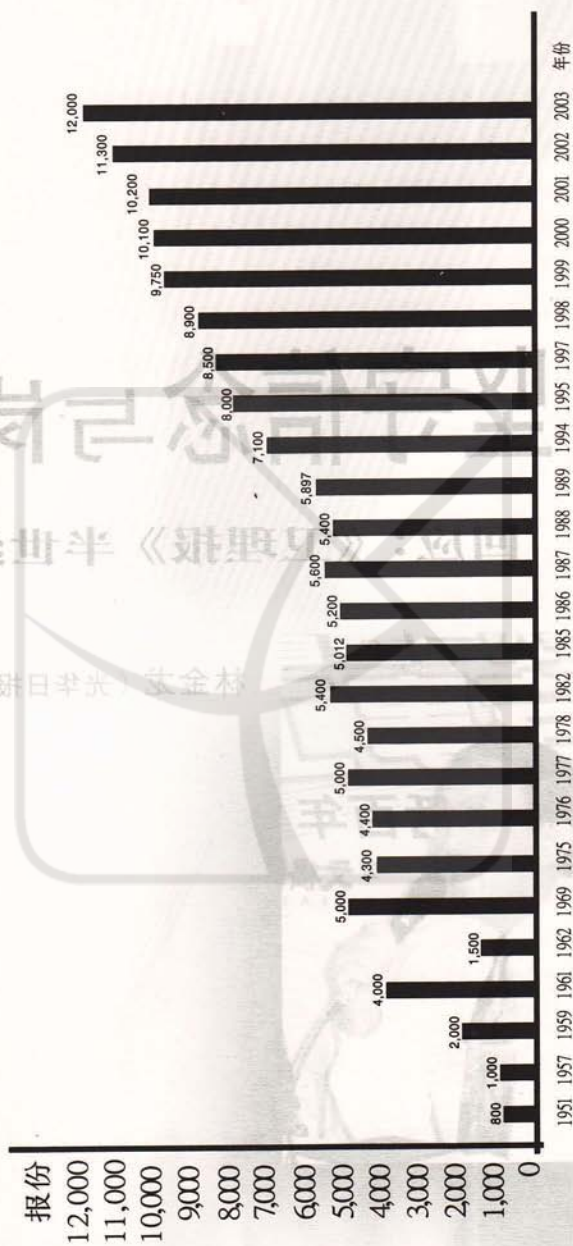
(注13)《卫理报》第八卷，1957年11月出版，新加坡 Lam Yeong Press Co., Ltd.

(注14) 1960年11月22—27日，第九届年议会录，页28—29。

(注15) 伊班识字运动文字出版计划报告，1960年11月22—27日沙拉越年议会第九届年议会会议录，页147—149。

(注16)《卫理报》新一号，第1面改版序，1963年7月出版。

附录3 卫理报份统计表



坚守信念与岗位

回应：《卫理报》半世纪沿革

林金龙（光华日报署理总经理）



首先我要感谢文桥传播中心及黄子弟兄给我机会，在这个基督教文字事工百年研讨会的盛会中有份参与及回应黄孟礼弟兄发表的《砂劳越卫理报》的历史与展望。我在这之前从来未曾听闻或亲眼目睹《卫理报》。感谢黄孟礼弟兄给我寄来几份《卫理报》，让我先见识一下砂劳越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所出版的这份刊物。

看了这份《卫理报》及黄弟兄发表的稿之后，我禁不住要为这份《卫理报》及所有有份参与这份《卫理报》的撰稿、编辑、出版及发行的弟兄姐妹高声喝彩！也要为他们感谢天父！

我本身是在报界服务的，所以我很清楚办报或办刊物都是一件非常艰辛的任务。主要原因是华人读者人数有限，同时华人阅读风气非常不理想。相信我们都知道，国内许多报纸／杂志都办得很辛苦，每月人不敷出，经济严重出问题，危在旦夕。

我们行里有流行一句话：“如果你要害一个人倾家荡产，而且让他每晚睡不着觉，最好的方法就是鼓励他去办报纸。”

我要为《卫理报》喝彩，第一是因为《卫理报》52年的历史被收集得这么完整，这么清楚。第二，这份于1951

年创刊的《卫理报》已经光荣迈入第52周年。在这52年的办报过程中，他们经常面对人力、财务和稿源不足的种种难题，但他们仍不放弃，同工们坚守信念与岗位，靠着神所赐的力量勇敢地向前迈进。不但让《卫理报》能不间断的出版，而且是越办越好，内容也越来越丰富，而且越来越全面化。第三，他们为了办好这份《卫理报》及做好文字事工，不惜投资选派有负担的人去修读新闻系，学成之后成为《卫理报》的全职同工。从这点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对文字工作的执着和愿意付代价的心志。第四：《卫理报》目前只有八位全职同工，却有能力在每个月出版两期，实在令人钦佩！

我想，《卫理报》走的路线是正确的，为了扩大文字事工的领域，为了方便有效的通过文字传福音服侍人，我们应该多多鼓励年青的弟兄姐妹选修新闻系，学成后投身文字事工，学以致用。

《卫理报》一直以来只是单单属于卫理公会的机关报，但是令我们感到兴奋的是，今年开始《卫理报》不但推出革新号，更以“护卫真理、胸怀普世”为口号，要自卫理宗走向他宗，要与世界接轨”。希望今后的《卫理报》能获得所有华文教会的鼎力支持，提供稿源及各种重

要资讯予《卫理报》，让《卫理报》能真正做到服事众教会的目标。我相信，只要众教会都能认同及接受这份《卫理报》，对它有负担，愿意支持及参与这项文字事工，《卫理报》在过去长期以来所面对的人力、财力与稿源短缺的问题将会应刃而解了。希望在大家齐心努力下，《卫理报》能从双周刊蜕变成周刊甚至成三日刊。

在此我有一个建议，希望《卫理报》的同工们能够认真思考其可行性。今天的基督徒对现代潮流、时事及社会上发生的一些有关宗教、公平、道德、伦理等事件感到非常困扰，不知其对与错，也不知如何去应对。我建议在一些事件发生后，《卫理报》可访问一些主内长辈或牧者以基督教或圣经的立场，来发表对有关事件的正确看法和应对之方。我想，这样的作法不但能让主内肢体对发生的事情有正确的看法和反应，也能让非信徒甚至政府当局了解基督徒对这些事的看法和立场，相信此举必能增加《卫理报》之可读性，吸引更多人成为它的长期读者。

陪伴儿童成长 的属灵刊物

——《葡萄园地》

鍾翠仪（《葡萄园地》主编）



简介

《葡萄园地》隶属于西马读经会(Scripture Union in Semenanjung Malaysia，简称读经会)的儿童事工。读经会在马来西亚有42年历史，以英文为主要媒介语，所服务或接触的对象都是英文源流的教会或学生。中文事工因同工去留不稳定和缺乏中文源流的领袖，导致事工无法真正成熟发展。

1986年，《葡萄园地》的创办人，方清娥以笔名梅姐姐第一次与小读者晤面。在完全没有编辑经验的情况下，她回应神的呼召，忘却自己接受这个挑战。当时，读经会人力资源有限，她独当一面，“率领”一班义工一个字一个字，将它们编成一本属于小朋友的属灵刊物。这是马来西亚基督教文字宣教有史以来第一本中文儿童杂志。《葡》(包括《伊甸园地》)自创刊到今天一共有65期，到达超过2万以上的小朋友手中。

《葡》注重圣经的价值观，要引导小朋友以圣经的价值观接受世界的挑战。对教会主日学来说，《葡》是小朋友的属灵“参考书”；对学校基督徒老师和小学生来说，《葡》是一个向小朋友传福音的工具。

1989年尾，方清娥被证实患上乳癌，后来，在1993

年头又旧病复发。在那15年事奉的日子里，除了在申请印刷准证期间停刊了一年，即使是病魔缠身，她仍然风雨不改，每年出版4期，从不中断。她于2001年退休，交由鍾翠仪接位。

背景

自1969年，读经会的中文事工就一直丢空着。1986年，当任总干事许锦南聘请方清娥鸣锣开道中文儿童事工。她乃是吉胆岛幼稚园院长，对儿童事工有满腔的热忱。当时，中文教会的儿童事工尚未完全拓展造福中文源流的小朋友，本地的儿童文字事工乃是个谜，有待探索究竟。

《葡萄园地》的前身就是《伊甸园地》。《伊》初时出版的概念是要成立一个读者会，称之为“伊甸园地读者会”。读者会的概念取自于机构原有的儿童事工，“Key Club”。读者以马币2零吉会员费就能在一年内免费获得4本《伊甸园地》和其他会员优惠。“伊甸园地读者会”的对象是8岁的小朋友至15岁的少年人，因为方清娥发现当时坊间缺乏少年人的属灵读物。

发行前，在完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方清娥花了

3个月到全马教会分享这本杂志，结果，反应令人鼓舞。她召集了第一批为数两百多名的小读者。有了这个读者人数，她就能刊行《伊甸园地》，因为这是机构所给她的条件。于是，严伟毓立刻帮她拟稿，由李天带和戴志强作指导，以及黄金花负责画稿，终于在1986年的4月完成创刊号。

起初6期的《伊甸园地》受到各教会和老师的支持及好评，而且读者人数从区区200百多名增加到700多名。那时，适合小朋友阅读的属灵读物可说寥寥无几，而且价钱昂贵。小朋友饥渴生命灵粮，而《伊》的出现仿如一碗八宝冰，滋润了灼热的心灵。《伊》打着响亮的口号——“伊甸园地，你的良朋益友”，陪伴小朋友度过那举足轻重的童年。

1000位读者是申请印刷准证的条件，可惜在1987年间，读者人数虽达到这个数目，却正逢茅草行动，迟迟未能获得批准。在这期间，方清娥通过书信与读者保持联系，从未因为困难而放弃。《伊甸园地》停刊一年，终于在1988年8月获得印刷准证，于同一年11月改名为《葡萄园地》重出江湖。见证《葡》第1期的义工包括撰写文章的苏伟忠、李天带、林文采和万美云；负责美工设计的

义工有杜伟文、黄金花、张少杰、关德辉和蔡天发。

编辑篇

《伊甸园地》的内容设计主要是以福音为主，内容取自耶稣的生平事迹和他的喻言(Theory)。当然，里面还穿插一些适合小朋友的单元，以便增添其阅读乐趣(Fun)。从第3期开始，《伊》不断改进，还增添了两个经典单元。这三个主要单元之特色在于信息教导都以连环图来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即使最懒惰看书的小朋友都不能抗拒这些漫画故事。其三个单元分别：一、旧约圣经故事，以简单的连环图向小读者介绍《创世记》，二、生活小故事由苏伟忠弟兄撰写，故事内容让小朋友学习如何将圣经的教导实践在生活上(Application)，三、真人见证让小朋友学习故事中的主角如何在逆境中经历神，见证神的得胜。

基本上，初期的《葡萄园地》和《伊甸园地》在内容和设计方面没有什么大分别，有关耶稣的教导的单元呈献为式已经改头换面，不再单单用耶稣时代作信息背景。这是为了减薄过于浓厚的宗教色彩形象，但是信息背景仍然以耶稣为中心。为了使刊物更吸引小朋友，《葡》的页数比《伊》多4页，跟着又在第5期再增添4页，内容就自

然饱满多了。第7期还设有读者写作单元和回应单元(Communication)，以便鼓励小朋友写作。这个互动的单元为刊物增添了不少生气。

从1990至95年，《葡萄园地》的风格慢慢被建立起来，内容设计走向也渐渐有了固定形式。方清娥奠定了《葡》的方针：一、《葡》是一个传福音的工具，向读者灌输基督教的价值观，二、强调时事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从基督教的教导来分析及说明。其讨论的课题范围包括时事、道德伦理、爱国精神、社会意识和分享耶稣的诞生与复活。《葡》从圣经的原则和价值观为基础来讨论时事课题，另一方面就借着圣诞节和这些课题表达他们的意见和看法。为了使小朋友对所讨论的课题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而且还可以学以致用，生活故事这个单元内容也配合有关课题而撰写。这时，生活故事的主角——忠亮已经慢慢成形，直到今天忠亮仍然是生活故事的主角。

值得一提的是，打从创刊号就出现的“圆圆长长”。这两位可爱的“元老”是《伊甸园地》(亦是《葡萄园地》)的活宝。这个短篇漫画以轻松的手法和一正一负的角色来讨论课题，为刊物增添趣味。“圣经故事”从《伊》第3期到现在从未中断。这个单元是特别设计给没有机会到教

会的小朋友，因为到教会上主日学的小朋友大致上都非常熟悉圣经的故事。至于趣味单元如笑话、游戏、百科知识、转导信箱……，都随着时间而更换，使刊物内容更多样化，更具时代感。

2001年，从50期开始，《葡萄园地》出版概念正式由“葡萄园地读者会”改以一本杂志的角色服侍小朋友。其原因有二：一、“葡萄园地读者会”原来的意义已经不存在，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能宣传这本杂志的空间和机会；二、事工的火力着重在刊物本身过于读者会。读者会这一类的活动可有可无，全靠教会的开放程度而定，但是，《葡》却不能停止。很明显的，读者会在有限的人力和资源下已经不能正常扮演其角色。当然，这一番改变同时影响刊物的宣传策略和刊物本身在编辑方面的发展。（详情在宣传篇）

2002年，《葡萄园地》的一草一木也没有多大的改变，除了读者对象年龄改为8至12岁。在编写的当儿，以10岁小朋友的语文水平和心智为准绳。主题走向跟市场上的杂志所讨论的时事课题相似，唯有不同的地方就是《葡》以圣经的标准作为讨论该课题的中心点。信主的小朋友同样对许多的具争论性的课题，他们需要知道神在这

些课题上有什么意见，并能做些什么。每年1期(12月份)的主题为福音信息，以便非信徒读者有机会听到主耶稣的救恩。

基本上，理论(Theory)、实践(Application)、逗趣(Fun)和沟通(Communication)是编辑《葡萄园地》的原则。这不是什么新概念，早在《伊甸园地》就能发现它们的情影了。

宣传篇

在出版过程中，除了编辑工作，还需要市场宣传和行政的配合。1986年9月26日，第一次的区域性“伊甸园地读者会”在柔佛州南利小学举办，共有100多位小朋友参加。之后，南利小学更设定每个星期以“伊甸园地会员会”之称召开学校学生团契。这个由黄秋娟老师亲自带领的会员会(或学生团契)一方面能跟进小朋友灵命的成长(follow-up)，另一方面能鼓励读者续订刊物。此外，方清娥起初还每星期开放自己的住家作“伊甸园地会员会”的聚会所。出席的小朋友多属巴生循民小学的读者。1987年8月3至6日，第一届的“伊甸园地读者大会营会”在八打灵马来西亚圣经学院举办。

这些会员能顺利地进行全赖于教会的配搭，并能以不同的形式会见读者。举办这些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向读者传福音，同时也将这本刊物介绍给新朋友和老师。当时，教会负责提供场地和推动宣传工作，方清娥姐妹则要招兵买马（义工）筹备主题内容和各项活动，工作极其繁重。1989年7月，“89年葡萄园地读者营会”首次在马六甲举行。

1989年8月3日，第一个“葡萄园地欢乐会”也称之为“葡萄园地读者一日营”，以“他牵我手”为主题，在吉胆岛诞生。“轻松”的宣传方法则是在特别节庆日子，如圣诞节、复活节、生日会、聚会……，方清娥姐妹受邀到教会做讲员时，“顺道”介绍《葡萄园地》。

方清娥除了在编辑的工作上需要义工的协助，在宣传方面更是需要各地老师从旁协助。当时，主日学老师和学校老师都受邀加入“推销老师”的行列。主日学老师在教会主日学向小朋友介绍此刊物，而学校老师则在教室里冒着违返校规的危险向学生介绍这本刊物。较幸运的学校老师就通过学校学生团契作宣传。方清娥借着各样欢乐会与读者见面，也趁机给当地的“推销老师”加油。《葡萄园地》的读者阅读平均寿命只是短短3年。读者流动性很

高，所以“读者新陈代谢”的工作做得最见效的就是散布在各地的“推销老师”了。

1991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91年少年育乐营”首次在金马仑举行，一共有122人参加。这个营会是开放给18岁以下的少年人参加，其最初目的是鼓励《葡萄园地》的读者携带非信徒朋友一起参加。到了1998年，这个营会的工作就交由青年事工负责。

1993年6月1日，为了让更加多人认识《葡萄园地》，方清娥邀请沙巴读经会成为《葡》的销售伙伴。沙巴读经会负责沙巴州会员的一切行政工作和主办营会，1994年9月16日，沙巴读经会同同工杨安怡在义工的协助下，为《葡》会员主办第一个欢乐会。

《葡萄园地》在2001年改变宣传策略。其策略概念就是希望以最低的人力和财务达到同样的效果。“葡萄园地欢乐会”已经简化成15分钟的介绍时段。此介绍时段目的是将《葡》介绍给小朋友和老师。若儿童事工同工受邀到营会或教会特别节庆聚会，同工将会要求主办当局安排15分钟的介绍《葡》时段。但是，有一样没有改变的仍然是“推销老师”（教会和学校）在整个宣传工作的重要地位。

推销老师也有“退休”的时候，但是教会却不会“退休”，所以唤起教会对儿童属灵读物的醒觉是当前的挑战。

行政与经费篇

《葡萄园地》一开始就以累积分数系统作为鼓励读者参与各单元的方法。这个方法无疑占据了大部份的行政工作。除了编辑和宣传工作，方清娥还要亲自完成行政工作，偶尔懂得反哺的读者会趁假期充当义工，减轻她的工作。1993年黄雅丽经黎志强介绍担任《葡》行政同工。41岁的她带着侍奉的心志踏入读经会，开始了下半生服事生涯。当时，最繁重的行政工作是手抄读者资料和处理读者的累积分数系统。一直到1997年，义工为《葡》设计了邮寄名单电脑程序，有效地减轻了行政工作。黄雅丽除了执行行政工作，每逢主办营会时，她也必须从旁协助，担任一些幕后工作。基本上，《葡》的行政发展有赖于机构的经济能力，因为，行政方面乃属机构事工的“二奶命”，生不逢辰。

自从《葡萄园地》取消“葡萄园地欢乐会”后，《葡》就不再征收“会员费”，读者缴付的是刊物的“订购费”。

其实，所谓的“会员费”也只不过够用来生产刊物。每一次刊物涨价，刊物的质素也会跟着改进，例如：增加页数和彩色版。

《葡萄园地》的会员费

年份	会员费（一年）	涨价原因
1988	RM4.00	
1992	RM5.00	邮费涨价
1995	RM8.00	印刷费涨价
2003	RM12.00（订购费）	人不敷出

1995年，《葡萄园地》不再使用植字公司排版工作，而换用电脑排版，一方面使生产工作更加有伸缩性，另一方面能节省开支。谈到开支，《葡》是读经会的其中一件事工，一切开支都在机构的管理系统下，所以要是教会支持读经会，也就等于支持这个事工。《葡》也有责任尽量在生产经费上自立，但是到头来，这个责任还是落在读者身上。一些对儿童事工有负担，也能体恤机构的弟兄姐妹和教会愿意拿起这个担子，为的是让更多的小朋友能拥有这本刊物。

展望《葡萄园地》梦寐以求的双月刊仍然是个梦。原

因有二：缺乏人力资源和成本问题。杂志的出版频数以两个月一次为佳，这也是其中导致读者的续订率停滞不前的原因。

目前，《葡》主要在内容质素方面力求配合读者的需要，基于以上两项老掉牙原因，美观就只属辅助元素。无论如何，提高杂志的美感不是当务之急，可是却不可忽视。

结论

这个事工一直在经济独立与经济瘫痪之间挣扎良久，这样的矛盾情况会继续发生，直到我们接受“教会平行结构”(para church structure)* 是教会的同行伙伴为止。文字事工不易看见其效果，更何况儿童文字事工。《葡》拥有17年历史，她能坚持到底，当中曾经为她而流的眼泪和献上的祷告不计其数；将来，无数的眼泪仍然要继续流，无数的祷告还要不断地献上。

葡萄園童 58

《葡萄園童》

（新詩由自）

葡萄園童 58



方信德區
明星偶像

基督聯合發行
Scripture Union
PP6383/S/2002
RM3.50

方信德區
明星偶像

基督聯合發行
Scripture Union
PP6383/S/2002
RM3.50

福音种子撒在 童心上

回应:《陪伴儿童成长的属灵刊物》

杨百合（前《文桥》主编、退休教师、自由传道）



读

读经会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做了两件事，可以说是创举：70年开始主办少年福音营，我有机会参与此项工作，深感荣幸，当时由黄敬活牧师策划推动。80年代则创办了《葡萄园地》，由方清娥姐妹主编。

当时读经会之所以推动这两项工作，是因为那时教会只注重青年福音工作，而忽略了少年福音工作，只有青年营，没有人主办过少年营。而基督教儿童杂志，70年代左右，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曾出版一份《福幼》，本邦根本没有这样的杂志。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两方面的工作实在很重要。众所周知，目前青年人的福音工作很难做，教会青年团的人数普通只有10多人，过去30-40人的现象不复存在，教会外面的吸引力太大。而青年工作先从少年人入手，办少年福音营，先带领少年人归主，然后跟进，使他们将来成为青年团的成员。而《葡萄园地》则在儿童时期就注意栽培他们的灵命，以致他们可以按部就班进入少年团、青年团。

记得方清娥姐妹在筹划出版《葡萄园地》(前身为《伊甸园地》)，于1985年参加我们在八打灵路德楼举办的写作营，她为了在文字事工上有更多的装备，参加这个写作

营，她学习的精神真可嘉。记得她对我说要准备出一份儿童杂志，我心想：“谈何容易，可能只是梦想而已。”没想到，靠着主的恩典和她的努力，梦想竟然实现了。

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团契每年举办写作营，每届平均有30-40人，25年就约有千人，这些笔兵去了哪里？而方清娥姐妹参加了，有行动表现，是我们的好榜样！

方清娥姐妹要创办《葡萄园地》，一定想到儿童宗教教育的重要。基督徒家长为了使儿女能接受到宗教教育，便把儿女送到教会办的主日学去。那是教会的宗教教育。《葡萄园地》在儿童宗教教育上可扮演辅导的角色，如果基督徒家庭中有9-12岁的儿女，订阅一份，肯定对他们在宗教教育上有很好的辅助。同时，透过阅读《葡萄园地》，可培养儿童的阅读兴趣。儿童从小接触电视，常观赏电视节目，就不喜欢阅读。而《葡萄园地》多以图形方式表达信息，他们肯定会比较有兴趣阅读。圣经〈箴言〉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

我是一名退休教师，我在华小执教30多年，一向很注重儿童的福音工作。我曾在学校开办“大家唱”儿童聚会，向学生传福音，后来校方禁止这样的聚会，我就想用

另一种方式向学生传福音。当时，70年代亚洲归主协会有一份儿童函授课程，叫《真理乐园》，我就介绍给学生。我也曾介绍过香港基文出版的《福幼》给学生阅读。后来《葡萄园地》出版了，我觉得很适合学生看，便常常介绍给他们订阅。方清娥姐妹每期都寄5本给我，方便我介绍给学生。我退休后，她和鍾翠仪还是照旧寄5本来，有机会到不同的教会讲道，就介绍会友的儿女阅读，每次介绍都有反应，有人订阅；我觉得应多介绍这样好的一份基督教儿童杂志给教会，内容充实，有生活故事，圣经故事，手工，游戏……综合了知识性，趣味性，宗教性多样化的内容。为了更适合儿童阅读，配合了不少图画漫画来表达信息，增强了它的可读性。

有人说过一句话：“你要害一个人，就让他编一份刊物。”方清娥姐妹有勇气接受这个挑战，创办了《葡萄园地》，并且在健康欠佳的情况下坚持了15年的编务，很难得。值得一提的是：方姐妹放下《葡萄园地》和编务之前，物色并训练接棒人——即鍾翠仪姐妹成为她的继承人，使这份儿童杂志能继续发展下去。

笔者认为，基督徒教师不妨在学校介绍《葡萄园地》。这份儿童杂志，虽是属于宗教性的，但其知识性，

趣味性应可受学生所欢迎。学生阅读这份儿童杂志，接触到福音。基督徒教师不但要“教书”，也要“教人”，更重要的是要“救人”。

最后，希望大家多为《葡萄园地》代祷、推介、支持，使本邦的儿童能从这份基督教儿童杂志得到良好的宗教教育。我有一个建议：每期出版是否可以多印一些，以便可以放在福音书局零售，因这刊物内容具隽永性，不受时间影响，随时可供儿童阅读。

20 世纪马来西亚 基督教华文书籍 出版状况

黄子（文桥传播中心总干事）



小引

10年前，适逢世界上第一份中文报《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发行180周年，所以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团契主办“第三届国际基督教华人文字事工研讨会”来纪念此一盛事。随后也出版了《历史与文宣》的学术论文集。当中，李志刚牧师发表了〈马理逊、米怜、麦都思、梁发、台约尔、理雅各在马六甲对文宣的贡献之论述〉论文。对上一世纪马六甲这华人文宣史料的收集既丰富，论述亦十分公允。重阅该文，至1842年为止，各差会出版的书刊共有145目，而其中48目在马六甲印行。除了报纸、杂志和圣经，马理逊、米怜、麦都思、梁发、台约尔、理雅各诸先贤，就有数十种著述在此出版。发行到中国大陆，以及南洋各地（注1）。

从1842年到1860年开始成立的华人教会（注2），直到1900年为止，到底此间的教会是否有什么中文文字工作？我们无从考据，真是遗憾。盼望将来有学者研究。

至于20世纪这100年，特别是历史最悠久《南钟报》之前，有什么文字事工，我们亦无资料，这是一个研究的好题目，希望有人在这方面努力。除此，跟本文最有密切关系的书籍出版状况，亦是无从得知，所以，本文在西马

书籍的出版记录，只能锁定1985年文桥出版社成立之后，到2000年为止，收集由出版社、福音机构、神学院，有计划性出版者的作品。至于各教会团体或个人偶发性零星自资出版的，暂时无从也无法上穷碧落下黄泉去收集，唯有盼望，将来有人愿意提供出版书目和资料，再继续补充。因为从来无人收集、保存大马中文基督教书刊，现在把所能找到的先行记录，更形迫切。万丈高楼平地起，这也是不怕疏漏，撰写此文的目地。

至于砂劳越，上世纪最后10年基督教华文书出版记录应算相当全面，而之前的，则可以追查至1947年的作品记录，相信会有遗珠，盼望有心人可提供资料日后补充。

在文字工作的沙漠瘦土上

19世纪的中文文字工作，除了梁发牧师，全由西教士担纲。即使在1860年第一间华人教会设立之后（注3），中文文字事工，我们也不能期待华人就挑起重任了，其实，到了20世纪上半叶，情况仍然如此。若我们对教会历史稍有常识的话，都知道，所谓华人教会，会友是华人，牧者传道人是西教士为主。来马的西教士，懂得讲方言华语，能用口传，他们的语文能力真的有高明的可以

书写，恐怕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华人人口不大，华人基督徒人口又十分稀少。

在独立之前，华人的流动性大，基督徒也同样，人口是单薄到不成“市场”。当日华人皆以华侨自居，来马不过为了谋生，能不能进一步淘金发财，至终都要落叶归根，回归故国故乡。因此，即使有人信主，流动性也非常之大。流动性直到大陆解放、大马独立之后，才告稳定下来。

其二，我们的祖先大都是李光耀资政所形容——来自中国南方的文盲佃农。会友也不例外，并非文化水准特别高，许多会友，尤其是上一两代的老姐妹，成为基督徒之后，读圣经是靠一套易学易通的罗马拼音法，普通会友连“唐山信”都要牧师代读代回。这种情况持续到60年代。

其三，基督徒要到第二代或第三代才读书识字。这其中孩子读书的话，又有许多送去教会学校，在大马，教会学校只有英校，培养出来的都是不懂中文不会讲母语——华语的，华人社会视之为“二毛子”信洋教的人。

作中文文字工作，给谁看呢？

西教士在独立后离开大马，华人要自养自治自传，起初二、三十年，成长缓慢。

严肃的杂志。六、七十年代，《学报》因为卖给学生，曾经风光过一阵，《蕉风》出版多少年就亏多少年。其他杂志全寿命不长。说到书的出版，只能无处话凄凉，若不靠会馆乡团设立奖金资助出版，过去30年大多数的文艺作品无法出版。出版难，售卖比上李白的蜀道更难。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人拿文桥的书去兜售时，国内最主要的写作人团体的领导人惊讶地问：“怎么书不是送的？是来卖的！”

整个华社如此，华人基督徒从当初只占华人人口三几个巴仙，甚至到今天发展到约10巴仙，又能够好到哪里去呢？《文桥》双月刊和《青春路》月刊能够出版至今，并惠及数以万计的读者，不是靠卖，是靠送，以最少的资源最低的成本去经营，上帝的怜悯、教会和众肢体的爱护，方能发挥五饼二鱼的功能。少掉属灵层次的因素，华文字事工不可能展开。也因着上帝的怜悯，教会及肢体爱惜福音圣工的原故，华文文字事工也才有可能。

杂志可以透过组织、团体、机构出版赠阅。书则难以回到19世纪的方式运作，或像马华一般作家，因为有文学奖的资助，出版了卖不出，只好送，卖了收不到帐也只等于送的方式运作，如果要有计划性的出版的话，则须

另辟蹊径以求存、发展。

1985年文桥出版社成立之前，华人教会基本上没有一个正式的出版社，计划性地从事属灵书籍的出版。偶见出书，也是资深教牧把多年讲章结集，或撰写回忆录，由爱主的弟兄姐妹奉献经费出版，再请各教会同工协助推介。估计，过去一百年，这类零星个别自费或自筹经费出版的作品不会太多，可惜没有记录更是无法统计。

除此，福音书局如书花，亦曾出版过三本中文书，书花的出版主力在英文和马来文。上世纪70年代学园传道会成立之后，除了出版其通讯《大使命》，亦曾出版一些书。

沙漠开花

在迹近沙漠如此贫瘠的泥土上，又是如何展开有计划性的丛书出版呢？

如果资料没有错误，文桥就是开路先锋。

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团契，原是主办写作营训练兵笔，出版《文桥》杂志作福音预工和栽培笔兵。多年经营之后，决定把比较有水准价值的文章结集出书，以进一步鼓励资深的笔兵；扩展事奉的领域，以本土的文字，向本

土 的 同 胞 传 福 音 。 当 时 ， 由 于 去 “ 513 ” 未 久 远 ， 对 出 版 的 控 制 非 常 严 厉 ， 连 注 册 出 版 社 也 大 费 周 章 。 由 写 作 团 契 的 一 群 义 工 ， 奉 献 了 一 笔 仅 足 出 版 一 本 半 书 的 经 费 ， 成 立 文 桥 出 版 社 开 始 出 版 丛 书 。 当 时 ， 最 坏 的 打 算 ， 在 全 无 销 售 网 的 情 况 下 ， 主 要 是 靠 文 桥 之 夜 在 青 年 团 促 销 ， 在 两 三 本 卖 不 出 之 后 ， 壮 烈 倒 闭 ， 也 不 惜 “ 放 手 一 博 ” 。 主 的 怜 悯 ， 加 上 文 桥 杂 志 在 教 会 发 行 已 久 ， 深 受 教 会 爱 护 ， 爱 屋 及 乌 ， 文 桥 丛 书 的 销 路 也 还 不 错 。

由 于 文 桥 丛 书 出 版 成 功 ， 其 他 出 版 社 也 就 纷 纷 跟 进 ， 而 在 10 多 年 间 ， 呈 三 级 跳 的 状 态 。

西马1985—2000年出版统计表

西马出版概况 1985 - 2000年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共	本地	港台
文桥	1	3	1	1	1		5	3	3	6	7	7	9	8	8	6	69	51	18
人人					1	1		1	1	2	1	6	3	14	14	14	58	8	50
协培															7	13	20	1	19
好书							1	1	1	2							5	5	
博爱							1				1	1	1	2	5	2	13	13	
马圣			1				1	1			1		1	1		6	6	84	87

169

171

从表一可见，如果说80年代，是出版事工的起步，投入的只有三个单位，即文桥、人人和马圣。

文桥出版社在1985年开始投入出版，至90年为止，除了1986出版三种书之外，每年只出版一种。六本书中，三本见证、一本散文、一本宗教文化和一本辅导。马圣在88年出版的是诗歌集，人人出版了两本册子。这只能说是草创期。这时期的经营不易，书本出版之后，除了福音书局，就是作者“随片登台”以及同工义工到教会摆档推售。

进入90年代的上半，比起85年代的6年，有显著的进展，除了出版社增加，总出版量也增加了。除了上述三家，好书出版社和博爱也加上出版行列。博爱只在91年出版了二种，好书则在91至95年间共出版了五种。人人在这期共出版五种，平均每年一种。跟好书出版社平分秋色。可惜，好书出版社也因人力问题，到此为止。马圣在出期间出版了讲座的专题文章二种及专论一种。文桥90年没有出书，91年至95年共出版24种书，平均每年四种有余，在所有出版社中，最活跃。除了出版新书，旧书也纷纷再版，尤其是见证集，大多一版再版，五版七版都有。这显示，本地创作获得读者的认同，尤以文桥出版的

书，一开始的市场就着眼在教外，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家基督教出版社把书打入普通书局的市场。多本书一再上《亚洲周刊》的大马十大畅销书的龙虎榜。

96年至2000年，相对之下，可说是市场逐渐成形，因此出版量也大为提高。1985-1990年，三家出版社总共只出版了十种。1991-1995年五家出版社共出版了39种。1996-2000年，五家共出版了122种。也就是每隔5、6年分别增加了约4倍及3倍。这是可喜的现象。在最后一期共有四家出版社作出积极的贡献。勇夺出版之冠是以出版海外名家为主的人人书楼，5年间共出版了51种，平均每年十种有余。以鼓励本土创作为使命的文桥出了36种，平均每年出版七种有余。协培异军突起，包括小册子，1999年投入出版，两年间出版了20种。好书已停止出版，博爱则出了11种，扣除英文一种，得十，平均每年两种。

最后一期，不论是以出版港台或海外作品的简体版，或以本土创作为使命的出版社，大家都基本上铺设了各自的销售网络，也请了市场部同工负责推广工作。

出版海外作品的简体版，降低售价，这的确有助提高本地的阅读风气。港台出版的属灵书籍，售价偏高，一向

为人垢病，可是福音籍销路太小，福音书店难以经营也是实情。单靠卖，书局难以维生。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在此出版简体版，有助于突破此环循困境。

出版本土作品，来建设本土的文字事工，原就比出版海外作品的简体版艰辛，可是这也是文桥出版社从事书出版的使命。在这使命下，开拓了一条羊肠小径，以后为了供应市场需要，而进一步才造就出版海外作品简体版的市场。

六家出版社中(马圣姑且也算)，马圣、博爱、好书纯粹出版本地作品，文桥、人人、协培则两者兼有。文桥69种中，51种为本土作品，18种海外作品的简体版。人人则是本土八种，海外作品简体版占50种。协培20种，本土创作只有1种，其余19种为海外作品简体版。

砂州出版统计表 1947 — 2000 年

砂州出版概况 1947 - 2000 年

	1947	1951	1958	1961	1963	1964	1967	1971	1974	1975	1982	1983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共
一般出版	1	1	2	4	1	1	1	1	1	2	1	1	1	1				1	1					1	21
砂卫主日学																		1				5	12	8	26
设教巨书																			2	1				2	5
卫理报丛书																							4	5	9
其他宗派															1	1		1			1	3	1	6	14

从表二的“一般出版”项目看来，从1947年至2000年，非团体计划性的出版作品共有21种。漫长的43年，只有21种书，平均两年一种。出版之艰难，可见一斑。当然，这当中可能遗珠不少。

出版事工比较有规模地发展，是从90年代开始。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团契成立之后，砂州也成立了本身的写作团契，并随后也出版本土的作品。这种地区性的出版，有非常的必要，由于区域性的隔阂，东马的作品要在西马结集出版，在客观的销售条件仍上有一定困难。因此，若要发展本土的文字事工，只有成立本土的出版社或出版部。在总共75种书目中，最主要的创作、编写、出版，为砂州卫理公会。在主日学、设教百周年和卫理丛书项目下共出版了40种。这正符合砂州卫理公会在该州人口的比例。在“一般出版”和“其他宗派团体”两个项目中，共出版了35种。

在图表二所列的五种出版项目中，除了“一般出版”以外，其他四项，都在90年代之后才开始运作，而到越后来，出版量越增加。这也显示了两地出版的步伐，相当一致。也就是，不论这些出版品，是送、半卖半送或卖，都在90年代才开始形成气候。

19世纪，由西教士所翻译编写的中文基督教出版物，不论是圣经书刊杂志，全部只能送，不能卖。20世纪，基本上也好不到那里去。当然，港台出版的属灵书籍，早已是一个市场了，虽然不大。本土的文字“能卖”，似乎要等到书的出版了。

以下所介绍的，是几家出版书以卖为主的出版机构，能否收支平衡或盈利另当别论。

主要出版机构简介

1、最早的本土出版社—文桥

倘若资料没有错误，文桥出版社应是本土的第一家基督教出版社。文桥出版社的成立，是在我国华文出版业风雨飘摇的年代，由于60年代的教育改制，七、八十年代的直接效应就是全马的书店纷纷改为文具店。有一阵子，华社流行的一个笑话是，华文报这华人的文化香火是由印度人来传承，因为华文书店不但不再卖书，有一阵子连对华文报都兴趣缺缺，华文报是靠印度人贩卖。连书店都不卖书，文艺或非文艺的华文作品出版进入了空前的严冬，出书已难，卖书无门呐。这也就是，幸亏八十年代馆社团纷纷设立奖金，资助写作人出版，否则华文书的出版将会

“濒临绝种”。出版后，能卖上三、五百本的也不多，只有一两位特别红的偶像作家，除了写，也常受邀演讲，“随片登台”，才有可能卖上三两千本书。那是极为特殊的例子。

文桥出版社就在那基本上绝难生存的寒冷瘦土上，收集了仅够出版一本半的4250资金，开始出版本土基督教创作的事工。

当时，连福音书局都寥寥无几，唯有靠同工义工们“随书登台”，到教会团契主持文桥之夜时，推介摆卖，以及出版后，请教牧同工和文桥读者推售。以后才把书放到福音书局。80年代末，文桥丛书能够打进普通书局，可谓一件大事。普通书局一般上正如华人社会，对基督教有抗拒。当时，教牧同工主内肢体知道文桥丛书打入普通书局，都感谢赞美主，一向相当看重文字事工的薛玉光牧师，从国外回来，特地跑去书店看。

以后，随着文桥常到学校办营会讲座，书也跟着在学校流通。

1985年迄2000年止，由于市场的囿限，只出了约69种。文桥以出版本地创作为使命，近年也翻译本地的英文创作及出版少许的港台作品的简体版。

物，可达1万8千。相信这是大马基督教出版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人人书楼的产品除了在书局、福音书局、教会网上之外，由于地利，新加坡是其重要市场。

4、好书出版社

由杨百合、邓梓仪、戴志强等人组成的好书出版社，以招股集资，有意大展拳脚，为大马出版业注入一股新气象，以当年台湾道声经营百合文库的成功例子为鹄，以企业方式经营出版工作，于1991年投入丛书出版，前后出版了五种就停止出版，殊为可惜。

5、马来西亚博爱辅导中心

博爱辅导中心除了从事面谈、热线、信箱等等的辅导工作，举办各种培训和讲座之后，顺理成章就是出版讲座后的卡带。因为稍后展开自己的文字辅导工作，也就自然地出版辅导书籍，以致出版辅导杂志了。他们投入丛书的出版工作是1991年，至2000年为止，共出版了12种中文及一种英文书。除了出版中心辅导员的作品，也出版义工的文章。

6、投入出版的培训机构——协传培训中心

协传培训中心原为替教会作培训工作，举办讲座、出

版及代理CD、VCD、举办电影布道会等。1999年投入出版工作，到2000年，连同小册子，共20种。有本土创作，主要是海外知名作者的简繁体版。有些是若对方已有繁体版，则出简体版，反之，亦如是。书本印量在2000-7000本之间。

主要销售市场为福音书局及教会。

砂劳越出版概况

华人人口逾八成在西马，而华人基督徒则东西马各占一半。

东马最大的宗派卫理公会信徒约七万，一向注重文字事工，除出版广受欢迎的《卫理报》，出版教材，近年亦开始出版本土创造，以下统计，全以到2000年为止。1995年开始出版《砂拉越卫理设教百年丛书》五种；出版了《卫理报丛书》九种。

1991年开始编写本地主日学教材，1999年出版至2000年共26种。

1995年砂拉越基督徒写作人协会成立，出版文艺性丛书，连同其他个别信徒及宗派所出版共14种。

其他收集到从1947年到2000年为止的书籍，共有21

种。印量在1000 - 3000本之间。

东马的出版，主要销售市场在东马福音书局及教会。

小结

肯定的，第一本地中文基督教创作，不是东马的1947年书已故林开臻的作品；肯定的，过去100年东西马基督徒所出版的中文创作，不是75本及171本，这仅仅是作者时间精力有限，无法上穷碧落下黄泉去求索的失责。但从出版了准备售卖，而非赠送的角度，并且从90年代以后而言，以个人或教会出版不算，大概也勉强可以塞职了。

大马出版工作能打开局面，走的是低价位。同一本书，本地版比港台版便宜两三倍，这也是国民收入的合理差异。

大马华人教会的出版工作，相对之下，从80年代萌芽，进入90年代，可谓发展。到了两千年，东西马出版总量达57种。创作与“外来的”的并重，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从无到有，这个数量，以9%的基督徒，在整个华人社会的出版比重，仍然是可以安慰的。

没有人知道，这个原来寸草不生的瘦土，到底能撑起多少绿？只有大家继续努力去耕耘了。

附注

注1：林文采主编《历史与文宣》页8-44，文桥出版。

注2：Robert Hunt, Lee Kam Heng John Roxborough：
“CHRISTIANITY IN MALAYSIA” pl07，

Pelanduk。

注3：在此要特别感谢人人书楼的彭家祯长老、马圣
的郑宗平兄、好书出版社的杨百合先生、博爱
的沈金央姐妹、协培的林三洋兄、书花书局的
黄敬活牧师、学园传道会的邱学新兄提供资

本。

料，才有撰写本文的可能。

（注：本文章节内容，部分参考了以下书籍）

1. 林文采，《历史与文宣》，文桥出版。

2. Robert Hunt, Lee Kam Heng John Roxborough, “CHRISTIANITY IN MALAYSIA” pl07, Pelanduk.

3. 林文采，《历史与文宣》，文桥出版。

4. 林文采，《历史与文宣》，文桥出版。

5. 林文采，《历史与文宣》，文桥出版。

6. 林文采，《历史与文宣》，文桥出版。

7. 林文采，《历史与文宣》，文桥出版。

附录

文桥出版书目

年份	作者	印量
1985		
1. 那一点光辉 (小品)	杨百合	2千
1986		
1. 走出迷雾 (见证集)	杨百合等著	3千
2. 基督教与华人文化 (宗教文化)	黄润岳	3千
3. 此生此旅 (见证集)	黄润岳	3千
1987		
1. 燃烧 (见证集)	陈志勤等著	3千
1988		
1. 婚前婚后 (辅导)	冯彼得等著	3千
1989		
1. 走过生命巅峰之后 (见证集)	罗亚绍等著	3千
1990		
再版走过生命巅峰之后 (见证集)		
1991		
1. 勇士手中的箭 (信仰省思)	陈忠登	3千
2. 枫情琐记 (散文)	黄润岳	3千
3. 基督教与华人文化 (宗教文化)	黄润岳	3千
4. 无愁岁月 (福音小品)	文采	

年份	作者	印量
1992	李富强等著	5千
1. 祝福 (走过生命, 增订版)		
1. 不要叫我遇见试探 (幽默散文)	黄子	
2. 勇士手中的箭	陈忠登	再版
3. 祝福		五版
4. 永恒的起点	刘集汉等	
1993		
再版永恒的起点		
1. 圣俗之间 (学术论文)	华勇等著	
2. 再生情缘 (见证集)	杨牧谷	4千
3. 最大的喜乐 (见证集)	陈容等著	4千再版2千
1994		
1. 促膝而谈 (福音小品)	文采	4千
2. 事奉与成长 (信仰省思)	黄润岳	3千
再版祝福 (见证集)		
3. 天人合一与三位一体 (宗教文化)	黄润岳	3千
4. 从圣经观点看儒家思想 (宗教文化)	黄润岳	3千
再版再生情缘		
5. 活在人群中 (见证集)	卢锦燕等著	7千
6. 通往十字架的情与爱 (散文)	曾庆豹	3千
再版活在人群中 (见证集)		
1995		
1. 真理与生命 (讲章)	杨克勤	3千
2. 信仰的省思 (讲章)	梁家麟	3千

年份	作者	印量
	文采	4千
	张文光	3千
	卢锦燕	3千
	黄子	3千
		再版
	林文采主编	1千5百
		七版
		三版
1996		
	关袁添	5千
	叶万寿	5千
	叶万寿	5千
		3版
	陈润棠	2千
	陈润棠	3千
	卢锦燕	8千
	蔡元云	3千
	林文采主编	1千5百
1997		
	杨克勤	3千
	黄群枫	5千
	杨百合	3千
	何李玲洁	5千
	李兆康等著	5千

年份	作者	印量
6. 性教育（辅导）	蔡元云等	5千
基督教与华人文化（宗教与文化）		3版3千
压力松一松（辅导）		再版3千
自我形象与两代之间		再版3千
7. 人际关系的艺术（辅导）	刘式涓	5千
8. 我们不知道（散文）	晨砚	3千
9. 当你遇见了圣诞（见证集）	黄子主编	8千
1998		
1. 风起云涌今日大马（学术论文）	林文采主编	1千5百
2. 历史与文宣（学术论文）	林文采主编	1千5百
3. 天天感恩（散文）	黄子	3千
4. 我心深处（辅导）	文采	5千
5. 智慧点心（散文）	锦燕	3千
6. 圣诞的主角（讲章）	杨鍾禄	6千
7. 爱在天长地久（见证集）	叶嘉华等著	3千
8. 生命的泉源（医药）	吴世清医生	3千
1999年		
1. 如此我信（讲章）	李振群	3千
2. 你也可以计划人生（辅导）	蔡元云医生	5千
3. 逃过绞刑的死囚（见证集）	黄子	3千
4. 开心家庭秘诀（辅导）	顾若茵等著	5千
5. 有晚上有早晨（散文）	宵灯	2千
6. 今年圣诞一生祝福（见证集）	黄子主编	7千
7. 科学心灵新连线（见证集）	叶嘉华著	2千

年份	书名	作者	印量
----	----	----	----

2000年	8. 完全青少年手册（辅导）	袁凤珠	4千
	1. 青出于蓝（散文）	蓝白	3千
	2. 心想事成（散文）	杨百合	3千
	3. 既然是我（散文）	叶玉昭	2千
	4. 拥抱苦难的人生（信仰省思）	张文光	2千
	5. 生命因祢而精彩（见证集）	邓雅荣主编	5千
	6. 我听见石头在唱歌（科学人物见证）	张文亮	4千

人人书楼出版书目

1989年	1. 从使徒行传看教会增长	黄锦寿	3千
1990年	1. 一贯道揭秘	陈金狮	4版8千
1992年	1. 多走一步	杨牧谷	2版5千
1993年	1. 俗世天职	陈忠登	2版3千
1994年	1. 完美的有情生命	刘毓江	2千
	2. 时代的焦点中东	黄丹尼	2千
1995年	1. 问题解答	唐崇荣	5版11千
1996年			

年份	作者	印量
	1. 犹太人要建圣殿吗？	黄丹尼 2版3千
	2. 天文·气象·大异常	黄丹尼 2版3千
	3. 核子与核子灾难	黄丹尼 2版3千
	4. 巴勒斯坦形势	黄丹尼 2版3千
	5. 波斯湾风云	黄丹尼 2版3千
	6. 民间宗教	陈润棠 2版3千
1997年	1. 园林中的呼唤	刘必才 2千
	2. 跨世纪的福音使命	唐崇荣 3千
	3. 谁肯	唐崇荣 2版4千
1998年	1. 中国民间信仰探源	廖昆田 2千
	2. 复制人面面观	郑国治 3千
	3. 生命的探索	郑国治 2千
	4. 如何结出圣灵的果子	郑国治 2千
	5. 如何赶鬼	郑国治 2千
	6. 在基督里	郑国治 2千
	7. 基督的风范	唐崇荣 2版3千
	8. 初信者，当知怎么！当作怎么！	郑国治 2千
	9. 事奉指引	郑国治 2千
	10. 神人之约	郑国治 2版3千
	11. 神的旨意	郑国治 2版3千
	12. 圣经中的食物	河野友美 1千5百
	13. 我的神秘经验	梁燕城 2千

年份	作者	印量
----	----	----

14. 圣经人物每日查经系列	林三民	3版18千
----------------	-----	-------

1999年

1. 中华文化与圣经之对比	郑国治	2千
2. 布道策略	郑国治	2千
3. 公元两千年宣教挑战	郑国治	2千
4. 神人之间	唐崇荣	3千
5. 超越危机	唐崇荣	3千
6. 探索生命	唐崇荣	3千
7. 人生智慧	唐崇荣	3千
8. 认识基督	唐崇荣	3千
9. 焚亘不毁 - 信徒手册	长老会	3千
10. 直奔标竿		2版4千5百
11. 神的道与人的信仰	唐崇荣	2版4千
12. 圣灵	郑国治	2千
13. 全然依靠	唐韩福德	2千
14. 灵界迷思	郑国治	2千

2000年

1. 家庭学狂想曲	杨牧谷	2千
2. 谐可载道	黄子	2千
3. 静静想想	杨百合	2千
4. 荒漠甘泉	考门夫人	4版9千
5. 荒漠甘泉袖珍本	考门夫人	4版13千
6. 喻道故事之一真理之窗	陈玉龙	3版6千
7. 旧约中的主名默想系列	林三民	2千

年份	作者	印量
8. 新禧年宗教趋势研究	杨牧谷	2千
9. 生之追寻	唐崇荣	2千
10. 埃及王子	少杰	2版4千
11. 智慧王后	千明初美	2千
12. 解梦小子	温小平	2千
13. 乐园与彩虹	温小平	2千
14. 双生兄弟	温小平	2千

协培出版书目

1999年

1. 灵界奇谈	廖明光	2千
2. 透视2000	李振群	2千
3. 发掘孩子潜能	何仲柯、苏云	7千
4. 金苇子	林十里	2千
5. 如此我信	李振群	2千
6. 信仰话人生	曾家彬	2千
7. 文学话人生	曾家彬	2千

2000年

1. 最后的启示	马有藻	2千
2. 揭开痛苦的面纱	马有藻	2千
3. 圣灵的轨迹	马有藻	2千
4. 新约导读	马有藻 张西平	2千
5. 旧约导读	马有藻 张西平	2千
6. 福音小册1套8本	马有藻著	各3千
6.1 生命长进四部曲		

年份	书名	作者	印量
----	----	----	----

6.2 得永生五步

6.3 致命的疏忽

6.4 救恩五幕

6.5 人是最危险的动物

6.6 生命之光

6.7 宇宙三奇

6.8 没有分别与最大分别

好书出版书目

1991年

1. 没有黄昏的现代

杨百合

1992年

1. 你认识自己吗？

邓梓仪

1993年

1. 死也不在乎

李天带

1994年

1. 身上的灯

杨百合

2. 见证（书名不详）

林瑞文

博爱出版书目

1991年

1. 失去光芒的珍珠

合集 1991年4千 1994、

1996再版各1千

1995年

2. 破蛹

合集 1995年1千

年份	书名	作者	印量
----	----	----	----

1996年

1. 倾心 黄晋亮 1千

1997年

2. 相随（合集） 2千，同年再版1千

1998年

1. 道另一端 - 谈忧郁 黄晋亮 1千2001年再版1千

2. 经济危机与心灵保健 黄晋亮 1千同年再版1千

1999年

1. 轻听 黄晋亮 1999年1千

2. 贝爱 沈金央 1999年

3. L牌丈夫手记 欧阳文凤 1千

4. 天下的上司都是一样的 欧阳文凤 1千

5. Mother In-Law, Father In-Law Warren Lau 1千

2000年

1. 心间清流 郑淑新 1千

2. 天空在我们心里 徐月华 1千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出版书目

1988年

1. 心声集 曾玉珍 编

1991年

1. 1990年马圣专题论坛 李健安 编

1992年

1992年马圣专题论坛 李健安 编

年份	书名	作者	印量
1995年	树志书	(谢画费) 封爵修撰通江	
	1. 吾爱吾乡	陈忠登	3千
1997年	兰正受	童咏新出要, 卷五	
	1. 亦僧亦俗	陈忠登	3千
1998年	文酬林	树荫里修窗	
	1. 俯首甘为孺子牛	陈忠登	3千

砂州出版书目

A 砂劳越卫理设教百周年纪念丛书

1995年			
	1. 卫斯理约翰	多礼三美	3千
	2. 卫理要道	聂树德	3千, 2版
1996年			
	1. 卫理主要信仰	司徒格致	1千
2000年			
	1. 蒙爱岁月	周苏藤回忆选集	1千
	2. 火烧荆棘	牧者蒙召见证	4千

B 卫理报丛书

1999年			
	1. 心迹	林文光	1千
	2. 南洋梦	刘恭惠	5百
	3. 开灯人	黄祯华	2千
	4. 抗癌记	黄祯华	2千
2000年			

年份	作者	印量
1. 卫斯理约翰传(漫画版)	许志枫	2千
2. 顾全大地	黄孟祚	1千5百
3. 爱,要让他知道	罗玉兰	1千
4. 狮口余生	池金代	1千5百
5. 窗缝里的树	林顺发	2千

C. 砂劳越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出版本土主日学课本

1995年

- | | | |
|------------|------|----|
| 1. 如何为主作见证 | 刘慈瑜编 | 1千 |
|------------|------|----|

1998年

- | | | |
|----------|-------|-----------|
| 1. 新约导论 | 黄家源编 | 1千, 2版 |
| 2. 四福音书导 | 黄家源编 | 1537本, 2版 |
| 3. 旧约导论 | 邱和平编译 | 1千, 2版 |
| 4. 婚姻与家庭 | 陈倩明编 | 1千 |
| 5. 灵修操练 | 黄家源编 | 3千2版 |

1999年

- | | | |
|----------------|------|--------|
| 1. 使徒信经 | 夏忠就编 | 1千 |
| 2. 儿童主日学老师训练手册 | 陈秀金编 | 1千, 2版 |
| 3. 事奉指南 | | |
| 3.1 团契顾问 | 刘会明编 | 1千 |
| 3.2 招待员 | 陈仕怜编 | 1千 |
| 3.3 执事 | 黄祯华编 | 1千 |
| 3.4 属长 | 陈朝强编 | 1千 |
| 3.5 诗班 | 徐传勇 | 1千 |
| 3.6 会议主持 | 林全忠编 | 1千 |

年份	书名	作者	印量
	3.7 校园事工	陈朝强编	1千
	3.8 医院探访	林顺发编	1千
	3.9 你依我依 (婚前辅导手册)	邱和编	1千 (教员本5百)
	3.10 学习祷告	江昌龙编	2千, 3版

2000年

1. 使徒行传的神学思	刘星编	1千
2. 约翰福音	包久新编	1千
3. 雅各书	陈朝强编	1千
4. 耶利米书	夏忠就编	1千
5. 以西结书	林忠候编	1千
6. 耶利米哀歌	黄敬胜编	1千
7. 领袖训练	林文光编	512本
8. 崇拜礼仪	江昌龙整理	1千

D. 砂劳越基督徒写作人、其他宗派、个人

1991年

1. 薪火集	黄孟礼	1千
--------	-----	----

1992年

驰骋集	黄孟礼	1千
-----	-----	----

1994年

醉到黎明	方孝锋	1千
------	-----	----

1996年

1. 教会与敬拜	王育新	3千
----------	-----	----

1997年

1. 走过流泪谷	卢义仁	
----------	-----	--

年份	作者	印量
----	----	----

- | | | |
|----------------|----------|--|
| 2. 教会与领袖 | 王育新 | |
| 3. 只见上帝，符美莉的颂赞 | 陈情明林香兰合编 | |

1998 年

- | | | |
|---------|-----|--|
| 1. 紫心话情 | 刘恭惠 | |
|---------|-----|--|

2000 年

- | | | |
|---------------------|-----|-----|
| 1. 青橄榄颂 | 黄灵莺 | 1 千 |
| 2. 乡土情 - 福州话的俚语 | 许冰清 | 2 千 |
| 3. 凡人情书 | 杨必善 | 1 千 |
| 4. 爱情男女 | 杨必善 | 1 千 |
| 5. 迈向永续农耗 | 黄孟祚 | |
| 6. 从砂劳越卫理教会看家庭事工之更新 | 朱新进 | |

E 其他

1947 年

- | | | |
|------------|-----|--------------|
| 1. 基督教要道问答 | 林开臻 | 1 千 1951 年再版 |
|------------|-----|--------------|

1951 年

- | | | |
|-----------|-----|----------|
| 1. 新约圣经撮要 | 何受良 | 1962 年再版 |
|-----------|-----|----------|

1958 年

- | | | |
|---------|----------|-----|
| 1. 经筵丛集 | | |
| 2. 教友问答 | 何受良、刘云安著 | 4 千 |

1961 年

- | | | |
|--------------|-----|-----|
| 1. 基督眼里的中庸新解 | 林文聪 | |
| 2. 圣经摘要 | | 2 千 |
| 3. 六十讲章 | | 2 千 |
| 4. 模范青年 | | 2 千 |

1963 年

年份	作者	印量
1964年	姚峭欵	
1967年	林开臻	1990年再版
1971年	何受良	
1974年	林文聪	
1975年	钱克明	
1982年	何受良 林志士 刘云安	3千
1983年	何受良 编	
1989年	王继增	
1994年	许香远	
1995年	池金代	
2000年	陈尊爱	
	何受良	1千
	刘恭惠	2千

旷野的呼声

回应：《20世纪大马基督教华文书籍出版状况》

张文光（执业律师）



黄子的文章是以1985至2000年西马基督教书籍的出版记录为主，而东马则以砂劳越20世纪最后10年的出版记录为准。在文中，黄子检视了19至20世纪的基督教中文文字工作概况，他认为19甚至20世纪上半叶，华人会友的知识水准有限，都是如李光耀所说的——“来自中国南方的文盲佃农”，所以能阅读的华人基督徒少之又少。整篇文章的基调是无奈，充满许多感慨的；试举一个例子：“19世纪，马理逊牧师等先贤的文字工作，不论是书和杂志报纸圣经，印了出来，只能送，不能卖。到了20世纪，教会的文字工作，略有改善，书刊杂志大多仍然不能卖，只能送。”

黄子也描述：“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人拿文桥的书去兜售时，国内最主要的写作人团体领导人惊讶地问：‘怎么书不是送的？是拿来卖的！’”

资料丰富

黄文很详尽的收录了本国基督教书籍出版的状况。记载了多个出版社如人人书楼、好书、博爱、协传及文桥的出版简史。其中也介绍了文桥出版社的成立，及如何开展了本国“有计划性的丛书出版”工作。根据黄子的记

录，文桥从1985年开始投入出版，至90年为止，除了1986年曾出版了三种书外，每年都是贵精不贵多，且是精益求精，只出版一本。过了90年代才较大量出版。根据黄子之调查，90年代是本地基督教书籍出版显著进展的时代，“除了出版社数目增加，总出版量也增加了”。除了原有的文桥出版社，人人书楼、马圣、书花、好书出版社与博爱出版社也陆续加入出版行列。人人书楼异军突起，在1996年后，出版品产量很是丰硕，1998至2000年每年出版14本书，可谓生力军也，但多以重新印刷在外国已经出版了的书的简体版本为主。在这么多家本地的出版社中，文桥最为活跃与稳健，“91年至95年共出版了24种书，平均每年出版四种有余……除了出版新书，旧书也纷纷再版，尤其是见证集，大多一版再版，五版七版都有。多本书一再上《亚洲周刊》十大畅销书之龙虎榜。”

本地一名著名的时事文化评论者张景云先生就曾在一篇题名〈我们的人文文学出版业〉(注1)的文章中提到几间令人感到鼓舞的本地出版社，基督教的只有“文桥”一家榜上有名。

文中张景云先生提到以出版佛教书籍不遗余力之“十方书房”的黄学海，且建议马华文化界颁发一个出版事业

奖予他。倘若我们要颁发本国基督教最佳出版事业奖，大概是非文桥莫属。

喜见黄子也把东马(专以砂州为准)的出版历史、概况收录于文内，使文章更具参考价值。可惜的是，沙巴州的资料仍然阙如。根据黄文：“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团契成立之后，砂州也成立了本身的写作团契，并随后也出版本土的作品。这种地区性的出版，有非常的必要，由于区域性的隔阂，东马的作品要在西马结集出版，在客观的销售条件仍有一定困难……”。

我必须承认可能是个人阅读层面不够广泛，现仍未见过黄子文中所提及砂劳越的书籍。这是有待改善的情况；东马的基督徒人数比西马多，他们的思想、文化资源肯定会丰富整个大马教会。

大马出版生态

在总结中，黄子是比较开心一点，他说：“大马出版工作能打开局面，走的是低价位。同一本书，本地版比港台便宜两三倍，这也是国民收入的合理差异，大马华人教会的出版工作，相对之下，从80年代萌芽，进入90年代，可谓发展。到了2000年，东西马出版总量达57种。”

奖予他。倘若我们要颁发本国基督教最佳出版事业奖，大概是非文桥莫属。

喜见黄子也把东马（专以砂州为准）的出版历史、概况收录于文内，使文章更具参考价值。可惜的是，沙巴州的资料仍然阙如。根据黄文：“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团契成立之后，砂州也成立了本身的写作团契，并随后也出版本土的作品。这种地区性的出版，有非常的必要，由于区域性的隔阂，东马的作品要在西马结集出版，在客观的销售条件仍有一定困难……”。

我必须承认可能是个人阅读层面不够广泛，现仍未见过黄子文中所提及砂劳越的书籍。这是有待改善的情况；东马的基督徒人数比西马多，他们的思想、文化资源肯定会丰富整个大马教会。

大马出版生态

在总结中，黄子是比较开心一点，他说：“大马出版工作能打开局面，走的是低价位。同一本书，本地版比港台便宜两三倍，这也是国民收入的合理差异，大马华人教会的出版工作，相对之下，从80年代萌芽，进入90年代，可谓发展。到了2000年，东西马出版总量达57种。”

创作与“外来的”并重，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根据本地较活跃的一家中文出版社“大将出版社”之社长傅承得的调查：（注2）

“根据国家图书馆1996年资料，该年大马出版总营业额是马币7亿，教科书及学校参考书占70巴仙，约5亿。出版社500家，书店400家，出版品5843种，马来文占60巴仙、英文25巴仙、华文10巴仙、淡米尔及其他语文5巴仙。

以此推算，大马中文出版总营业额是7千万，教科及参考书本占5千万，出版408种；其他（普通或一般阅读）占2千万，出版176种。但要计算本地中文市场规模，除本地中文出版，还得包括进口中文书（以普通阅读为主）。但这方面没有正式统计数字，以我的了解，应有5千万。换句话说，非学校书的中文市场规模是7千万。

同年的台湾统计资料显示，它在出版总营业额是马币58亿，出书3万1千7百33种，出版社5400家，书店3000家。学校书市场占17巴仙或10亿。台湾人口与大马相近，人民所得大3倍，出版市场规模大8倍，非学校市场大24倍。

数字会说话。虽然我们有双峰塔和吉隆坡塔，却是出

版和阅读的侏儒。十个大马人有七个在学校教育结束后不再看书，台湾人只有两个。当大马成人花1元买书时，台湾成人花24元。”

肯定的，与台湾相比，我们的中文出版事业是处于嗷待哺的婴孩阶段，而中文基督教出版事业更是面对先天不足的限制。在数量上，大马基督教中文出版工作，能达到每年出版57种书籍的“成绩”，算是难能可贵。

素质的问题

黄子的文章只是以数量为准，并没有论及出版品之素质，或许往后有人可以作一个评估？我记得曾庆豹曾说过：“严格来说，国内出版过的基督教书籍可用‘贫乏’二字来形容。我们尚未见到有深度的作品问世，而且都以‘见证类’居多，虽然这些书是为了传福音，是给慕道友或非基督徒看的，但事实上，反倒是教会内的弟兄姐妹把这一类‘水质性’的当食物来吃。”（注3）

曾氏的评论是在1994年所写的，到了2003年情况又是如何？我想出版社的生存与客观的环境有关，我国阅读风气很差，其中有70巴仙的人毕业后，就不读书了。出版社必须考虑书种的销售情况，最好的作法就是通俗与有

深度严肃的书并重，彼此帮补。单是出版严肃的书，存书却永远堆集如山，与经营的理念不合。但只是一味出版市场导向的书，可能于传福音，宣扬基督教的目的有背。就像文桥有不同种类的书，有散文、见证集、论文、信仰省思等，相信不同的读者群有不同的需要。只要我们不要以为自己的出版作品是绝世佳作，不太过敝帚自珍，或太过妄自菲薄，而是以“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腓3：12）的精神来鞭策自己，更上一层楼就好了。

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基督教出版社是有朝向出版较有思想性的书籍这个目标努力的，比如说1993年文桥首先河地出版了一本大部头的学术论文集：《圣俗之间——基督教会与2020展望神学研讨会论文集》，1995年也出版了《展望与转向——基督教与2020宏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此外也出版杨克勤博士的《真理与生命》及梁家麟博士的《信仰的省思》。1997出版多名本地神学工作者合著的论文集《风起云涌：今日大马》。1998年出版《历史与文宣——第三届国际基督教华人文字事工研讨会》。2001年出版了华勇的《面向21世纪》，柯哲辉的《躲藏的人性》。

马圣在1997及1998年分别出版了陈忠登医生的《亦僧亦俗》与《俯首甘为孺子牛——生命意义的探索》。马圣的资研中心也在2000年出版了《宋尚节的属灵观》，今年中也出版了《回教国的疑虑》。而协培也在1999年出版了李振群博士的《如此我信》、《透视2000》等。这是很好的现象，其实我个人比较希望本地的出版社，多多出版本地教会弟兄姐妹的创作，无论是软性的也好，硬性的也好。我们不能叫别人代替我们对所面对的问题，诸如回教化、回教国，本地基督徒（教会）与华教华社的关系等重大课题，作思考工作。

写吧——我所属的教会

张景云曾经呼吁本地华社，应该对马来西亚历史的内容，包括华裔先人的奋斗与贡献，有本身的看法。他说，战前华人文化界曾经效法抗战中国发动写作“马来亚的一日”，今天我们应该发起全体华社写作“我住的地方”，为当地的方志充实内容。（注4）

同样地我们也应该“写吧——我所属的教会”，写地方教会的历史、写教会的问题，为教会的问题提供一些指引，作一些思考工作，或是写教会的人物，当然也必须

用本地人较能共鸣的笔触来传福音，阐扬基督教的世界观，传扬神的救恩，以基督教的角度来谈论本地的社政经济及道德伦理问题等。

沙漠瘦土中的呼声

（参赛 40:3-5；可 1：1-3；太 3:1，路 3:4-6）

黄子文中说我国的文字工作是处在沙漠瘦土中，使我想起圣经所说的旷野(Wilderness)以及施洗约翰在旷野中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可 1:4)。旷野也就是沙漠，根据 Donald A.Hagner 之见，旷野大概是指约旦与死海西边的沙漠。（注 5）

我国的基督教中文文字工作者所作的工作，就如施洗约翰所作的，削山填壑，除去能妨碍人来“见神的救恩”的障碍。更应该像刘再复所说的发出“旷野的呼告”，向人的灵魂叩问，使人产生对灵性的思索。

刘再复这位著名文艺理论家最近与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林岗合作写出一本叫做《罪与文学》的书。（注 6）书中指出，中国文学虽然受到西方文学的巨大影响，但仍然缺乏“叩问”灵魂的维度。中国文学缺乏的正是“旷野的呼告”，他说：（注 7）

“中国数千年来，一直处于乡村时代，所有的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作家，尤其是正宗的诗歌、散文作家，其作品的基调都是乡村大背景下的人生感叹。无论是被视为“现实主义”还是被视为“浪漫主义”，也无论是被命名为“载道派”还是“言志派”，都没有超出关怀世道人心和感慨天地人生的范围，基本上是现实生活的咏叹调。而咏叹之外，我们都很难找到旷野的呼叫——灵魂的叩问。”

对灵魂的叩问，其实是对神与对永生的追寻。“有了永生的追问与渴望，才有生与死的冲突，灵与肉的冲突，本我与超我的冲突，彼岸与此岸的冲突，也才有对灵魂的叩问……”(注8)

我相信这百年来，本国基督教华文书籍、杂志、报章、文章或多或少都已经发出这项“旷野的呼声”，或许这呼声仍然是微弱的，甚至是断断续续的，但无论如何是已经发出了。我们期望的是更清彻嘹亮的呼声，以致它能达到大马华人，甚至是世界各地华人灵魂的最深处，从而唤醒他们沉睡的心灵，最终使“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

附注

注1.《南洋商报》，1995年6月25日·收录于氏著《云无心，水长东》（八打灵，燧人氏，2001），页203。

注2.傅承得，《阅读马来西亚》（吉隆坡，大将事业社，2001）
页49 - 50。

注3.曾庆豹，〈叫“神学”太沉重〉，《契机》第2期，1994
年7月1日，页10。

注4.张景云，〈写吧——“我住的地方”！〉《南洋商报》，
1994年11月6日，收录于氏著《云无心，水长东》（八
打灵，燧人氏，2001），页29，31。

注5. Donald A. Hagner,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Matthew 1-13
(Word, 1993) p.63.

注6. 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2002）

注7. 同上，页4。

注8. 同上，页2。

2005年5月中文宣

慈音韻

韻音韻

（韻音韻心中韻外韻）韻音



20 世纪中文宣 教的奇迹

—福音版

晨砚（文桥传播中心福音版编辑）



复活的中文文宣事工

1986年的复活节，对马来西亚的文字宣教是划时代的年份日子，在那一天，我们正式在报章上有了福音版。

这算是一种复活。在这一年的158年前，就是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在马六甲创刊，但因后来主编米怜牧师(Rev. William Milne)经常咯血，终于1821年停刊。而曾参加察报工作的麦都恩牧师(Rev. Walter Henry Medhurst)于1828年重返马六甲，办了更接近今日报纸的《天下新闻》，可惜在一年后夭折。

在报章上有福音版，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事情。自1977年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团契成立，及1978年《文桥》季刊创刊以来，报章版位成为我们基督徒写作人的必争之地。有人称这为“孔明借箭”，就是“将敌营的力量收归己用，再攻克敌方的阵地”，报方不是我们的“敌营”，但也不是我们的资源阵地，而这策略是，“有战略地将各种文宣作品攻进公共传媒，大众文化的阵地，如报章专栏，杂志专栏，杂志投稿，影评等等。”这好处是：“使用公共传媒，大众文化的接触点作为文宣工作者的发言地，既耗用资源少，又接触范围大，并且接触的人正是文宣工作的对象——未信者。”

1978年6月的《文桥》有一篇初阳的文章《基督徒作者应投稿报章》，就这样说：“把自己的作品只投给国内地方性的属灵刊物，这就限制了分享的范围。”同年12月的《文桥》也刊了一篇刘荣基的《对基督徒作者进军报章杂志的期望》，文中提及当时报上偶尔也有刊登与基督教有关的文字，情况如下：“碰上一些宗教节日，投上一些应时作品……被刊登的机会是会比平时好得多。很可惜的是在一些基督教节日，副刊杂志的所谓宗教节日文章，多半不能代表基督徒的心声。这些文章完全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继着，他盼望“基督徒作者能借用小说诗歌或戏剧的体裁，避免用说教的方式向广大的读者传递我们的信仰”。

福音文字工作的两大困难及对策

所以，当时的困难和问题有二：第一，公共媒体园地问题，第二，基督徒写作人手的匮乏。

第一个困难的克服方法就是“鼓励笔兵进军报章杂志”。当时文桥的编委之一杨百合老师，对本地福音文字工作甚有负担，且有前瞻，他在一场叫《笔兵的价值观》笔谈会这样说：“也许有一些人认为；既然港台出版了不

少书刊，如《突破》、《宇宙光》、《抉择》等，我们好好享用够了，何必自己那么麻烦去搞？其实，我们并非不可订阅那些刊物，可是那些外来的刊物免不了有他们自己的地方色彩，阅读起来总觉得有些“隔膜”。（1982年9月文桥丛刊之《文风》）

因此，他极力鼓励笔兵创作，同时教导提携，而编委也把笔兵在报刊发表近况刊登在文桥丛刊上。1982年从3月到8月的这些作者有：王金花、叶恩潭、杨直绳、黄子、杨百合、邓梓仪、黄福瑜、黄敬活、蔡黄玉珠、萧风、文采、曾美华、苏宗文、杨国强、陈远良、黄秀娟、袁凤萍。发表的园地包括：〈商余〉、〈读艺〉、〈文秋〉、〈星云〉、〈言格〉、〈学府〉、〈言路〉、〈言论〉、〈商报〉、〈新妇〉、〈生活〉、〈金色年华〉。

文桥丛刊，可说是报刊福音版的苗床，以上所记作者，其中近半有在《文桥》发表文章，并参与由《文桥》主办的笔谈会及写作讲习会。

而实际上，基督徒写作团契和《文桥》的关系是骨肉相连，1977年，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庆祝90周年，在我国八打灵路德楼办“马星基督徒写作讲习班”，当学员知道了马六甲原来是中文文宣的发源地，大家非常感动，

也愧对先贤；唯恐这感动热心冷却，于是在会中成立了“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团契”。因写作团契，才催生了《文桥》，而《文桥》首先又为笔兵们提供了一个训练园地。

笔兵们在公共媒体所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被视着撒下的一粒福音种子，而笔兵在外的活动，譬如说参加写作竞赛得奖，也都视为团契喜讯。1979年3月的《文桥》第一卷第5期的文讯里就有这样的报导：“去年我们团契可说‘双喜临门’，谭伟强弟兄及黄福溪弟兄先后获得文学奖。前者得槟威华校校友会联委会与檳城南大校友会联办的文艺创作比赛，公开组诗歌第三名；后者得天狼星诗社举办的‘大马现代诗奖’优异奖”。文讯里同时还刊登了得奖者的感言。

得奖者之一的黄福溪（黄子）的感言里有一段这样说：“那该是去年6月间吧，收到杨百合先生寄来的78年度《天狼星诗社》诗人节纪念特刊。欣悉杨先生获得77年度‘大马现代诗奖’的优异奖；而令人欣慰的是：杨先生竟能用现代诗把圣经节的精神表达得那么完美，这是基督徒作者的一条可走的写作路线”——这段话里的最后两句颇能反映当时基督徒写作人的“摸索路程”，福音文字要

如何表现？下笔之处的“文艺比重”有多少？它们要如何溶成一体？还是互不相容？太紧了是否会说教？太松了是否会变成天马行空，又不痛又不痒？作者蔡多泰在一篇《从文桥谈到基督教文艺》里说：“我们是否该多以文艺的手法来传扬福音的信息？太浓宗教味的文章使人呛鼻，还未接近已敬而远之了。这弊病几时得纠正？若淡妆得宜，岂不更叫人闻着那股基督之馨香？”（《文桥》第一卷第六期：1979年6月）。

当时马来西亚有27份中文报及十多份文艺、消闲、工商及杂志所提供逾一百种以上的副刊版位，估计读者有两百万人次。《文桥》杂志遂举办“投稿报刊鼓励奖”，来奖励作者，凡1年有若干文章发表在教会以外的报刊杂志即送奖座，又从中选出佳作，并分名次。

80年代，大马报刊杂志副刊逐渐出现一些基督徒文章，从1年不足100篇，后增至2、300篇，高峰期达500篇。开始以感性为多，后来则说理为主，80年代末期也曾出现进化论，创造论的课题辩论，引起各界注意。（见《历史与文宣》之基督教文字宣教事工的评估与展望——黄子）

福音讯息延伸公共媒体问题，已有初步眉目，至于基

信徒写作人手的培育，文桥及基督徒写作团契亦同时开展一系列活动：除办笔兵笔谈会，一年一度的写作讲习会，设“投稿报刊鼓励奖”，及刊登笔兵投稿、得奖近况外，基督徒写作团契亦在79年末办了“文艺创作比赛”。题裁分：论文、散文及诗歌。同时文桥也给笔兵带来好消息，设在美国的“文宣社”，为造就教会的文宣人才以广传福音，设立福音文宣学院函授部，欢迎有兴趣的笔兵参加。教授之科目包括：小说创作、教会文件、翻译科、修词学、及散文写作。教授为涤然、于中旻、周增祥、刘翼凌、颜路裔诸位皆为福音文字工作先辈。

而基督徒写作团契办的写作讲习会，当时也有邀到美国、港台及本地讲员如：萧维元博士、许牧世教授、许纯欣女士、林治平讲师、作家张晓风、殷颖牧师、陈润棠牧师、余也鲁教授、杨牧谷牧师、黄润岳先生、施德清先生等。

团契也偶尔邀请非信徒为讲员，讲述写作技巧及文艺欣赏一类课题，如陈蝶女士、姚拓及吴仲达先生等。

吴仲达在第三届基督徒写作讲习营上表示，他所在职的《新生活报》欢迎基督徒作者投稿，特别对社会问题，可以站在宗教立场来解释，并发表意见。

西马福音版的诞生

1986年5月的文桥丛刊之《文竹》上刊了个重要新闻：“从86年4月开始，《南洋商报》供给基督徒每月半版福音版——〈葡萄园〉，在《星洲日报》有〈生命树〉，《光华日报》季节性的〈葡萄园〉及砂劳越《美里日报》的〈金灯台〉，请大家踊跃投稿，支持和关心。”

与此同时，笔兵文采姐妹受聘为基督徒写作团契和文桥出版社全职同工。文采姐妹自85年起已为文桥义工，此时正式上阵，即担任福音版编辑。（注：84年黄子成为义工，接掌《文桥》，后交给文采。）

而期盼多年的福音版能实现，起因是1985年的圣诞前，《南洋商报》从台湾刊物处转载了一篇叫《风雨飘摇中的圣诞》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但“不能代表基督徒的心声”，且有负面讯息。陈金狮牧师（现为马圣院长）观后遂联同基督徒写作团契数人，前往会见南洋总编辑张木钦先生，张先生承认疏忽，并答应拨版位刊登回应文章。

陈牧师及基督徒写作团契借此机会要求报方给予福音版位，张先生表示在安排上有困难。

稍后，《建国日报》出现了佛教版，《南洋商报》跟进。陈金狮牧师此时去会见《星洲日报》总编辑刘鉴铨先

生，终争取得星洲的福音版，而商报也同时答应拨出版位，于是在这年4月马来西亚两大报章同时出现了基督徒的发声区。

继后，喜讯频传，86年槟城《光华日报》有了福音版〈百合花〉，由“槟城华人教会联合会”负责编辑工作，后交棒文桥至今。

槟城的《星报》也曾有过福音版〈青草地〉，至该报结束才停止。《星洲日报》的姐妹报《光明日报》此时创刊，并拨版位给福音版，每月1期，名为〈溪水旁〉。

这10多年来，东西马前后至少有15家报纸上有福音版。

福音版的方向及发展

1988年10月，黄子加入文桥成为全职同工，担任行政主任及福音版编辑，至96年代由卢锦燕接任至98年，再交棒给黄子至2000年。福音版内容形式包括散文、时事关怀、课题回应、人物见证等。

福音版自86年创始，到20世纪末的14年，一步步走来，自有不同阶段或长久以来的困难。初期除了原有的写

作人手欠缺，还有的就是方向及形式表达的问题，那是一个分歧——一是，既然报纸提供这么大好机会，何不赶快为读者提供全个福音配套，文章也不妨长些。二是，既是福音预工，读者包括了许多非信徒，所以部分作品应采取循环渐进手法，同时也注意文学比重，让读者“因感而悟”。“一步到位”，太硬桥硬马的神学理论恐怕会引起反作用。上帝为了说清爱、宽恕、怜悯和救赎，动用了一本圣经，66卷书，尤其在旧约，看来是琐琐碎碎的生活细节，但重复重复用不同的形式讲，有时先知还得演个默剧。而人生命里的挣扎、爱恨情仇、持守舍弃、饱足失落、和上帝的关系……就这样立体起来。

传福音和提倡基督教文学、文学笔触，有没有直接关系？还有福音文字里的文学比重和表达形式，后来是取得了初步共识，就是，用“许多人听得懂的方法”来讲，而且不排斥比较婉转的文学手法，因为圣经本来就是这样的一本文学钜著。

但这方向和目标是项长期的工作，因笔兵的写作水准有待提升。福音版编辑的工作便不止是策划、审稿和组稿，他有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参与培育笔兵，让他们能跑到这文字标竿前时，能撑竿一跳。

至于福音版版位问题，也是一个祷告焦点，因为起落时有。星洲日报从86年开始是每月1期半版，88年增至两期，89年改为每周1期，到92年8月，则是每周两期。这看来是节节上升，但在87年《星洲日报》因茅草行动暂停出版，而受影响，福音版停刊近一年。

《南洋商报》的福音版在86年开始，后版位有增加，但在87年，因经济原因而停刊，至92年8月才复刊，名为〈新天地〉。

东马福音版

而稍远处亦有喜讯，在东马砂劳越北部，由卫理“美安堂”的黄俊贤、朱星亮医生及“福音堂”的朱汉宜等人组成的编委会，于1986年8月间开始每个月两次的福音版，名称〈金灯台〉。（注：〈金灯台〉于1987年停刊。90年由美里福音堂文字部负责的“芦苇”使《美里日报》的福音版恢复见报，但又于95年停刊。不过，该堂同年在国际日报开辟〈天天天蓝〉福音版。每月两版。占幅由半版至全版。2002年，11月该堂又在《美里日报》恢复福音版。名称为〈溪水旁〉。每月15日刊出全版至今。）

** 在砂劳越中部，曾任职以诗巫为总行的《马来西

亚日报》民都鲁区记者黄孟礼，除了报导日常社会新闻、动态，也时常借工作的便利，写专栏或访问或自撰各类有关圣经立场的文章。在与总编辑商量后，1986年11月6日开始与几位教会对文字有负担的年轻人，在该报每两个星期开辟一个〈葡萄园〉版，并形容是夹在报纸里的福音预工性质的大型福音单张。（注：〈葡萄园〉于1999年12月24日停刊。在《马来西亚日报》的寿命共13年。该报也于2000年4月1日被《星洲日报》收购而停刊。）

（查早在1963年，诗巫卫理公会文字事业部的写作团契在3月份开始，向《婆罗洲日报》投福音性的文稿，每天一则，合计180篇。第2年有否继续无从考查。同时，也邀请数位青年撰写宗教文艺、科学与宗教的文章刊登报端。这可能是东马基督徒有系统性参与报章的以文布道的最早开始。

由于诗巫的情况特殊，以福州人为主，1901年他们祖先由中国移民在此其中就有三分之二是卫理公会会友。他们一抵步就先举行礼拜。在这种情况下，报章在报导教会消息或活动，都以大篇幅来刊登的，直到如今。）

1988年1月7日，“葡萄园委员会”争取到号称婆罗洲最大报纸——《诗华日报》开辟一个福音版，叫着〈田

园》，刊出日期是〈葡萄园〉以外的另每两个星期四。同年8月，也在《诗华日报》的姐妹报《新华晚报》争取到一版〈香花畦〉的福音版，间隔周末见报。

(注：〈香花畦〉在1990年12月22日，〈田园〉于1990年3月29日分别停刊。)

在南砂方面，1989年亦争取到以古晋为基地的《砂拉越晚报》的福音版，取名〈彩虹〉，每月刊出一次。但于稍后停刊。

东马福音文字工作者的道路自是艰辛，但也不屈不挠，从80年代发轫，到90年代好些福音版因客观因素停刊，但并不言弃，而间接寻求出路。《诗华日报》于1993年5月30日开始，由其编辑在每星期六《诗华周刊》刊出〈彩虹〉福音版，邀请黄孟礼及文宣团契协助及投稿。1995年1月22日至3月暂停，4月3日以后，则在《诗华日报》的副刊方式见报。先是半版，现在则是全版。每周四出版。目前这个福音版与文宣团契没有直接关系，总务内容完全由该报的副刊编辑负责。

要顺便一提的是因东马福音版而成立的组织“葡萄园”，1986年，报章福音版开始初期，为了使工作顺利，东马福音文字工作者特地设立了“葡萄园”组织，以发公

函的方式，鼓励人们参与写作投稿及寻求经费赞助，因为报馆本身没有发稿费，就是由“葡萄园”去筹钱发稿费。最初负责人是黄孟礼与周喜鸚，第2年，就是1987年的5月27日正式产生一个“葡萄园委员会”，主席为蒋元贵、文书周喜鸚、财政钱有奉、主编黄孟礼，同时还委任不同地区的六位联络人。

后来“葡萄园”组织改称为“基督教文宣团契”，后来又改名“砂拉越基督徒写作人协会”。终于1995年7月正式获得社团注册。现在由于不再负责福音版工作，该协会也处于半冬眠状态，过去几年出版过两本新书。

(见《东马华文报章福音版概况》——黄孟礼)

辅导版

除福音版外，在1990年前后，上帝也为我们在报章上开了另一个传福音的管道，那就是辅导版。

这工作使我们在报纸的版位激增一倍，从1年100多版增到300多版。

另外，1992年，砂拉越美里福音堂也和文桥合作在《美里日报》开辟〈心桥〉辅导版。

辅导版细节如下：

光华日报辅导信箱〈十字路口〉每周一次。
生活电视辅导信箱〈信者得救〉每周一次。
南洋商报辅导信箱〈一纸倾情〉每星期三。
少年月刊辅导信箱〈一纸倾情、辅导急诊室〉每月两次。
光华日报辅导专题〈你我之间〉每月两次。
美里日报辅导专题〈心桥〉每周一次。
星洲日报辅导专题〈走出心墙〉每月两期。

另类布道，无言宣教

到中国宣教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曾说过一句话：“要把福音传遍中国，文字而外，没有其他捷径。”这句话应是放诸四海皆准，文字超越时空，是极佳的传播手段，它是无远弗届的。文桥总干事黄子曾这样说：“谁为那些无神论的知识份子写些深刻的文章，使他们明白福音？谁为那些菜贩、泥水匠、市井小民、思想不周密的同胞画点漫画，写点浅白的圣经故事？谁顾念家庭主妇、老年人、使他们得到新生命呢？”

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马来西亚，有机会在中文报纸拥有福音版，使福音可以透过报纸传达全国——这是真正渗入群众，走进街头巷尾的机会。

根据统计，马来西亚中文报章的读者约有两百多万，

复活的中文宣 教事工

回应:

《20世纪中文宣教的奇迹——福音版》

杨名万(Astro 新闻节目总监)



晨

砚以“复活”来形容本地报章《福音版》的诞生，很贴切。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中文报章是因为宣教而诞生。基督徒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是有记录可考的第一份中文报。

很可惜，后来，也是为文宣而办的《天下新闻》只维持一年就停办。早期海外宣教士所付出的努力，因为断层的关系，后期的中文报章，编务方针都是以华人民间信仰、道教及佛教作为华人社会的主导信仰。这是我们的一大憾事。媒体的力量，促使佛、道及民间信仰一度成为华人主流文化的一部份。基督教相对的遭受边缘化。

作为公共媒体工作者，同时又是基督徒的我，在这儿要向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团契及文桥致敬。感谢主的恩典，借着你们对于文字宣教的负担，让这使命成为事实，福音文字再次在中文报章篇幅中跳跃，进入华人社会，从边缘地带挽回。

华人信仰地位的肯定

在这儿想对《福音版》所扮演的角色，稍作补充。《福音版》在1986年诞生后，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只是在于

有个版位让弟兄姐妹可以发表福音性质的文章这么简单。报章从来没有禁止基督徒投稿。这点，晨砚刚才也有提到在1970年代，很多笔兵的出现及他们在文宣上贡献。他们都不是投在《福音版》，那时《福音版》也还未出现。

《福音版》的最大作用是它可肯定我们的信仰在华人社会的地位。中文报章媒体作为华人社会的四大支柱之一，能得到中文报章的肯定，也就等于华人社会也承认这是华人的主要信仰之一。这有助摆脱早期华人将基督教视为洋教的错误观念。

其实，新一代的马来西亚华人已逐渐没有这样的思想。

西方国家早期多信奉基督教或天主教，这些国家和回教国家之间又恩怨不断，这令人很难不联想到基督教和西方洋人之间的关系。

中文报章肯定了我们的信仰后，随之而来的是延伸而至的管道，让我们的声音可以传到华社的耳中。

华文报章早已在1980年代，关注基督教对许多课题的看法。中文报章往往会根据我们的信仰特性，而在任何关乎华人的课题上，征求基督教的观点。

我还记得早期报界要找基督教的“发言人”常感到很

为难，不知从何下手。一般的新闻从业员对基督教的认识并不深，对各宗教派更觉混淆，在寻找对象发表谈话时，总是战战兢兢，怕其他宗派有不同意见。《福音版》的开始，也进一步打破隔阂。对于中文报界，这是一个可以掀开基督教神秘面纱的难得机会。

基督教和华社脱节

基督徒除了早期开创中文报业外，很长一段时期与中文报业可说互不往来。我曾经和一些在华社活跃的基督徒谈过，我们基督教界有那一些组织可以进入华社，他们都很怕将本身所代表的组织或教会带入华社。怕大小事都惊动记者，恐怕见证不好。这就是基督教在华社中的待遇和其他华人信仰不同的主要原因。佛教组织已是华人社团，内部有纷争，中文报章会大事报道。吵吵闹闹过后，也就没事般的从头开始。对于华人来说，它已成为华人华社的一部份，大家有归宿感。

这是基督教团体所不能做到的。所以，不要怪中文报界比较亲佛教团体。要怪就怪自己不够透明度，没有与中文报界打成一片。当然，基督徒的见证是很重要，但是，当我们担心坏的见证公诸于世的当儿，好的见证也同样遭

埋没。这是很公平的。

有些基督徒喜欢批评报章报喜不报忧，说媒体不够公正，但是，对于本身信仰的问题，却也同样要求报喜不报忧。

不要只骂人家双重标准，先看看自己是否也如此。

福音文字工作的两难 中文报也同样有两难

晨砚提到早期福音文字工作的两难，一是公共媒体园地问题，第二是基督徒写作人手的问题。

就我所知，当时报章杂志也同样面对面对两难，而且恰好相反，一是版位不少，二是好文章难找。当然，中文报章稿费太低是其中的主要问题。当时，报章取用大量的港台文章，副刊不够本地化，是每家报章都面对问题。

写作团契和文桥在训练笔兵及鼓励在报章上投稿，如能写得好文章，不说教，又不计较稿费，则可解报章的燃眉之急，同时又可间接争取到传福音的机会。

得奖与名气

关于文艺与写作奖的问题，那肯定是好事，报章要发

表的通常是有名气人士的文章。很多时候，报章也会借着本身的需要，增加一些人物的曝光率，制造知名度，方便以后的报道需要。这是本地中文媒体的游戏规则。

得奖是最容易及最快制造名气的途径，得奖人士的文章通常会很容易为报章所用，同时也会被鉴定为塑造成“名人”的“候选人”。常投稿是另一个逐步走向这“名气”之路的途径。

这里不是要鼓励大家争名夺利，夺取上帝的荣耀。而是要让大家知道，媒体这行业的游戏规则，顺着这规则，我们才能有效的事奉，善用媒体的力量，为主打一场美好的战。

基督徒不要太过谦卑而舍弃名气，因为你的客客气气，不但坏了人家的规矩，还会落个虚伪的名堂。我们要出名，而且必须在基督教界以外的圈子扬名，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在传媒领域为主事奉。只要名气建立起来，不要说在报章上投稿会被采用，即使想不投稿，都会有报章力邀在必刊的专栏写稿。有课题要找人评论，也会想到你。本地华人教会，目前缺乏的正是这类“名人”，这是我们应予以塑造的。

《福音版》的诞生 反映压力集团的重要

从晨砚所分享的《福音版》的起源，可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我们需要有压力集团。当时，马圣陈金狮院长和基督徒写作团契就是扮演这方面的压力集团。让《南洋商报》为了纠正所犯的的错误而答应刊登回应文章时，留下《福音版》的伏笔。后来各报出现佛教版后，也是这压力集团争取到《福音版》。过去，我们就是因为缺乏这类压力集团，而使到中文媒体没有基督徒的声音。

所谓的压力集团，不意味我们所做的只是抗衡的角色，而是包括正面的配合。最重要的是，当媒体要处理任何和我们的信仰有关的决定和报道时，会想到我们的存在及至少礼貌上会咨询或询问一下我们的看法。这是很重要的。它意味我们在华人社会有一席的地位。这不但可得到中文媒体的尊重，同时也令政治团体不敢造次。我们将至少得到基本的尊重，不会任人欺负。

未来方向及发展 新一代延续最重要

晨砚提到了未来发展的各种可能选择，及最终选择了用“许多人听（看）得懂的方法”来讲（写）而不排斥比较婉转的文学。这是正确的选择，因为我们需要让《福音版》能长存，就需要保持这版位的生命力，也就是保持一定水平的读者人数。一般上，报章在推出一个版位后，经过几年经营，就会改掉，由其他版位取代。福音版能办这么久实属难得。

在经过这么长久的经营，我觉得新一代的延续最为重要。基督徒在获得福音版初期，我可以看到弟兄姐妹的激情，大家都很兴奋，很积极。但是，时间一久，恐怕大家都已开始觉的那是理所当然，而不以为然。

华人有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我们看到文桥在栽培下一代付出很大的努力，愿上帝祝福他们的事工，并希望新一代可延续这美好及重要的事工。仅以此总结我所作的回应。

使命的传达与 落实

—马来西亚学园传道会

《大使命》期刊的挑战

邱学新传道



马来西亚学园传道会《大使命》期刊，由本会创办人兼首任会长郑国治牧师，于1973年6月所创办；是神的恩典与主的同在，出版至今正好30周年。

今年，9月份刚出版的中文《大使命》期刊为第162期。中文版目前发行5000本，英文版4000本。每本的成本为马币2零吉。30年来，免费赠阅，函索即寄。

能在此刻为这份小小的刊物，留下一篇见证，述说神借着马来西亚学园传道会（下述简称“学园”）的文字事工，在传达并落实大使命的工作上，所扮演的角色，相信这对于众教会以及众同工来说，颇具意义。

我们确信，文字在协助完成大使命天国大业上，存着穿针引线的功用。动态的宣教活动加上静态的图文记录，呈现给读者的是，某个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重生；某个信徒因着顺从真理圣灵而成长；某个门徒因着荣耀上帝国度而差遣。为主得人、造就人、训练人并差遣人，是“学园”所有事工的服侍策略；作为事工之一，《大使命》期刊，就象一群无声但能触动人心的见证人。

宗旨与内容

打开创刊号，在发刊说明的栏目内，首要五点指出：

1. 本刊的主要目的，想借着文字布道引人归主；尽可能造就信徒，在基督信仰上更坚固，并为基督做积极有效的见证。
2. 分享并传递我们从主领受的异象。交通一些我们心灵中确实的负担。述说一点关于主对这一代付托的使命。激励信徒对主福音应负的责任。
3. 交通广传福音有效的策略。介绍数种信徒领袖训练。
4. 介绍本会的使命，工作性质、内容和范围，同工动态、训练聚会的消息，代祷事项等。
5. 本刊祈能促进多方面的了解，多以爱心互相联络，使信徒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借以完成主福音的大使命。

秉承宗旨的信念，历任编委同工都坚持内容必须务实达意。每期的内容，透过封面、主题文章系列、人物见证、宣教活动，事工动态，都尝试探讨服侍神与服侍人的某个思想观念和策略行动。所刊登的文章注重实践性，涵盖的范围虽广，诸如宣教布道、教牧领导、护教卫道、灵修祷告、初信栽培、门徒造就、领袖训练、生命见证、婚

姻、家庭、儿童等，但都与“学园”所强调的，为主得人、为主造人、为主训练人和为主差遣人的服侍策略，息息相关。每篇文章的撰写与整理，每则图片的拍摄与制作，都要求编委同工费煞心思，期望整体的内容能激发或肯定读者，对主的大使命，有所回应并积极参与。所有文字与图片都集结或汇合了某个基督徒、某群门徒和某个教会，为了大使命的传递与实践，付出了汗水与喜乐。换句话说，每期的出版，都肩负了使命的传达与落实的挑战！来协助改变这个世界，文字拥有经纬纵横的张力！

兹将《大使命》期刊多年来所探讨的一些主题和文章内容简介如下：

创刊号开宗明义提到，福音大使命的重要性，并简介了国际学园传道会以及基本信仰。第2期的内容深具历史意义，报导了国际音乐布道团“十字街头合唱团”在我国巡回布道实况；还有巴生卫理公会宣道堂个人谈道队的见证，从照片可见李健安博士与郑宗平弟兄当年才俊英挺之貌。第3期〈你是进化而来吗？〉与第8期〈怎样知道有一位真神？〉，笔者10年之后有幸在教会图书室读之，深得益处；当年正是开始接触福音，蒙神怜悯，主恩妙哉！（注1）

第9期特别报导了在南韩首都汉城所举办的“‘74福音大爆炸”，滕近辉牧师与吴勇长老专文描述了共有百万基督徒赴会的盛况。

我国知名作家姚拓(姚天平)在第11期发表了〈对教会出版刊物的几点意见〉；在今日依然宝贵合宜(注2)。第14期刊登了〈马星首届华人福音会议宣言〉，全文并四版会议画页。第18和19期则记录了1977年“学园”在国内七个主要城市，与99间教会联合，同时推展的〈我找到了〉——新生命福音遍传运动。

温文儒雅但为主与福音不以为耻的杨百合先生，在第22期道出〈一个基督徒教师的心语〉，期望我国基督徒教师能组织中文基督徒教师团契，共同为主效力。

为配合“学园”大使命训练中心的成立，第26期的主题为“训练”。林治平教授、麦希真博士、陈润棠牧师、高集乐教授、陈金狮博士和已故李前军牧师，纷纷提出在文字、神学、教牧等工人培训的重要。从这期开始，主题文章占六成，内容力求适合教会领袖的需要，对教牧、长执、青年领袖都可以参考；其余专栏与事工占四成。

桃李满天下的黄润岳先生，在我国教育界服务多年，退休后在本刊第30期写下《我的见证》，向众人述说确

知主的复活，而他因信就经历了丰盛生命的实际！

1985年最后一个星期在吉隆坡马华大厦举行的“‘85福音大爆炸”，精彩的报导随着第68期全新面貌的《大使命》期刊特辑刊出。

紧接福音爆炸的震撼，连续两期的主题探讨我国福音未开拓的领域，尝试呼吁福音工作者或教会，加强或开辟还有许多福音未及的禾场。比如：未重生的“基督徒”、家人、乡村、辅导、海南人、社会关怀、聋哑与盲人团体、文字与戏剧。（注3）

第76期刊登了“学园”音乐事工——来自东马沙巴的“新希望合唱团”，在西马半岛东西两岸一个月的卅场布道实况。音乐事工也是一片未尽拓展的领域。儿童的事工也需要积极关心，这是第78期的主题。幼稚园教师、主日学校校长，神学院基督教教育讲师以及基督教书局负责人，在受访中异口同声认为，儿童的工作所面对的是持久战；儿童心好土壤，爱心加细心的栽种与培养，必有良好收获。

1988年至91年，期刊主题分别有，宣教、门训、委身、祷告与福音遍传、训练与动员、个人布道、信徒造就、领袖与领导、独身、婚姻、子女。

1992年至95年，期刊主题论述较为明确的范围包括

信心与信仰对象、青少年、信心与生活苦难等。

1996年至98年，期刊的主题有：基督教教育、培养敬虔后代、青少年抉择的年代、21世纪领袖的风范、福音使者与家庭、福音使者与工作。

1999年至今，期刊主题涵盖了福音遍传、教会增长、良师栽培、小组、门徒造就与使命。

在事工报导上，较为特出的有〈乡镇影音布道〉、〈短期宣教士〉、〈雅比斯运动〉、〈九零马尼拉〉、〈九一沙巴〉、〈九二砂劳越〉、〈九三马六甲〉、〈九四起锚——苏门答腊〉、〈九五启航——苏门答腊〉，以及近10年来各大学的门徒所组织的短宣队活动。这些都是全国性宣教活动，记载了数以千计的基督徒，在国内外广泛撒种与收割。回顾上述报导，如历其境，为主见证的火热感受，依然在内心燃烧！计多读者因为读了其中一则受激发而参加；也有的后来加入“学园”，以及到神学院装备服侍神。他们在协助完成主的大使命，或长或短，就在自己的这一年代。

编委与制作

《大使命》创刊号的主编是郑国治牧师，编辑委员有

何燊南，郑进进，陈炳祥，周旭光；何利百加协助图画设计。（注4）

创刊号的体积居于16开本与32开本之间，中英合刊各14页，封面橘黄色（正如《四律》的封面颜色），居中一个十字架在地球的经纬构图之上，并列出《马太福音》第28章18至20节的经文（这节经文号召了无数爱主的基督徒响应主耶稣基督的吩咐，作为一生的使命而献身），围绕在地球或在十字架上下左右的有四张深具意义的图片：得人、造就人、训练人并差遣人！

第2期至第10期的封面分别强调“向万民宣教、到全世界去，从圣灵得能力到地极为主作见证、神爱世人、‘74属灵大爆炸，儆醒等候以及教牧领导与管理’”。

初始的10期，由吉隆坡中国报承印部印刷。为着使印刷更精致清楚，从第11期改为电子印刷，承印者转为马来西亚印务公司。同时改为16开本，24页，中英合刊每期印刷3000本。当年，每本印刷和发行费用为马币5角5分。

从1978年2月第20期开始，中英文版分开出版，中文版为偶数，英文版为奇数，一年各出版3期。封面与封底双彩色，内页单色，由永联印务有限公司接手承印。罗

华明当年加入编委组，直到1984年12月份的第60期。

在1981年出任马来西亚“学园”代会长的林玉星长老，从1985年开始兼任期刊的主编。同年四月，由李瑞益所经营的友邦印务有限公司，接下承印第62期的印刷工作；延至今日，仍然是本刊忠诚的伙伴关系。可以这么说，这近廿年来，李弟兄是第一个亲手迎接本刊诞生的“接生大夫”，而友邦印务有限公司是本刊感情最深厚的“接生院”。（注5）

毕业于新闻系，热衷于文学与写作的李天带，在1984年成为“学园”的同工，并任执行编辑，是首位在出版部（中文）事工服侍的全职同工。当年，酷爱摄影的符国顺也助一臂之力，加上美术学院的黄开富以及余振兴的美编配合之下，期刊整体的制作开展了新风貌。

最明显的是替封面来个改头换面：犹如穿了新衣裳，全彩上妆的“她”在第68期呈现在读者面前，叫人眼前一亮！此外，黄开富设计了鲜明耀目的《大使命》期刊名称，并在名称之下，打出“来协助改变这个世界”这九个字；那是“学园”同工的心志，将福音遍传全球，让基督的生命改变每一个相信的人！

第68期内容是关乎大马基督教会宣教历史的“‘85年

福音大爆炸”特辑，参与是项报导的全是当年在报界服务的基督徒（注6）。同年，任职于生活出版社的华世英曾义务协助第72期的版面美工；另外，任职于建国日报的邱学新也协助摄影。在当年12月份因建国日报停刊后，邱学新加入“学园”，全职投入编辑记者的事奉。

翌年4月，从美术学院毕业的姚淑芬加入，和黄开富配搭美编工作：这是本刊多年来最齐全的编委部阵容：四人学以致用，编、采、摄，其乐融融。

半年后，李天带到神学院深造，邱学新接下执行编辑的棒子。之后5年当中，本刊再有数项革新。其一，中英文版一年各出版6期（但因为人手欠缺，两年后恢复一年3或4期）；其二，文稿由植字改为电脑打字；其三，版面编排由手排改为电脑排版；其四，文章字体由繁体改为简体字；其五，封底和封面一样全彩。

由于当时植字公司在简体字的植字服务欠佳，并为了提升出版部对众事工材料的服侍，1990年“学园”为出版部购置了一组中文电脑系统——华夏电脑幕后排版系统。

这5年期间，美编同工重要又急需，黄开富前往神学院深造（注7），姚淑芬转派到学院事工，他们的学弟王志明应召到来协助一年，后来学妹邓凤燕也协助一年（注

8)。当美编人员欠缺之间，执行编辑只好孤军作战，从内容策划，文稿的采访和摄影，报导或翻译，打字与排版，甚至发行之运载和邮寄，都得全身投入。这样的情况当然并非正常，所以期刊无法避免地数度脱期。（虽然这对个人的学习和成长，是颇为难得的裨益，但回顾当年，仍觉对读者感到汗颜和遗憾。）

直到1992年，邱学新接受事工装备并转到大学部事奉，李天带应急回来负责1年（注9），并在淑芬（注10）和修读摄影的赖君伟双双助阵下，本刊重新上路。赖君伟在两位前辈的栽培下，一年之后，毅然挑起执行编辑的重任。

1994年下半年，区碧豪加入协助赖君伟。次年，林玉星长老卸下会长职，温汉光牧师就任第三任会长，并兼任咨询编辑。区碧豪在温师母，张敏慧的配搭与支持中，编了3期后，前往神学院深造（注11）。同年，出版部改换电脑排版系统——北大方正920A中文幕前排版系统。

1996年正月，温会长从大学部调任邱学新回来出版部，重新负责执行编辑，张敏慧为助理编辑。同年，“学园”出版部重组转为大众传播部，并采用Adobe版面排设计系统。同时，来自新加坡大点子设计公司的许国平，连

续两年协助封面的构思与设计，在平面的空间画出立体的风貌，使《大使命》期刊，充满现代生动的视觉。

1998年下半年，为了配合“学园”在全国所推展的“新生命2000年马来西亚福音传运记”，邱学新转任行政协调，其中负责撰写与汇编布道材料（注12）。

从1999年开始，本刊不设执行编辑，而另设策划一职，由毕业于槟城理科大学大众传播系的林秀琴出任，并至今。

目前，《大使命》期刊的主编是去年就任为第四任会长的林若望，并由两位全职同工，即林秀琴与郑佩娟为策划助编；同时负责中文和英文期刊。而整本版面编排与美术加工也交给美术设计公司负责。这4年来，多位同工都从旁协助，他们是张敏慧、杨美玉、张顺娥、何玲慧、陈怡岑、温翠翠、丘美玲等。

5年前，“学园”在电脑网络上推出英文《大使命》电子版；不过，因为欠缺适当的人员，中文电子版有待开发。

读者与门徒

《大使命》期刊的读者三成是“学园”事工伙伴，即

因爱主与福音使命，而在祷告与经费上支持“学园”的弟兄姐妹；二成是众教会；其余是国内各地的弟兄姐妹，以及约有一成是海外的读者。

因为同心同工并同行，编委部视读者为主要的门徒，借文字服侍，期盼读者的生命从中得到造就稳健成长，在各自的领域有能力与信心见证主。十分感激各地读者常常来信鼓励与提供宝贵的意见。列下数则，以示读者们的真诚心声：

“收到大使命，仿佛见到老朋友似的。听她讲道、劝勉、见证，娓娓细诉学园的各地活动……” **澳洲沙仑**

“发现我的好同学信主献身的见证，很受感动。” **沙巴黄东尼**

“贵刊的宗旨帮助我在侍奉神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从此而言，贵刊的身份与使命，就不限于是一份会讯或机关报，而是扮演引导信徒和读者，以完成大使命为终生目标的重要角色。” **柔佛邢福全**

“在我灵命落于低潮、软弱的时候，读了〈数算主恩〉给我很大的鼓励，对主更有信心。我看了又看，心中不断赞美感谢主。” **关丹陈弟兄**

“我们都了解，神如何使用您们，一个超宗派的福音

机构，在贵国与众教会配搭，透过训练，传递异象，召集信徒，齐心遵行福音遍传的命令。”新加坡一群基督徒

“看见神使用你们透过〈雅比斯运动〉，在全马各地为他得人与造就人，心里很兴奋，不断感谢神！我愿意鼓励教会和学校的基督徒参加，请联络。”雪州许老师

“关怀篇的〈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基督徒传福音〉一文，真是说中了我的心。感谢主让我知道不去传福音的拦阻，我要靠圣灵去克服。请代祷。”吉隆坡吴有康

“10多年来收阅贵刊，收益良多。我们这里华文刊物十分缺乏，每回捧读，无比珍贵。个人建议若在版面的空间刊登一些金玉良言，更加出色。”印尼亚齐鲁金舫(注13)

您可以写来您的同感、您的鼓励；我可说出我的心声、我的意见。类似的来函很多，期刊特别开辟一条大道——“好交通”，让读者与编者走在一起，因为大使命！

结语

“来协助改变这个世界，在我们的世代完成主的大使命！”，学园传道会因此而成立，《大使命》期刊也因此而创办，许多基督徒也是因此而阅读。

《大使命》期刊犹如一个号角、一道桥梁，也似一座平台，召集并拉近一群人，共同为主和他的使命，献出青春与力量、智慧与生命。

虽然在《大使命》期刊中曾经亮相的人，有些今天仍在福音禾场上耕耘，有些在昨天已离去，但面对使命的传达与落实，明天还是一个挑战！尤其是在这到处充满（传统或电子）宣传文字的传播时代，我们更要尽力的争取，使人看见神的救恩、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

附注

注1：笔者当年对文章的内容印象十分深刻，却忘了刊物名称；直到加入出版部，翻阅期刊资料时，才惊见有关文章，喜乐难掩，感恩不断！

注2：姚前辈是主内弟兄，曾主编《蕉风》与《学报》，他在马华文学发展的贡献有口皆碑。他谦虚由衷所提出的意见共七点：专人负责、必须售卖、读者对象、兴趣第一、重心文章、专栏作品以及编排技巧。

注3：这一系列的专文撰稿者，有梁添福、陈金狮、刘必才、黄晋亮、黄敬活、蔡秀竹、曾美华和文采。

注4：郑国治牧师目前定居美国，出任国际学园传道会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

注5：李瑞益之友邦印务有限公司，从1977年开始印刷“学园”所出版的材料，其中布道小册《四律》，从他手中承印近40万册。瑞益兄与“学园”深厚的情谊，请参阅88年之第80期第8页。

注6：他们是杨名万、林淑婷、叶则蕾、蔡秀竹与周新才。

注7：黄开富目前为传道人，在吉隆坡的教会服侍神。

注8：邓凤燕目前为牧师，在柔佛州的教会服侍主。

注9：李天带目前在巴生谷独立中学执教鞭。

注10：姚淑芬目前为美术老师。

注11：区碧豪曾任教会传道人，目前相夫教子。

注12：邱学新目前在东亚区学园传道会遍传部。

注13：笔者曾于3年前到亚齐服侍教会时，鲁金舫是接待教会的执事，会面相握，喜不自胜！

更积极以文字 服侍人

回应：〈马来西亚学园传道会
《大使命》期刊的挑战〉

王祖祥牧师

（芙蓉基督教神召会爱恩堂牧师）



作者邱学新传道在这课题上作了相当详尽的报导，相信他费了不少时间翻查了不少过去的资料，最终把整个《大使命》期刊的创刊，成长过程为我们作了很清楚的交待。《大使命》期刊至今（2003年9月：第162期）已有30年的历史（比文桥早5年）。她走了一段相当长的路，然而却为“学园”铺了一条传递大使命的门路，并为一群以大专为主的读者开辟了事奉工场的门路，就如“学园”所强调的：为主得人，造就人，训练人并差遣人作为事工服侍的使命与策略。

历史的见证人

《大使命》期刊成了“学园”福音传遍运动的历史见证人。《大使命》名副其实的“学园”大使命，《大使命》不单报导“学园”的消息与动态，同时对教会的时事动态也作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报导，不少文章也由许多知名的牧者和学者执笔撰写（当中有滕近辉牧师、吴勇长老、林治平教授、麦希真博士、陈润棠牧师、陈金狮博士、杨百合老师、黄润岳先生）。《大使命》的内容不但丰富及多样化，主要是激励读者借着文字的表达和传递，能把传福音和作门徒的使命更全面地广传，对象特别是大专的知识份子。因为他们是现成的基督徒领袖抑或是可塑信强的

未来领袖，在领悟及传递使命的任务上十分受落，这是一个事实。况且当今的华人教会，若要与现今的步伐同进，就得多纳入这族群的人。《大使命》期刊其实已扮演了这个重要的角色，只是需要更广泛的传递，包括页数的增加和数量的印刷，因为目前的中文版只有5000份，按着市场其实是供不应求的。笔者发现到仍有好多的基督徒大专生不知道有这刊物的存在。

文宣的效应

《大使命》期刊的宗旨有五大项，都离不开“学园”的创办的要旨。笔者非常赞同借着文字布道能引人向基督，造就信徒，为基督作积极的见证。笔者与作者也有类同的经历，即是透过基督教刊物开始接触福音。当时——25年前没有基督徒传福音给我，没参加过主日学，更未曾踏进过教堂，但收到第一份基督教的刊物《真理乐园》（此刊由“亚洲归主协会”所出版）开始接触福音，几年后蒙恩得救。文字工作虽然是以静态的形式出现，但其潜移默化的效应及影响力是无可轻忽的。

呼吁与落实

作者提及在70年代后期，《大使命》期刊第19期报

导了一项新生命福音遍传运动——“我找到了”。笔者回顾上述报导，如历其境，因为当时报章的广告频频出现，“我找到了”的福音运动曾经轰动全国一时，而《大使命》却成了当时重要历史的见证人。若没有加以记载，人早已淡忘了，当然也包括了第9期的〈74'福音大爆炸〉，第68期的〈85'福音大爆炸〉和第22期杨百合先生所著的那一篇〈一个基督徒教师的心语〉，果然在90代后期梦想成真，成立了中文的基督徒教师团契。同样的在“第三届基督教会与2020宏愿学术研讨会”，陈金狮博士曾呼吁在基督教圈子里成立“基督青”的组织，果然，不久之后，“马来西亚基督教青年协会”便成立了。目前这协会很活跃地在社会福利和社会行动上代表了我们基督教青年的心声，为基督信仰打前锋。（此呼吁可参阅《今日大马，风起云涌》，林文采主编，〈佛教在大马蓬勃发展〉陈金狮博士回应篇，第53页）再次可见文字的记载使后人晓得前事的来龙去脉，有迹可循，具有历史的参考价值。

文字的痕迹

在许多刊物的编辑过程中，因随着时空与人事的变故，许多“人物”都会来来去去，就如邱传道所说的，这些曾在《大使命》期刊亮相的人，有者今天仍在福音的工

场上，有者在昨天已离去，然而对使命的传递与落实，往后的日子还是一个挑战。无论如何，他们留下的文字字迹及档案照片却成有力的历史证据，并成为时代的见证人。这些文献能让读者了解基督教圈子在30年里，尤在福音机构，甚至大专事工里曾经所发生的事迹。

分享与配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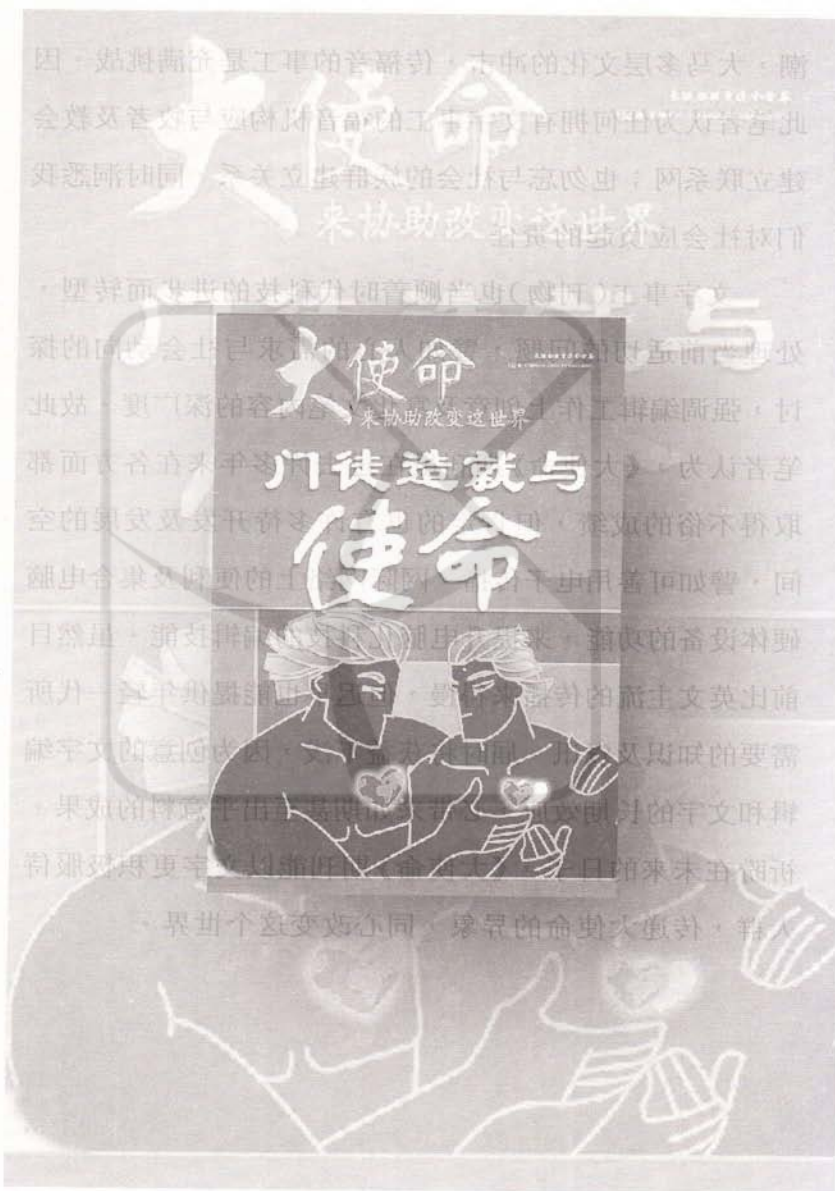
根据作者报导说，期刊的读者三成为“学园”的事工伙伴，二成是众教会，其他五成是国内的读者，包括一成的海外读者。明显的是期刊的读者对象主要是与他们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人群，而教会似乎不是他们主要的对象，即使有收到刊物，数量可能也不是很多。因此笔者认为“学园”需要与教会多一点在文字上的联系，透过《大使命》刊物，再借着“学园”推动的福音运动，与教会共同携手来完成基督所托付的大使命。因为教会与福音机构的进程应该是互动的，相辅相成的。

期盼与展望

笔者深信，任何福音运动若要长期的发展下去，就得与文字（刊物）连结在一起。在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思

潮，大马多层文化的冲击，传福音的事工是充满挑战。因此笔者认为任何拥有文字事工的福音机构应与牧者及教会建立联系网；也勿忘与社会的族群建立关系，同时洞悉我们对社会应负起的责任。

文字事工(刊物)也当顺着时代科技的进步而转型，处理当前適切的问题，譬如人心的需求与社会动向的探讨，强调编辑工作上创意及富化文笔内容的深广度。故此笔者认为，《大使命》期刊虽在过去许多年来在各方面都取得不俗的成绩，但肯定的也有许多待开发及发展的空间，譬如可善用电子传播，网际网络上的便利及集合电脑硬体设备的功能，来提升电脑化科技的编辑技能。虽然目前比英文主流的传播来得慢，但迟早也能提供年轻一代所需要的知识及资讯，届时将获益不浅，因为创意的文字编辑和文字的长期效应，必带来如期甚至出乎意料成果。祈盼在未来的日子，《大使命》期刊能以文字更积极服侍人群，传递大使命的异象，同心改变这个世界。



20世纪大马基督教文字事工 共话百年研讨会赞助费暨文桥25周年 庆典贺仪(截至27/01/2004)

名称 / 数额 RM

王志清	120.00
马来西亚怡保基督教神召会溯源堂	500.00
黄一诚	100.00
淡边基督教卫理公会	250.00
基督教卫理公会美佳堂	100.00
柔佛吧罗仁爱堂	100.00
江恩新	200.00
乌鲁地南基督教卫理公会	100.00
基督教马来西亚长老会登嘉楼堂会	500.00
基督教马六甲长老会	1,000.00
怡保以琳福音堂华文部	300.00
武敦基督教卫理公会	250.00
吴志昌	2,000.00
潘旭强	500.00
胡秀琼	200.00
吴敬顺	100.00
杨水源	100.00
曾德强	4,000.00
罗健忠	50.00
陈月鸾	100.00
黄丹青	50.00
林和连	170.00
刘荣团	50.00
陈明清	100.00

Soh Swee Mei 100.00	陈瑞燕 100.00
庄邱安慰 100.50	陈凤有 200.00
任金凤 200.00	郭兰翠 200.00
士拉央家教会 100.00	汪丽珠 200.00
符国顺 100.00	陈柏塘 100.00
郭汉成 100.00	徐孝灿 100.00
邱镇隆 200.00	叶沛堂 100.00
何雪华 50.00	何添顺 100.00
陈仰芬 100.00	黄锦泉 300.00
彭筱凌 100.00	Mervin Fong 300.00
陈王秀莲 100.00	吴丽娟 200.00
章雅华 200.00	戴美华 100.00
蔡丽芬 100.00	陈秀卿 100.00
林福隆 100.00	陈炳清 40.00
李永建 140.00	张伟和 150.00
黄慧明 120.00	骆俊邦 100.00
陈曾玉珍 100.00	馮薇妞 50.00
饶文亮 100.00	马来西亚神学院 100.00
陈雪玲 400.00	廖成群 100.00
范晓薇 20.00	俞长来 1,000.00
陈威荣 300.00	居銓佳音堂会 200.00
梁丽婵 100.00	Lim Ching Piau 200.00
杨瑞汉 200.00	泗里奎基督教福音堂华文部 250.00
日叻务基督教卫理公会 100.00	梁莲好 20.00
赖金泰 200.00	王连平 5,000.00
何瑞燕 100.00	黄昌成 100.00
黄厚赐 200.00	吴荣华 100.00
杨福生 200.00	黄良联 110.50
潘伟仁 100.00	姚泰丰 100.00
胡秀英 100.00	王思远 200.00
林上泉 100.00	朱星亮 140.00
黄闻琴 100.00	王瑞菊 300.00
Hii Siang Ann 20.00	林爱莉 120.00

陈克琦 100.00	周文豪 100.00
车水路福音堂 500.00	林杨少梨 300.00
芙蓉基督教神召会爱恩堂 500.00	叶志祥 150.00
余明东 100.00	欧秀容 100.00
黄振兴 110.00	王逢运 100.00
周联华 20.00	游思诗 10.00
黄奕富 40.00	李美少 100.00
余金玲 250.00	张运强 100.00
罗巧华 40.00	谢泽民 100.00
杨钦福 100.00	黄丽丽 100.00
张美琦 100.00	爱丽斯潘光洁 250.00
美里宣道堂 100.00	萧高汉 100.00
李慧贞 100.00	熊秀香 5.00
廖永祺 100.50	孙仪可 120.00
陈月娥 100.00	杨建发 150.00
陈泽洞 100.00	苏健华 1,000.00
颜国前 100.00	赖美凤 100.00
郭爱凤 100.00	周成祖 20.00
王丽群 200.00	李彬州 100.00
陈建雄 500.00	洪沛生 200.00
峇株救恩堂关怀布道队 500.00	陈启宗 200.00
大山脚恩典教会 500.00	颜敬錫 100.00
余自力 100.00	颜光裕 100.00
彭欢 100.00	陈志坤 200.00
黄叔平 200.00	王芳锭 50.00
伍文康 100.00	李异鸣 200.00
黄翠玉 100.00	馮安贵 100.00
盘宝龙 300.00	莫绍康 100.00
郑生安 100.00	黄炳安 200.00
SG JERIK 基督教会 600.00	戴送来 100.00
章进富 100.00	林炳文 200.00
淡马鲁福音堂 100.00	蓝添荣 100.00
黎美彩 100.00	黄天来 100.00

- | | |
|----------------|-----------------------|
| 安良益 100.00 | 黎仁芳 100.00 |
| 何丽霞 100.00 | 郭家发 100.00 |
| 赵玉梅 100.00 | 基督教卫理公会福清洋清福堂 100.00 |
| 廖景伟 200.00 | 张庆胜 100.00 |
| 黄保礼 200.00 | 庄宝泉 500.00 |
| 陈开发 100.00 | 中华基督教会 200.00 |
| 林建殷 300.00 | 怡保兵如港基督教卫理公会 100.00 |
| 李瑞基 100.00 | 许家政 50.00 |
| 张国基 200.00 | 梅花保险服务 250.00 |
| 胡福连 100.00 | 莫子亮 300.00 |
| 林善斌 100.00 | 曾德嘉 100.00 |
| 吴定康 100.00 | 李兰英 50.00 |
| 张秋生 100.00 | 蔡宛玲 10.00 |
| 郑振隆 100.00 | 实逃远十字路基督教卫理公会 100.00 |
| 陈兰香 100.00 | 杨彩銮 100.00 |
| 郭志良 150.00 | 施德清 200.00 |
| 彭泽林 150.00 | 加央卫理公会 100.00 |
| 张建发 100.00 | 马新基督教信义会--国达堂 100.00 |
| 吴弗练 101.00 | 郑贵平 100.00 |
| 孙道容 50.00 | 黄林庆华 100.00 |
| 朱丽芳 100.00 | 沈碧雯 100.00 |
| 陈长馨 300.00 | 郑兆惠 100.00 |
| 施德华 100.00 | 蔡元泰 100.00 |
| 黄桂娣 100.00 | 槟州基督教华文教会联合会 2,000.00 |
| 麦美姗 100.00 | 朱洁媚 100.00 |
| 游永凯 100.00 | 苏其成 100.00 |
| 刘素利 30.00 | 陈翠茵 20.00 |
| 郭顺发 100.00 | 黄润岳 1,000.00 |
| 郭紫莹 150.00 | 曾兴茂 500.00 |
| 殷延林 100.00 | 赖月萍 100.00 |
| 怡保卫理公会青契 50.00 | 陈翠芳 300.00 |
| 魏文元 100.00 | 务边福音中心 200.00 |
| 陈圣荣 100.00 | 曾勇惠 100.00 |

雷韶华 100.00	卫理公会善牧堂 50.00
林荣玲 200.00	刘秀玲 150.00
罗联和 100.00	杨启诚 100.00
金马士第一神召会 107.30	方玲桂 100.00
吴连治 100.00	许兴永 100.00
翁秋桂 100.00	贝明利 100.00
谢丽珠 150.00	刘玉珍 100.00
北海基督教卫理公会 100.00	赖科胜 135.00
李建文 100.00	彭素凤 200.00
郑秀媛 100.00	罗保华 100.00
陈忠源 1,000.00	黄志强 100.00
韩秀凤 100.00	林美娇 100.00
吴德源 100.00	卢耀喜 200.00
沙令异象基督教会 100.00	江兆斌 100.00
李振福 3,000.00	黄炎坤 100.00
刘金凤 100.00	杨芳菊 100.00
万津基督教卫理公会 1,000.00	江秀球 100.00
陈韵清 100.00	梁年昌 100.00
吧生神召会佳音堂 300.00	吴孟秋 100.00
麻坡卫理布道所 100.00	林碧筠 100.00
符策均 100.00	苏兴通 300.00
陈俊水 200.00	金马扬基督教会 50.00
峇株救恩堂会 100.00	锡安浸信会 100.00
班达马兰基督教卫理公会 200.00	麻坡基督教活水堂 100.00
姐妹小组 100.00	李瑞连 100.00
吴淑嫻 500.00	苏伟禄 200.00
林立方 100.00	庄美云 200.00
日落洞卫理公会 100.00	甲洞基督教宣恩堂 300.00
马六甲华人基督教卫理公会 100.00	邹悦娟 50.00
邱君尔 100.00	蒲种浸信教会 600.00
檳城神召会福音堂 100.00	廖承忠 200.00
丹绒马林华人基督教卫理公会 100.00	蔡楚鑫 200.00
陈信玲 100.00	万茂基督教卫理公会 50.00

- | | |
|--|--|
| 适耕庄基督教卫理公会 200.00 | 翁华超 50.00 |
| 陈冬美 100.00 | Basel Christian Church of M'sia Menggatal 100.00 |
| 李祥 50.00 | Gereja Presbyterian Terbau 100.00 |
| 非拉铁非神召会 100.00 | 李佩芝 100.00 |
| 林荣明 50.00 | 杨伟立 300.00 |
| 曹丽卿 50.00 | 陈成和 50.00 |
| 汤孝利 100.00 | 新山和平教会 100.00 |
| 林瑞英 100.00 | 李玉贞 100.00 |
| 张泰卿 300.00 | 池信立 150.00 |
| 萧成雄 20.00 | 王桂莲 100.00 |
| 古月媚 100.00 | 苏玉莲 200.00 |
| 浸信会伊勒堂 50.00 | Dato Yeoh Seok Hong 800.00 |
| 黄引强 10.00 | 李彩花 50.00 |
| 姚长耀 100.00 | 颜景鍾 100.00 |
| 潘国兴 150.00 | 张宝琼 10.00 |
| 温甄莉 300.00 | 东南亚花园中文浸信教会 200.00 |
| 长老会永平堂 100.00 | 鍾秀枫 150.00 |
| 新山柔佛再也异象基督教会 200.00 | Wong Ing Hung 50.00 |
| 郭云谷 100.00 | 李添枝 100.00 |
| 而连突基督教会 200.00 | 杜福星 100.00 |
| 颜约伯 20.00 | 邹少坤夫妇 50.00 |
| 余惠芬 50.00 |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Sepang 100.00 |
| 林玉冰 50.00 | Setapak Methodist Church 100.00 |
| 林湘龄 100.00 | 陈树河 400.00 |
| 马来西亚博爱辅导中心 50.00 | 加影基督教卫理公会 100.00 |
| 八打灵美嘉园播道会 500.00 | 陈修洲 100.00 |
| 救世军碧山福邻部队 102.14 | 大学城圣光堂 50.00 |
| St Andrew's Presbyterian Church 100.00 | 叶玉昭 1,000.00 |
| 郑元发 50.00 | 陈伟昌 50.00 |
| 昔加末卫理公会 30.00 | 卓德珍 300.00 |
| 吴赞美 20.00 | 邱美音 100.00 |
| 榻仲允 20.00 | 吧生基督教卫理公会 200.00 |
| 张保罗 120.00 | 邱秀琼 50.00 |

刘海莲 200.00	陈忠登 500.00
陈玉叶 50.00	吉隆坡福音堂 500.00
李婉娜 50.00	金灯台基督教会 200.00
吉隆坡卫理公会福建堂 200.00	陈扩翔 50.00
杨国利 100.00	25 周年感恩会奉献 3,314.00
谭荣耀 100.00	人人书楼 100.00
刘天量 50.00	Chong Vui Lin 50.00
Kulai Gospel Hall 200.00	真光浸信教会 700.00
基督教长老会圣光堂 100.00	陈利良 100.00
明加叻布道所 300.00	李赐丰 100.00
梁马太 50.00	Printmate Sdn Bhd 300.00
北赖浸信会 100.00	林国柱 100.00
林金龙 100.00	彬如港浸信会 50.00
林介义 100.00	江泉发 100.00
王天时 100.00	张雅凤 100.00
林春发夫妇 100.00	许德辉 100.00
南北花园宣恩堂 100.00	哥打丁宜伯大尼基督教会 100.00
江志海 30.00	槟城基督使命中心 100.00
陈金狮 150.00	张宾文 150.00
廖玉裳 50.00	卫理公会恩典堂 100.00
温财达夫妇 200.00	黄静文 200.00
主知名 20.00	基督教长老会关丹荣恩堂会 50.00
郑秀兰 100.00	陈玉瑛 100.00
林素兰 50.00	陈雅英 100.00
陈容夫妇 100.00	张明辉 100.00
蒙恩者 200.00	双溪兰全备福音堂 150.00
郑淑娇博士 50.00	
张文光夫妇 1,150.00	总额 85,205.94
甲洞马鲁里基督教宣恩堂 300.00	
陈大东 1,000.00	
余志平 500.00	
陈金泉 200.00	
董伟强长老家属 500.00	

好书介绍



猴子面包树

梁婷婷 著

西马RM 6.50

东马RM 7.50

莘莘学子，成长的岁月里难免遇到许许多多的大小问题，若没有当即处理，生活马上一团糟！其后果往往就如猿猴面包树那般，生长迅速，祸害无穷，不堪设想！生命更显得黯然无光。

作为辅导工作者，梁婷婷乐意与他们分享心事，扶他们一把，人生路上走得更稳健。



自己爱自己

黄群枫 著

西马RM 7.00

东马RM 8.00

爱心老师的善言良语，激发学生自爱、多了解自己，积极学习、乐观、懂得感恩……

黄群枫的文字充满温情、激励读者。对学生，她不做“一指神功”的老师，而是带着爱心美意，做他们亲切的“益友”，关怀他们，陪着他们成长。



劲爆少年

梁婷婷 著

西马RM 7.00

东马RM 8.00

要教导少年人有关亲情、环保、恋爱之类的课题……

严肃训诨的言词，多半没什么效用。这本书却会让他们读得轻松有趣！

好书介绍



因为我爱你

陆可铎 著

西马RM 4.50

东马RM 5.50

我到底是谁？我犯错了，爸爸妈妈还会爱我吗？
这世上有没有“无论如何”都爱我的人？
孩子透过这本彩色故事书，可以找到答案。
副教育部长韩春锦特为此书写序推荐。



你很特别

陆可铎 著

西马RM 4.50

东马RM 5.50

这个世界告诉孩子：“如果你……聪明、美丽、有才能，你就很特别。”
但神告诉孩子：“你很特别，因为你就是很特别，不需要任何条件，你是宝贝。”
本书充满喜悦，全文附插图，能帮助你一遍一遍的用爱来述说这个真理。



我要变！变！变！

李婉莹 著

西马RM 4.50

东马RM 5.50

这是一本有关儿童 - 少年性教育的书。
不知，又想要知……想问，又不敢问……当好奇的孩子问：“我从哪里来？”
父母会怎样答？
石头爆出来？河边捡回来？垃圾桶抬回来？
阅读本书，你就知道。

好书介绍



竟然遇见神

黄向勤 著

西马RM7.00 东马RM8.00

圣经用“探访”这词，描写上帝从天而降，与人见面。

《竟然遇见神》，说的是五个看来永远不可能与上帝打交道的人，经历许多曲折与风浪后遇见了神，他们厚得祂的爱，生命改变，变成了能祝福自己、祝福朋友、祝福社区的人。

这，就值得认真阅读本书——人与神见面，就是祝福的起点。



与孩子过招—妙招17式

陈德全 著

西马RM12.00 东马RM13.00

养儿育女，既无公式套用、也无标准答案，只有仰仗智慧、用心、沟通与谦卑，方能建立出教学相长的亲子关系！

本书“妙招17式”提供你一个思考空间，避免面对孩子时，陷入无计可施的窘境。



打造后人类

西马RM9.00 东马RM10.00

本书尝试探讨有关复制人与一些与基因工程的课题，如：应不应该复制人，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 PCD），种系或胚芽（Germ Line）基因治疗，基因改良或优生学（Eugenics）的伦理问题，以及胚胎（Embryo）的道德地位等等。

作者也从自己的信仰角度谈到另一个较深一层的问题，那就是：人是什么？什么是美善的生命（Good Life）？作者深信人的生命是通往圣洁，与神有更密切关系的路途。

	作者	版次	售价 (RM / S\$)		
			西马	东马	新元
● 文桥散文 ●					
那一点光辉	杨百合	二版 (售完)	3.50		
枫情琐记	黄润岳	(售完)	8.00		
无愁岁月	文采	(售完)			
不要叫我遇见试探	黄子	(售完)			
促膝而谈	文采	二版	8.00	9.00	5.50
通往十字架的情与爱	曾庆豹		7.00	8.00	6.00
黑白灰	卢锦燕		9.00	10.00	7.50
爱情, 大水不能淹没	黄子		11.00	12.00	9.00
生活小唱	杨百合	(售完)	7.00	8.00	5.00
我们不知道	晨砚		8.50	9.50	7.50
天天感恩	黄子	(售完)	9.00	10.00	7.00
智慧点心	卢锦燕	三版	8.00	9.00	6.00
有晚上, 有早晨	宵灯		9.00	10.00	5.50
青出于蓝	蓝白		8.00	9.00	5.00
心想事成	杨百合		4.50	5.00	3.00
我因你的名认识你	晨砚		12.00	13.00	7.00
万事都要轻松过	黄子		13.00	14.00	7.00
二色	宵灯		10.00	11.00	5.00
● 文桥人物 ●					
走出迷雾	黄晋亮等	(售完)			
此生此旅	黄润岳	(售完)			
燃烧	陈志勤等	(售完)			
走过生命巅峰之后	罗亚绍等	(售完)			
祝福	李富强等	七版 (售完)	6.50	7.50	5.00
永恒的起点	刘集汉等	二版	7.00	8.00	
最大的喜乐	王福等	五版	6.00	7.00	5.00
再生情缘	杨牧谷	三版	20.00	22.00	13.00
活在人群中	卢锦燕等	三版	7.00	8.00	6.00
人间有爱	卢锦燕等		7.00	8.00	6.00
当你遇见了圣诞	黄子编		7.00	8.00	5.00
爱在天长地久	叶嘉华等		8.00	9.00	5.00
逃过绞刑的死囚	黄子		9.00	10.00	5.50
今年圣诞, 一生的祝福	黄子编		8.00	9.00	5.00
科学心灵新连线	叶嘉华		8.00	9.00	5.00
生命因祢而精彩	邓雅荣编		8.00	9.00	5.00
既然是我	叶玉昭		12.00	13.00	7.00
我听见石头在唱歌	张文亮		9.00	10.00	5.50
寻找彩虹的颜色	张文亮		9.00	10.00	5.50

售价 (RM / S\$)

	作者	版次	售价 (RM / S\$)		新元
			西马	东马	
就是贴近知更鸟的梦	张文亮		9.00	10.00	5.50
心的割礼	邱米诺		10.00	11.00	5.50
带着科学去飞翔	张文亮		9.00	10.00	5.50
不要回头看	恩青		9.00	10.00	5.50
我家有爱	邓雅荣编		8.00	9.00	4.50
阳光老师的情书	杨佩欣		9.00	10.00	5.00
竟然遇见神	黄向勤		7.00	8.00	
三份圣诞礼物		三版	12.90	13.90	
● 文桥辅导 ●					
婚前婚后	冯彼得等	(售完)			
青青岁月	黄群枫	(售完)			
爱, 永不止息	文采	六版	8.00	9.00	7.00
压力松一松	关袁添	三版	7.00	8.00	6.00
自我形象与两代之间	叶万寿	三版	6.00	7.00	5.00
你也可以建立美满的婚姻	蔡元云	二版	10.00	11.00	8.00
你可以约会吗?	叶万寿	二版	7.00	8.00	6.00
朋友, 请说	黄群枫	四版	8.00	9.00	5.00
天生我材必有用	何李玲洁		6.00	7.00	5.00
认识你的情绪	李兆康、区祥江	二版	7.00	8.00	5.00
人际关系的艺术	刘武涓等	二版	9.00	10.00	7.00
性教育	蔡元云等	三版	7.00	8.00	4.00
我心深处	文采	三版	7.00	8.00	5.00
你也可以计划人生	蔡元云		7.00	8.00	4.00
开心家庭秘诀	顾若茵等		8.00	9.00	5.00
完全青少年手册	袁凤珠	三版	10.00	11.00	6.00
少年心事	文采	四版	8.00	9.00	5.00
太阳的悄悄话	黄群枫		7.00	8.00	4.50
e 世代 EQ 高手	何玉燕	三版	9.00	10.00	5.50
开心有妙计	蔡婉妍、李炜伦等	二版	9.00	10.00	5.50
爱情侦测站	黄丽燕等	三版	8.50	9.50	5.00
爱情信箱	文采		9.00	10.00	
与孩子过招	陈德全		12.00	13.00	
猴子面包树	梁婷婷		6.50	7.50	
劲爆少年	梁婷婷		6.50	7.50	
自己爱自己	黄群枫		6.50	7.50	

售价 (RM / S\$)

	作者	版次	西马	东马	新元
● 宗教文化 ●					
基督教与华人文化	黄润岳	三版	8.00	9.00	7.00
从圣经观点看儒家思想	黄润岳		7.00	8.00	6.00
天人合一与三位一体	黄润岳		7.00	8.00	6.00
● 信仰省思 ●					
勇士手中的箭	陈忠登	二版	5.00	6.00	
事奉与成长	黄润岳		6.00	7.00	5.00
情牵法律	张文光		9.00	10.00	7.50
棺材停在埃及	陈润棠	(繁体版)	12.00	13.00	10.00
棺材停在埃及	陈润棠	(简体版)	12.00	13.00	10.00
属灵神学的圣经反思	杨克勤		11.50	13.00	9.00
拥抱苦难人生	张文光		8.00	9.00	5.00
寻找伊甸园	张文光		13.00	14.00	7.00
面向 21 世纪	华勇		7.00	8.00	4.50
信仰对话	杨鍾禄等		8.00	9.00	5.00
躲藏的人性	柯哲辉		11.00	12.00	6.00
真相大白	颜明智		9.00	10.00	5.50
齐心建造拓展神国	柯哲辉		16.00	17.00	8.00
你问我答	杨鍾禄		15.00	16.00	
大马华人教会的觉醒与更新	王美钟		16.00	17.00	
打造后人类	张文光		9.00	10.00	
● 学术论丛 ●					
圣俗之间	华勇等		20.00		
2020 展望与转向	文采编		20.00	22.00	16.00
历史与文宣	文采编		35.00	38.00	28.00
风起云涌今日大马	文采编		25.00	27.00	18.00
文字事工薪火相传	邓雅荣编		30.00	31.00	
● 文桥讲台 ●					
真理与生命	杨克勤		9.00	10.00	7.50
信仰的反思	梁家麟		10.00	11.00	8.50
如此我信	李振群		12.00	13.00	7.00
认识祂，活出祂	颜明智		10.00	11.00	7.00
圣诞的主角耶稣	杨鍾禄		11.00	12.00	8.00
不愿一人沉沦	杨鍾禄		17.00	18.00	9.00

类别	作者	版次	西马	东马	新元
● 文桥医药 ●					
生命的泉源	吴世清		10.00	11.00	6.00
● 文桥小说 ●					
阿爸，我要你的爱	晨砚		8.00	9.00	4.50
魔法陷阱	梁科庆		8.50	9.50	5.00
人在基因图谱	晨砚		9.00	10.00	
● 文桥童书 ●					
你很特别	陆可铎		4.50	5.50	
因为我爱你	陆可铎		4.50	5.50	
我要变变变	李婉莹		4.00	5.00	





历史与回顾

有多少人知道，马来西亚中文基督教会的文字事工始于何年？

有多少人知道，马来西亚中文基督教会的文字事工迄今发展如何？

“文以载道”，藉着文字广传福音，是重大使命，谁又在默默的挑起这个重担？有多少人、多少机构在关心？

文桥在2003年就大马中文基督教文字事工，举办了“共话百年”的研讨会，作为历史的回顾与前景展望。

本书收集各方主讲者的论文，详细的报导了大马中文教会与福音机构致力开拓、发展文字事工的辛酸苦乐与收成，堪作为有心研究大马中文教会文字事工的珍贵文献。

西马RM 30.00 东马RM 31.00

ISBN 983-3031-06-4

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团契

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Kristian Malaysia (2302)

40, Lorong 6E/91, Taman Shamelin Perkasa, Batu 3 1/2, Jalan Cheras, 56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9 789833 031061